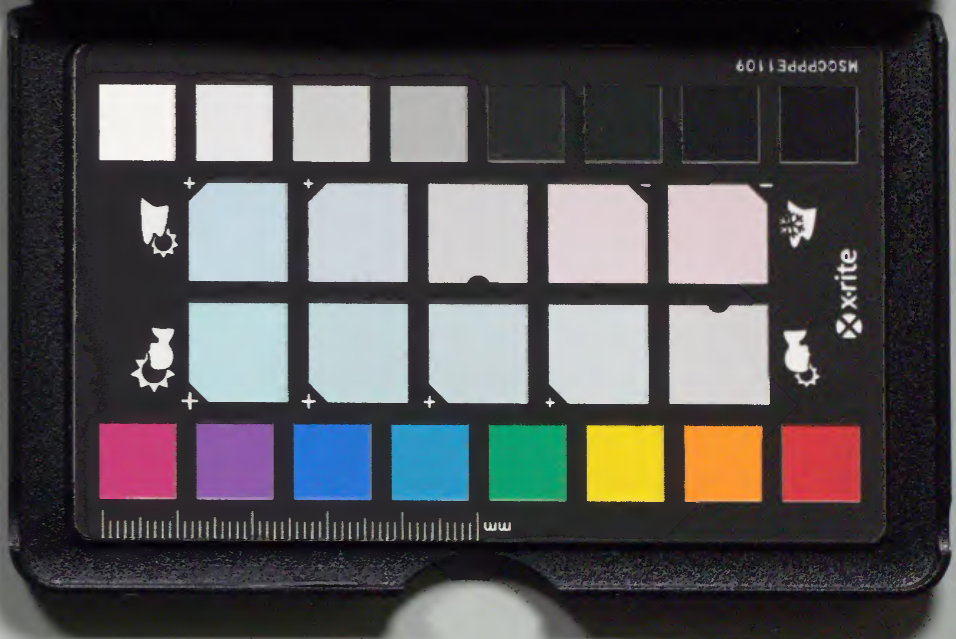


三國水滸全傳 九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9
冊數	12 ( 9 )	
函號	附	1 10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十三

庚集

錢塘施耐菴編輯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

明全夥受招安第七十二回

恹青心膽堅如鐵外貌風流却

異常花柳叢中逢妓女洞房深

處遇君王只因姓字題金榜致

使皇恩降玉章持本御書冊詔

去英雄從此作忠良

却說高太尉府中没人次日送飯

與蕭讓樂和客房中不見二人來

花園中見柳樹上縛着兩條粗索

已知走了只得報知高俅聽罷越

添憂悶只在府中推病不出次日

皇帝設朝受百官朝賀但見

晉平陽

陳壽

史傳

元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明溫陵

李載贊

批點

劉備進位漢中王 第一百四十五回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魏王曹操退兵至斜谷欲還許都

許都屬河南又被魏延一箭射中人中因此收軍班師比及三

軍起行原來孔明見操避於斜谷料是棄漢中而走故差

馬超等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遂議

回兵靜軒先生有詩曰

昭烈興師取漢中曹兵數萬掃塵空曹瞞徒恃奸雄計

誰識川中有卧龍

前軍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等伏兵斷送操急令將士

緊行三軍銳氣盡墮但聽得兵聲火發人人喪胆箇箇亡

亡

亡

亡

星斗依稀玉漏殘，鏗鏘環珮列千官。露凝仙掌金盤冷，月映瑤空寶闕寒。禁柳綠，蓮青鎖，闈宮桃紅壓碧欄。杆皇風，清穆乾坤泰，千載君臣際會難。

當日天子駕坐文德殿，文武俱各班齊。天子令近臣宣樞密使童貫出班問曰：去歲統軍征進梁山泊，勝敗如何？童貫奏曰：臣舊歲統軍征取，正是暑熱，軍兵患病，權且罷兵。次後降詔，此賊不伏招安，天子大怒，皆曰：都是汝等奸佞之臣，勸着寡人去歲引兵征進，片甲無回。次後高俅自己遣擒宋江，不殺放回，寡人醉訪得明末江寺，不掠良民，只待招安。汝等不歸朕意，害國

家大事，本欲拿問着汝，先建功勳，饒免這遭，再犯定行處治。童貫聽得汗流浹背，退立一邊。天子宣翰林學士與寡人親修冊詔，前去招撫宋江寺。聖宣未了，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奏曰：臣雖不才，願往一遭。天子大喜，寡人御筆親書冊詔，近臣捧過御寶用訖，又命庫官交取金牌三十六面，銀牌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疋，綠錦七十二疋，黃封御酒一百八瓶，盡付宿太尉，又贈金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日就行。宿太尉拜辭出朝，正是鳳凰御禁裏，却出紫泥書，有詩為記：  
一封恩詔出明光，共喜懷柔邁漢唐。疏重使臣宣帝澤，會看水

魂只欲逃生，安能拒敵。曉夜奔走無停，蜀兵追趕不住。軍至京兆，京兆屬陝西方始安心。却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上庸屬湖廣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大喜，就於東川之地大賞三軍，安民已定。玄德愈加愛惜軍士，眾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未敢擅專。遂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孔明曰：方今漢室衰微，曹操專權，天下百姓無主，主公年過半百，威震四海，東除西蕩，今得兩川，可以應天順人。法正禪辭曰：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此合天理，事不宜遲，便請擇日。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目下之臣，若為此事，乃反漢也。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捨死亡生而事其主者，若非為名，即為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義不舉，手下之士大小皆無所望。

其心皆憚，不久盡去矣。願王公熟思之。玄德曰：僭居尊位，吾實不敢。汝等再宜商議。諸將一齊言曰：王公若是推却三軍心變矣。孔明曰：王公平生以義為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為漢中王，以正其位，方可用人。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為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稱也。孔明曰：離亂之時，宜從權變。若守常道，必誤大事。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若不如此，半世慙懃，成一夢矣。孔明曰：王公可宜從權變，進位漢中王。王臣等自作表章，申奏天子。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又恐軍心有變，只得依允。孔明遂命譙周作表，申奏獻帝。其表曰：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黃忠、鎮西將軍臣顏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

游畫來降

且說宿太尉賈送御酒金銀牌面  
段疋之物打起御賜金字黃旗衆  
官相送出南薰門投濟州進發却  
說燕青戴宗蕭讓樂和四個連夜  
到山寨把上件事說與宋公明知  
燕青取出皇帝御筆赦書與衆看  
吳用曰此回必有佳音宋江大喜  
不數日忽報說朝廷差宿太尉親  
賈州詔前來招安果是到也宋江  
聽罷忙傳將令分撥人員從梁山  
泊直抵濟州地面札縛起二十四  
處基棚上面都是結綵懸花下面  
陳設笙簫鼓樂於各山棚去處迎  
接詔赦每一座山棚上撥一個小  
頭目監造准備筵宴且說宿太尉

一千人馬迤邐到濟州太守張叔  
夜出廓迎接入城館驛中安下宿  
太尉曰天子近聞梁山泊以義為  
主不侵州郡今差下官賈到御筆  
親書丹詔勅賜金銀牌面錦襖御  
酒來此招安張叔夜曰這夥人若  
蒙招安必因忠義報國耳宿太尉  
曰煩太守往山寨報知張叔夜答  
曰願往隨即出城帶了隨從迎投  
梁山泊來早有小頭目接着報知  
寨裡宋江聽罷下山迎接到忠義  
堂上相見羅張叔夜曰恭喜朝廷  
特遣殿前宿太尉賈擎丹詔御筆  
親書前來招安見在濟州城內義  
士可以準備迎接詔旨宋江欲留  
張叔夜曰太尉專望回報改日相

在朝成周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  
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  
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擒討安危  
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  
艱董卓首難湯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  
鴆殺其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  
虛邑人神無主遺絕王命壓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  
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劉備受朝廷爵  
秩念在輸力以狗國難觀其桀兆赫然奮發與車騎將  
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董承機事不  
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毒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  
間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屢思管在虞  
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  
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

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  
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  
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  
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于山河  
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寶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權  
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僚  
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  
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以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  
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  
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  
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等  
不勝瞻天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塲於郿陽郿陽屬方園九里  
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定許靖法正

公宋江今托出金銀相送張太守  
笑曰某決不受宋江曰微物何卻  
張叔夜曰深感義士厚意且番大  
寨事定之後却來請領太守可謂  
蕪以律已者也詩云

賢良太守來傳信便把黃金作  
餞行固讓當時尊義士一潭秋  
月更分明

宋江便差吳用朱武蕭讓樂和四  
個跟隨張太守下山直往濟州次  
日來館驛中恭見太尉拜羅太尉  
問其姓氏吳用答曰小生吳用在  
下朱武蕭讓樂和奉兄長宋公明  
命特來迎接恩相約定後日無人  
離寨三十里外相迎宿太尉大喜  
曰下官知汝兄弟素懷忠義只被

奸臣閉塞目今天子悉已知之勅  
命下官齎丹詔前來招安汝等勿  
疑吳用等拜謝張叔夜一面設宴  
管待第三日裝起香車三座將御  
酒金銀牌面紅綠錦段各一處在  
棋盤亭內安丹詔書宿太尉上馬  
靠龍亭東行太守張叔夜吳用等  
各乘馬隨後前面以上御賜銷金  
黃旗出了濟州未及十里早迎着  
山棚宿太尉看見上面結綵懸花  
下面笙簫樂迫道迎接一路如  
此再行數十里望見香烟拂道宋  
江盧俊義等都跪在面前迎接恩  
詔一同迎至水泊有千百戰船一  
齊棹將過去宜至金沙灘上岸三  
關之下鼓樂喧天直至忠義堂前

請玄德登壇進冠冕授訖面南而坐文武官員拜賀  
為漢中王子劉禪立為王太子封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  
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督軍馬一應事務封關羽張飛馬  
超黃忠趙雲為五虎大將魏延為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  
勲定爵玄德既為漢中王遂脩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進  
呈表曰

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  
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  
而不泰惟憂反側疾首曩者董卓偽造亂階自是  
之後群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  
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殲殪以漸水消惟獨曹  
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管與車騎將軍董  
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被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  
果遂得使操恣凶極逆至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

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  
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僚以為在管虞書敦叙九  
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竝建諸姬  
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于弟大啟九國卒  
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  
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  
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  
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  
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  
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靜聖  
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眾議  
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  
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  
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

下馬香車龍亭。擡放忠義堂上。將御書冊詔安放几案上。金銀牌面。江綠錦段。并御酒。都分布於左右。宋江盧俊義。舉請太尉太守上堂。設坐。左邊立着蕭讓。樂和。右邊立着裴宣。燕青。宋江盧俊義等。都跪在堂前。裴宣唱拜。羅蕭讓開讀詔文。

詔曰。朕自即位以來。用仁義以治天下。行禮樂以安海內。公賞罰以定干戈。求賢之心。未嘗少怠。愛民之政。尤恐未洽。博施濟衆。欲與天地同躋。道行仁感。使黎民蒙此遐迩赤子。咸知朕心。切念宋江盧俊義等。素懷忠義。不施暴虐。歸順之心。已久。報

表因驛遞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謹表以聞。仰干天聽。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漢中王領大司馬。臣劉備拜表。

遣使到許都。進表。曹操聽知。玄德自立漢中。王遂大罵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不能滅汝。誓不回都。除死方止。即時傳下王旨。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以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王上不可因一時之怒氣。使百萬生靈。屈死于鋒刃。小臣有一計。不須動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兵衰力盡。畧用一將。與數萬之衆。一舉而成功也。衆皆大驚。視之。乃河內溫城人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爲丞相府王簿。操大喜。而問之。仲達有何高見。懿曰。今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今已分離。取回江左。彼此有切齒之恨。王上可差一舌辨之士。齎書去見孫權。陳說劉備過惡。令權興兵。先取荊州。一與關某相持。劉備必發兩川

效之志。凜然。雖犯罪惡。各有兩由。察其情。懇深。可憫憐。朕今持差殿前太尉宿元景。齎捧詔書。親到梁山水泊。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犯罪惡。盡行赦免。給降金牌三十面。紅錦三十匹。賜與宋江等上頭領銀牌七十。二面。綠錦七十二匹。賜與宋江部下頭目。赦書到日。莫負朕心。早歸降。必當重用。故茲詔勅。想宜悉知。

宣和四年春二月 日詔示  
蕭讓讀罷。丹詔宿太尉取過金銀牌面。錦疋。令裴宣依照名給散。友開御酒。執着金鍾。斟過酒來。對衆頭領曰。宿元景奉君命。齎御酒到

之兵。以救荊州。那時王上興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讐。一時聽諸葛之說。詞間謀。兩家終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寵來者。必有講和之意。可接待之。權依其言。令衆謀士遠接滿寵入城。見吳侯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起身而言曰。吳魏自來無讐。皆因劉備之故。今魏王差某到此。約會破劉。其分疆土。誓不相侵。權問曰。以何憑據。滿寵將操書呈上。權拆封視之。書曰。

操聞人生世間。列位至尊之上。而俾異域之臣者。乃王侯之耻也。不論行而結交者。此大丈夫之耻也。祖宗可得之基業。一旦輕屬他人者。此家門之耻也。仲謀乃東吳之至尊。而受制于劉備。可耻一也。備乃幽燕小輩。素無行止。天下共知。一旦以賢妹妻之。此乃二耻也。荆

此命賜衆頭領誠恐義士見疑元  
 景先飲此盃酒衆頭領稱謝不已  
 再斟酒來先勸宋江舉盃跪飲然  
 後一百單八名頭領俱飲一盃宋  
 江傳令交收起御酒却請太尉中  
 坐下頭領拜覆謝恩宋江曰小可  
 昨者西嶽得識尊顏多感太尉恩  
 厚於天子處力奏救按銘心刻骨  
 不敢有忘太尉曰雖知義士等忠  
 義奈祿不知衷曲未敢題奏前者  
 得聞參謀書札又蒙厚札方知忠  
 清敢奏此事不期天子已知備細  
 痛責重樞密深惟高太尉天子御  
 筆親書丹詔持差宿某親到大寨  
 宣撫招安望義士收拾朝京休負  
 天子頒恤之意衆皆大喜稱謝宋

襄九郡公父兄皆爲此土而喪身何輕如傲誕與劉備  
 而不取此乃三耻也夫備恃頑賴以暴數有侵侮輕諾  
 寡信素懷不仁先背王而後叛呂布棄袁紹之義忘劉  
 表之恩吞併蜀川占據漢上負明公與孤之德雖樵牧  
 亦切齒也今遣滿寵前來所有舊怨一切勿言可速起  
 英雄之思索取荆州上與國家除凶下雪自己之讐清  
 平之後自以江南接連西川盡屬於公漢中襄陽孤當  
 自取永以爲好誓不相侵書不盡言專祈照察秋八月  
 吉日書

孫權覽畢設筵相待滿寵歇于館舍權連夜與謀士商議  
 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一邊送滿寵回約會曹公首  
 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  
 某聞關公自到荆州劉備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  
 其子聰明其女幼小未曾適人某願一往與主公世子求

江請聞參謀相見太尉欣喜當日  
 大設筵宴廳前吹擂雖無炮龍烹  
 鳳端的肉山酒海入各盡歡而散  
 次日又排筵宴彼各叙說平生之  
 懷第三日請宿太尉遊山至暮盡  
 醉方散俟爾已經數日太尉要回  
 宋江等堅留太尉曰英雄歸順大  
 義俱全若不急回誠恐奸妬別生  
 異議宋江等曰既然有此不敢苦  
 留當日會集大小頭領安排車馬  
 宋江親捧一盤金珠再拜上勸宿  
 太尉那裡肯受宋江再三勸納方  
 納拴束鞍馬准備起程仍將賚謝  
 聞參謀張太守聞參謀跟同宿太  
 尉回京梁山大小頭領俱送太尉  
 下山直至三十里外餞行相別宋

婚若雲長肯許卽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  
 後助曹却取荆州會說凡征戰有名則人心皆順矣孫權用其  
 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爲使投荆州而來人報  
 雲長雲長平生輕傲天下之士不令手下人迎接諸葛瑾  
 入城來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某想舍  
 弟久事漢中王故有此行求結兩家之好某主人吳侯有  
 一子甚聰明吳人皆奇之某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  
 家並無猜疑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  
 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  
 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  
 匿遂實告之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  
 員商議定取荆州之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權與文武議取荆州參謀步騭曰未可曹操欲篡漢室

關雲長威震華夏 第一百四十六回

江執蓋對太尉曰。恩相回見天顏。善言保奏。太尉云。義士放心。准備朝京。軍馬若到京師。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報。俺先奏聞天子。使人持節來迎。方表宿。其真心。宋江曰。恩相容覆。小可自送上山開創。之後。已往救載附近居民。擄害不淺。今欲罄竭資財。買布十日。便當盡數朝京。亦望太尉將此愚衷。上達聖聽。以寬限次。太尉樂允。辭別投濟州而去。宋江等回寨。聚眾頭領。傳令自送王倫。創立山寨。以來。晁天王上山建業。如此。其旺我自江州得眾弟兄相救。到此。推我為尊。已經救載。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見天日之面。早晚要與國家出

此人有絕頂見。所恨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假禍于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荊州久矣。曠曰。今操弟曹仁見屯兵于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也。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矣。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吳侯大喜。即時遣使過江。直至許都。見操。上書陳說此事。操看畢大喜。即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一同商議。動兵。便教東吳使命先回。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里。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聽。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必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比及借債東吳起兵

力圖個種子封妻。今汝眾人。但得府庫之物。納於庫中。公用其餘。所得之貨。並送均。分我一百八人。雖應天星。部下軍校。也有自來落草的。亦有官軍失陷的。今我寺招安。俱赴朝廷。你寺如愿去者。作數上名。進發。如不愿去者。就這里相辭。宋江號令一下。三軍各商。據當下辭去的五千八。宋江皆賞錢物。發去。愿隨去充軍者。作數報官。次日。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示。差人四散去貼。曉示臨近州郡。鄉鎮報知。仍請諸人到山。買布十日。其告示曰。

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以大義。布告四方。昨因哨聚山林。多擾

吳地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軍士胆寒。自然瓦解矣。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此乃韓為安定人也。姓費名詩。字公舉。為使齎捧誥命。投荊州而來。人報知雲長。雲長出廓迎接入城。公廨上禮畢。雲長問曰。封某何爵。詩答曰。主上加五虎大將之職。將軍居其一也。雲長又曰。封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大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之人。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印。詩佯笑而言曰。將軍差矣。聽愚一言。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人。昔蕭何曹參。自勿與高祖是親舊。陳平韓信。後亡秦命而至。論其班次。韓信為王。最居其上。未聞蕭何曹參。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崇隆于漢室。故加五虎將。而漢中王待將軍



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寬仁  
物降詔勅赦免本罪招安歸降  
年昭事至以酬前功奉山買  
市十日倘蒙不外賣價前來以  
一報十並無虛謬特此告知遠  
近居民勿得遠近各肯光降不  
勝萬幸

蕭讓寫畢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  
各處遍貼發庫內金珠寶貝緣段  
綾羅紗絹選下一分為上國進奉  
其餘盡行招人買市於三月初三  
日為始至十三日終但到山寨買  
市之人以酒會待至期四方居民  
霧集雲屯俱至山寨宋江傳令以  
一舉十俱各歡喜拜謝下山一連  
十日如此住羅買市號令大小收

之意豈與黃漢升同也况漢中王與將軍有結義之恩如  
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可與同休戚共  
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寡也僕一介之使  
衛命之人不告於將軍而便回是辱君命也願將軍熟思  
之雲長大悟乃垂淚再拜曰愚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  
大事即時受印費詩入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  
曰吾亦有心久矣但未得王命耳當時便差川將傅士仁  
與糜芳二人為先鋒引一軍于荊州城門外屯扎次日大  
軍同出二人領命先去城外點兵雲長設宴相待費詩飲  
至二更忽一軍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急披掛上馬出城  
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炮滿營撼  
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雲長引兵救撲四更方絕火滅  
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  
曾出軍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炮打死本部軍人如

拾赴京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若小  
還籍吳用曰光長且留眾寶眷在  
山寨待我等朝覲承恩已定那時  
發遣未遲宋江然其言次日領眾  
頭領并一千軍校離了山寨早到  
濟州謝了太守張叔夜設筵宴會  
待賞勞三軍宋江辭了太守逕  
投東京先令戴宗燕青前來太尉  
府中報知太尉見說即入內奏知  
天子大喜差太尉并御駕指揮使  
一員持旌節鉞出接宋江且說  
宋江在路軍探整齊前兩面紅旗  
一面上書順天二字一面上書護  
國二字衆頭領都是戎裝披掛鎧  
袍耀日隊伍分明所過鄉村市鎮  
雞犬不驚父老入寺各開門迎望

此慢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司馬費詩慌急來告曰  
未曾出師先斬大將于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  
息喚武士各決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江陵傅士  
仁守公安雲長痛責之曰吾不看費司馬面上立斬于市  
以正軍法汝這兩顆頭且暫寄項上吾得勝回來之時汝  
若稍有差池二罪之罰決不恕饒二人滿面羞慚喏二而  
去雲長便令廖化作先鋒關平為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  
籍為參謀一同征進其餘皆在荊州比及大軍將行之際  
當日祭帥字旗關公假寐于帳中忽夢一猪其大如牛渾  
身黑色奔入帳中逕咬雲長足雲長大怒急起拔劍斬之  
聲如裂帛霎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帳下走卒來報午時  
雲長左足陰陰疼痛心中大疑喚子關平至言曰吾適夢  
一黑猪咬吾左足覺來陰二疼痛吾今衰矣平對曰猪亦  
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父親不必疑忌聚多官于帳

無不喝采。一日來到京城外。前途  
 樹駕指揮使侍節來迎。宋江領眾  
 前來。參見宿太尉。已畢。軍馬屯住  
 新曹門外。聽候聖旨。且說太尉并  
 御駕指揮使。回奏天子。說宋江等  
 有一百單八英雄。勇猛人名。可  
 及見駐札城外。候旨。天子曰。寡人  
 來日登宣德樓。看宋江等。眾俱披  
 掛戎裝。盈甲進城。自東過西。寡人  
 觀看。後令却其衣甲。都穿所賜錦  
 袍。送東華門入。就文德殿朝見。御  
 駕指揮領旨。直至行營口。傳聖旨  
 與知次日。宋江傳令。交銖面目。  
 裝宣選彪形大漢。五七百人。充步  
 軍。前向打着金鼓。旗幟。後面擡着  
 鎗刀。中間監着順天護國二旗。各

中商議。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眾論不一。雲長曰。吾大  
 丈夫。年近六旬。死何憾焉。正言間。蜀使至。拜雲長為前將  
 軍。假節。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眾官拜賀曰。此  
 事足見豬龍之瑞也。因此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  
 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一人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  
 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  
 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仁曰。然便欲出兵。參謀滿  
 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深為  
 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汝是秀才之言。不曉破敵。豈不聞水  
 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何足懼之。曹仁不聽滿  
 寵之言。令寵守樊城。自領兵離襄陽來迎。雲長知曹  
 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領兵來迎。曹兵兩陣對圓。廖  
 化出馬搦戰。元翟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  
 元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翟元乘勢追襲。關平廖化分兵

穿本身戎裝。袍甲。擺成隊伍。從東  
 廊門入。只見東京百姓。扶老擊幼  
 觀看。是時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樓  
 上臨軒觀看。見前面擡列金鼓旗  
 幡。鎗刀斧鉞。中軍行起順天護國  
 二旗。外有二三十騎馬上。隨軍鼓  
 樂。從眾好漢。簇而行。忽見的一  
 百八員。英雄入城朝覲。但見  
 和風開御道。細雨潤香塵。東方  
 曉月初昇。比闐珠蓋半捲。南薰  
 樓中萬歲。君王刮目。解球解  
 寶仗。鋼叉相對而行。孔明孔亮  
 執兵器。齊眉而過。前列着鄒淵  
 郭潤。次分着李立李雲。韓滔彭  
 玘。頭精神。薛永施恩。逞猛烈。單

兩路夾攻。曹仁傳令。夏侯存拒住。關平翟元拒住。廖化次  
 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出戰。得勝。追殺二十餘里。忽聽  
 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兩兵急  
 回。皆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中計。先掣一軍。飛  
 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風處一員大將。勒馬橫刀。攔  
 住去路。乃是荊州關雲長也。曹仁素知雲長謀勇。胆戰心  
 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夏侯存軍至雲  
 長截住去路。存大怒。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一刀。斬  
 于馬下。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  
 死于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  
 有隨行司馬王甫。進曰。今君侯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  
 雖然喪胆。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併吞荆  
 州之意。倘若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已在心  
 汝可提議。此事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

尾挂皂袍閃爍。規定國紅甲光輝。宣贊對郝思文。凌振相隨。神算子黃信。左朝孫立。歐鵬右向。鄧飛鮑旭。樊瑞仗雙鋒。郭盛呂方持畫戟。紗巾吏服。左手下鉄面孔目。裝宣烏帽。儒衣。右手下聖手書生。蕭讓。徐韜。王勳。山東豪傑。宋公明。盡韋。離鞍。河北英雄。盧俊義。吳加亮。綸巾羽扇。公孫勝。鶴氅道袍。豹子頭。與關勝。連鞍。胡述灼。同秦明。共響花。赤相連。楊志。索超。緊對董平。魯智深。烈火裝。裝武行者。香皂直棍。紫進。李應。相隨。趙楊。推共。石秀。並有行。徐寧。不離。張清。劉唐。緊隨。先進。宋公明。雷橫。作伴。

置一烽火臺。每用五十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此為一時之號。吾當親往擊之。王甫又曰。糜芳傳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盡心。竭力荆州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之。雲長曰。吾差荆州治中武陵人也。姓潘名濬。此人總之。有何慮。焉甫曰。此人平生多忌。而好利。豈有臨政而不愛利者乎。可用軍前都督糧料官趙雲。代之。趙雲為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為人。既已差定。何必改之。趙雲見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吾築烽火臺去。王甫拜辭。快快而行。雲長令關平拘收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來見潘寵。惶恐至甚。仁曰。不聽公之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何計可復。寵曰。雲長熊虎之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寵諫曰。只宜堅守。皆下。手將呂常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于

襄青和戴宗同行。李逵居左。穆弘居右。諸阮內阮二為尊。兩張行李。後居長。陶宗旺共節天壽。為雙王。矮虎與一丈青作配。項充李克宋萬杜遷。菜園子相對。小尉遲孫二娘。緊隨顧大嫂。後面有蔡福蔡慶。陳達楊春。前頭列董威董猛。侯捷孟康。燕順楊林。對。換肩穆春曹正。雙。接踵朱貴對連朱富。周通相接李忠。左有王臂。匠右有玉笛仙。宋清相接。樂和焦挺。追陪石勇湯隆。共杜興作伴。孫新與龔旺同行。王定六面目猙。郁保四身軀長大。時遷華蓋。白勝高強。段景住馬上超群。隨後有三人。摩

襄江之內。寵又諫曰。不可。呂常大怒。而言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似此何能立功。名于後世乎。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根深蒂固。急難動搖。矣。常願領兵死戰。仁即與兵二千。隨呂常出樊城。而迎。前向繡旗。關慶雲長橫刀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眾軍見雲長神威。稟稟不戰而走。呂常喝止。不任雲長混殺。一陣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來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與魏王言。雲長破了襄陽。見圍樊城。其危至急。望撥人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汝可去解樊城之急。其將應聲而出。眾視之。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大馬之勞。生擒關羽。獻于麾下。上報我王寵遇之恩。下救黎民倒懸之急。操

陳安道全負披素服皇南端胸  
拂紫髯神机朱武在中間馬上  
隨軍盤軟翠宛如帝釋下天宮  
渾似海神離洞府正是夾道驚  
民齊束手臨軒帝主喜開顏  
且說遂君天子同百官在宣德樓  
上看了喜動龍顏與百官曰此輩  
真英雄也傳旨交宋江等各換御  
賜錦袍見帝宋江等向東華門外  
卸戎裝各穿御賜錦袍懸帶金銀  
牌面各帶朝天巾幘宋江盧俊義  
為首吳用公孫勝為次引衆頭目  
沿東華門而入整肅朝儀正是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  
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  
車駕六龍皇風清穆謫氣氤

觀之大喜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龐德擡觀戰關公第一百四十七回  
一將立于塔下其人少不務農長而好勇智謀不弱于雲  
長身高八尺面黑髮黃首不能回顧衣不能任體跣足履  
出谷猿擦不能比其捷手琢木成器斧斤何以及其利臨  
戰陣衣青袍跨白馬軍中號曰白馬將軍使一口截頭大  
刀乃安南狽道人也姓龐名德字令明操大喜而言曰關  
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明與勁敵也加于禁為征  
南將軍加龐德為征西都先鋒操曰孤深知伯寧良策過  
人故留在彼然恐兵法未盡其奧妙吾與汝七軍皆精鍊  
之士令汝調用于禁拜謝操與于禁這七軍皆北方強壯  
之士衣甲鞍馬軍器嚴整兩員領軍將校一名將軍董衡  
一名部曲董超引各頭目恭拜于禁衡曰今將軍提七枝  
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今用龐德為先鋒豈不悞

盞麗日當空蒸雲霞繡微  
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霏  
拂珠宮貝闕萬縷朝霞文德  
殿燦爛未央宮光彩  
丹青炳蒼涼日映着玉  
砌雕闌裏英花旗着皇宮  
禁苑籠襲根天鼓播登三  
通鏗鏘長樂鍾撞百八下  
支查又刀手互相磕撞授  
龍虎旗來往飛騰帛褶  
花帽擎着的是圓蓋華傘上下  
開展玉節龍旂駕的是大輅玉  
輦左右相立金瓜卧金瓜三  
兩雙龍扇單龍扇疊重  
群除金鞍馬玉轡馬性貌  
馴習雙對空匣象駕轅象

大事也禁大驚忙問其故衡曰龐德原是馬超手下副將  
不得已而降魏故主在蜀輔佐劉備職居五虎上將况今  
龐德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今使他為先鋒而領大將  
是潑油救火也將軍啓奏魏王當別易之禁聞此語遂連  
夜來奏曹操操自省悟即喚龐德至塔下令納下先鋒印  
德大驚曰某正欲與王出力擒捉關將以安華夏王上何  
不用某操曰孤得卿數載所用並無猜疑今日用卿聞得  
馬超見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  
奈眾口所言因此不用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  
告曰某自漢中投降主上每感厚恩恨肝腦塗地不能補  
報何疑于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嫉妬  
于德德乘隙提刀殺之兄龐柔恨入骨髓誓不相見已斷  
義氣故王馬超有勇無謀不能下士故孤身入川德感王  
大恩甚過百倍安敢萌異志而負王上也惟願察之操自

勇力猙獍鎮殿將軍長、大、侍朝薰衛齊、整、殿門內探列着什儀御史官、端、正、丹墀前立站定衛侍錦衣人嚴、肅、金殿上參、差、齊開室扇盡棟上輕、軟、捲起珠簾文樓上、嚙、報時鷄入同三唱、玉階下刮刮喇、執鞭士靜响三聲、齊、楚、侍螭頭列簪纓有五等之爵、魏、湯、坐龍床倚綉褥瞻萬乘之尊、晴日照開青鎖閣、天風吹下御爐香、千條瑞靄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當日辰牌時候天子駕陞文德殿禮儀司官引宋江等入朝拜舞山

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勿忌憚、可努力建功、孤誓不敢負于卿也、德拜辭回家、今匠者造一昇櫬、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于堂、衆親友至、見昇櫬于堂、皆失驚、問曰、將軍領兵出師、何用此物、德舉杯與親友曰、吾受魏王恩重、誓以死報、今去襄江樊城、聞關將共決生死、若不斬彼而回、必當孤屍歸國矣、故先備昇櫬、誓無空回之理、衆皆墮淚、德把盞畢、喚其妻李氏并男龐會、德與妻子曰、吾義在効死、今爲先鋒去戰、關將吾不殺、關將必殺吾也、我若被他所殺、汝好生看養、吾兒有異相、長大必與吾報讐、雪恨也、妻子痛哭送別、令昇櫬而行、手下驍將五百人、問龐德曰、將軍載櫬何意、德曰、汝衆人隨我多年、彼各知其心腹、吾今以大事付汝、汝等休負吾心、吾今去與關將決一死戰、我若被關將所殺、汝等取吾尸回、我若殺了關將、汝等急取他屍、吾當自取其首、置于櫬內、同獻魏王、五百將皆昂然而告曰、將軍有失、吾等捨頸血與將軍復讐也、于是引軍前進、後將此言奏知曹操、操大喜曰、龐德有如此之志、孤何憂焉、言訖大笑、賈翊在側言曰、王上何喜也、操曰、吾喜龐德之壯哉、翊曰、王上差矣、龐德恃血氣之勇、去聞關將、如以赤身而搏猛虎、俗云、兩強其鬥、必有一傷、非安邊塞之良策也、操大悟、急令人趕上龐德、傳王旨戒曰、關將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不可輕敵、龐德聽罷、只是哂笑、衆曰、將軍何故哂笑乎、德曰、吾料此敵、當挫關公三十年之聲價、王上何故多慮、三軍已發、而有戒慎之言、勿令聞其血氣之勇、是弱于軍前也、吾心中已有吞關公之意、豈死于莽閑乎、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將軍自度之、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高坐于中軍帳上、忽帳下有一人覆曰、探知曹操差于

呼萬歲已畢、天子勅令宣上文德殿來、照依班次、賜爵、勅光祿寺造宴、有詩爲記

天地形靈萬古垂、皇王端拱義臣歸、九重鳳闕開華宴、十載龍墀賜錦衣、蓋世功名標竹帛、矢心忠義報宮闈、不世英風奇壯志、珍重詩章足佩帶、

且說天子賜宋江等筵宴、至暮各簪花出內、從西華門出、回歸本寨、次日入朝、禮儀官引入文德殿、謝恩、天子歡加官爵、樞密院官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輒便加爵、可待日後、征討有功、量加官賞、見今數萬之衆、逼城下寨、甚為不宜、陛下可將宋江等所部軍馬、原是京師之

將仍還本處外路軍兵分調山東河北屯守此為上策次日天子命御駕指揮使直至宋江營中傳旨衆頭領不悅都道我等投降朝廷不曾見封官爵便要將俺兄弟調開俺等生死相隨誓不相捨如此我們只得再回梁山泊宋江急用忠言告求來使乞善言回奏那指揮回到朝廷只得把衆頭領所言奏聞天子大驚樞密院官奏曰宋江等降朝廷尚不改終貽大患陛下不若傳旨賺入京城將此一百八人盡數勦除然後分散他的軍馬以絕國家之患天子聽罷聖意沉吟未決向那御屏風背後轉出一大臣紫袍象簡高聲唱道四邊

禁爲首將領一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中擡一昇觀口出不遜之言誓與君侯決一死戰兵離城三十里之路矣關公聽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而言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盡皆縮頭而奔龐德豎子何敢來藐視吾也喚子關平一向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其謗平諫曰父親守三十年之英風不可因一言之辱而棄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也辱子願代父去戰此人關公曰吾自血戰以來未嘗不身先士卒龐德何等之人也焉敢辱吾平曰兒聞世人有云螳螂之忿安當車轍况隋侯之珠不可彈雀怒蠅拔劍徒費神威量龐德鼠輩何勞父親自敵乎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二面皂旗上書安南龐德四個白字旗下青袍銀鎧鋼刀白馬背後五百軍兵緊隨十數員小將肩擡昇觀而出平大罵曰西羌小軍

狼烟未熄中間又起禍胎都是汝等忘家敗國之臣壞了聖朝天下正是只憑立國安邦口來救驚天動地入畢竟御屏風後唱的那員大臣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陳橋

馱淚滴斬小卒第七十三回

大鵬久伏北溟水激怒搏風九萬里丈夫按劍悔萬葉時問談笑鷹揚起宋皇失政群臣妬天下黎民思樂土壯哉一百八英雄布義行仁聚山塢宋江忠義天下稀學究謀畧人中高馘斬俘擒貔虎將提兵生致麒麟兒朦朧戰艦環瀨瀨弓弩鎗刀布山寨三關隊伍大森嚴萬姓聞

皆主之賊何敢辱吾龐德馬上問曰此何人也部下一軍曰此關公義子關平龐德大怒而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有人報與關公關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到軍中關平接着言說與龐德五百軍共戰兩次不分勝負關公自橫刀出馬叫曰關將在此龐德何不早來受死鼓聲大震龐德出馬而言曰吾奉天子詔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昇觀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羌胡一匹夫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關平恐父年老亦鳴金二將各退軍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

風俱膽碎去邪除佞誅貪殘替  
天行道民盡安宋江矢心如鐵  
石天使降詔來梁山東風拂  
征袍舞綵袖翻動鐘鼓呈封  
玉酒紫泥宣帛綺珠玕賜山主  
承恩將校舒衷情領旨英雄朝  
王京天子龍顏動喜色諸侯擊  
節歌昇平汴州城下排兵隊一  
心報國真嘉會盡歸廟廊佐清  
朝萬古千秋尚忠義

却說當年有大遼國主起兵侵占  
山後九州邊界兵分四路而入劫  
擄山東山西搶掠河南河北各處  
申奏請求救兵先經樞密院然後  
得到御前樞密童貫太尉蔡京高  
俅楊戩納下表章不奏四個賊臣

定計教樞密童貫放奏將宋江等  
衆要行陷害不期御屏後太尉宿  
元景喝住便向殿前放奏道陛下  
宋江這夥好了方始歸降百單八  
人恩同手足死不相離今又要害  
他倘或漏泄反變將何解救見今  
遼國興兵侵占山後九州近縣  
沿各處申表求救屢次調兵征勦  
折兵損將瞞着聖上不奏以臣小  
見正好差宋江等收伏遼國之賊  
實是便益天子聽罷龍顏大喜深  
責童貫等匿奏之罪親書詔勅加  
宋江為破遼都先鋒其餘諸將待  
建功封爵就差宿元景親齎詔勅  
去宋江軍前宣示宿太尉領了聖  
勅逕到宋江行寨開讀宋江等排

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曰魏王命將軍  
為大將何其太弱也吾來日與他共決死生誓無退避之  
意言訖鬚髮倒豎禁不敢阻而回却說關公回寨與關平  
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也平日俗云初生之犢不懼  
于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羗胡一小卒耳倘有疎虞  
且以伯父所托江山之重等閒輕如鴻毛也關公喝平日  
匹夫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  
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關公  
罵曰吾今日與匹夫決勝負不可收軍言訖二將交鋒  
關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拖刀而走關公背後趕來口  
中大叫賊將欲使拖刀計吾豈懼哉原來龐德虛作拖刀  
計把刀就鞍轡上掛住偷拽雕弓搭上箭這邊關平見父  
追趕恐怕有失隨後也趕來關平眼乖見龐德拽弓大叫  
賊將休放冷箭關公却擡頭看時弓弦响處箭早到來關

公躲閃不及正中左臂恰待落馬關平馬到扶住送父回  
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關雲長水滄七軍 第二百四十八回

却說龐德射中關公關平救回德隨後趕來忽聽得本營  
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來乃是于禁見龐德  
取勝恐德成了大功滅禁威風却鳴金收軍龐德急回馬  
問之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將軍一箭  
我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  
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德不識于禁之意懊恨不已  
收軍下寨却說關公歸營拔了箭幸得箭不深用金瘡藥  
縛之關公痛恨龐德與衆將曰誓報一箭之讐衆告曰未  
可輕敵且將息片時次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  
出戰衆將苦勸住龐德令小軍駁罵關平全然不理自把

香案跪聽宣讀

制曰舜有天下舉臯陶而四海咸服湯有天下舉伊尹而萬民俱安朕自即位以來任賢之心夙夜匪怠近得宋江等衆順天護國秉義全忠如斯大才未易輕任今為遼兵侵境逆虜犯邊勅加宋江為破遼兵馬都先鋒使盧俊義為副先鋒其餘將軍如奪頭功表申奏聞量加官爵就所部軍馬對日興師直抵巢穴伐罪吊民掃清邊界所過州府另勅應付錢糧如有隨處官吏人等不遵將令者悉從便宜處治故茲制示想宜知悉

當下宋江等聽詔拜謝宋江曰某住隘口多撥人馬當住小路又傳令衆將休報知父親龐德領兵挑戰十餘日見無人出迎請于禁商議德曰眼見此人箭瘡舉發不能動止挑戰不出如何成功不若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要動兵于禁不允後移七車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領兵截斷大路今德屯兵于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却說關平見父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于樊城之北十里下寨未知其謀即報與父關公遂上馬引十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又見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兵襄江白河水勢甚急看畢地勢却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曾口川也關公大喜曰于禁被吾擒矣將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驟雨數日吾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

等正欲與國家出力今得恩相力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晁蓋靈位尚未安厝各家老小未曾發遣有煩恩相題奏乞降聖旨寬限容還山了此二事整頓軍馬便當報國宿太尉回奏天子即降聖旨勅賜庫內取金二千兩銀五千兩俵銀五千疋頒賜衆將宋江奉勅謝恩還山詩云

兵陣堂已受降奸邪潛地害忠良名臣保舉征遼國始得孤忠達廟廊

宋江聚衆商議所帶回山人數目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杜遷宋萬朱貴宋清阮家三兄弟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其餘大隊人馬都

持而用水具是何意也公曰非汝所知也兵法云必勝者有五一日度二日量三日數四日稱五日勝度者度地之遠近險易廣狹之形而安營布陣也量者酌量彼我之強也數者知用機變之數也稱者稱較彼我之勝負也勝者知此五者乃必勝之道也今于禁七軍當屯于廣易之地而却聚于曾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數日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吾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滄樊城曾口川之兵皆為魚鱉矣關平再拜曰父親神机妙策辱子豈能知也却說魏軍屯于曾口川連日大雨不止有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今夫軍屯于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城稍遠即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荆州兵移于高阜處又于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將軍安能逃乎禁大噶曰匹夫感吾軍心耶再有出此言者斬之成何羞慚而退却來見龐德說



隨盧先鋒在京師屯札宋江與吳用公孫勝等於路無掛回到梁山泊寨內令宰殺猪羊祭獻晁天王變化靈牌隨將各家老小發送去了然後交送自己老小再回鄆城縣宋家村却令三阮揀選合用船其餘不堪用的小船盡行合散與附近居民收用山中應有屋宇三關城垣忠義等堂盡行折毀事務已了人馬再還東京盧俊義等接至大寨先使燕青入城報知宿太尉太尉入內奏知天子次日引宋江於武英殿朝見天子曰卿等休辭勞苦凱歌而回朕當重加錄用宋江叩頭啟奏曰臣乃鄙猥小吏誤犯刑典潛身水泊苟延微命今

此事德曰汝所見者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自移兵屯于他處成何日明日可作一區處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于帳上只聽得萬馬爭奔征鼙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有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山脚漂流莫不喪命平地水深丈餘比及平明關公及眾將皆搖旗鼓譟棄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百人料不能逃日稱願降關公盡令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并董超成何其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今軍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以免其難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折于人言訖親斬董超董衡于前乃厲聲而言曰再說降者斬即拈弓搭箭望關公船上射之數箇軍

蒙聖上寬恤收錄臣雖披肝瀝膽尚不能補報今奉恩命竭力盡忠死而後已天子大喜親賜御酒名馬一疋寶刀一口賜與宋江謝恩而出回營傳令諸軍準備起行且說徽宗天子次早旨令中書省院官之員就陳橋驛與宋先鋒犒賞三軍每名軍士酒一瓶肉一斤前去給散再說宋江與吳用計議將水陸軍馬分作二起進發陸路頭領宋江等軍馬由九莊嶺進發二起水軍頭領三阮李俊張橫張順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等駕戰船自蔡河出黃河進發越日起程號令諸將毋得驕橫

中箭而死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戰之德回顧成何曰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死戰被關公一箭射落水眾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荆州數百軍駕小船舟近隄來捉龐德德提刀飛身一躍救人駕小船上小船立殺數人投降軍五百人皆上船忙使短棹欲奔樊城來上流頭一將撐船持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并軍士皆落于水中船上將跳下水中生擒龐德上船軍士沉水而死眾視之擒龐德者乃關公手將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荆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又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于水中其會水者亦無去路其投降者不下萬餘眾後史官詩曰

夜半征鼙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淵怪風怒拔漢江水

且說中書省差到二員廟官在陳

橋分散酒肉。賞勞三軍。這廂官將御酒。每瓶。尅減半瓶。肉一斤。尅減六兩。前隊軍馬。各散過了。後一隊。皂軍。却是項充。李袞。所管。牌手軍校。接過酒肉。看時。酒只半瓶。肉只十兩。指着廂官。罵曰。這波。污之徒。朝廷。恩賞。豈徒。侵尅。廂官。罵曰。你這賊。反性。尚不改。軍校。大怒。把酒。內。擘。臉。打。將。去。廂官。喝曰。捉下。這。個。波。賊。那。軍。校。就。圍。牌。邊。掣。出。刀。來。廂官。指着。罵。曰。臆。贖。草。寇。你。敢。殺。我。那。軍。校。走。進。前。手。起。一。刀。向。廂官。臉。上。劈。番。便。倒。再。沒。一。刀。廂官。命。喪。項。史。衆。軍。簇。住。不。行。當。下。項。充。李。袞。飛。報。宋。江。宋。江。大。驚。便。與。吳。用。商。議。吳。用。曰。省。院。官。

巨浪齊吞魯口川。八月霖霖飛黑雨。七軍偃仰喪黃泉。關公神筭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

又詩曰：開疆施妙畧。決水運良謀。功益三分國。英雄敵萬夫。孫權應喪膽。曹操欲遷都。華夏威風震。聲名絕代無。

關公將七軍。滄死大半。降者萬餘。擒了首將。回到高阜。去處。陞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于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憐憫。關公曰。汝死報。公綽髯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也令人解赴荊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見見在漢中。故主馬超。亦事吾兄。爲將。吾欲招汝爲將佐。何不早降。被吾擒之。德大罵曰。豎子何謂降也。吾魏王有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備乃庸才耳。安能及也。吾寧死于

甚惡我乎。今又做出事來。心中他。稅會。可先把軍校斬首。號令一面。申後省院。勒兵聽罪。先交戴宗。燕青。密地進城。告知太尉。方保無事。宋江計定。飛馬到陳橋驛邊。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宋江令將軍校。捉到館驛中。問其情節。軍校曰。他罵俺們。殺剛反賊。因此一時性起。殺了他。宋江曰。他是朝廷命官。何敢殺之。今始奉詔征遼。未見寸功。倒造此罪。將何以解。軍校叩首曰。小軍伏死。則不肯受奸官欺辱。宋江哭曰。我自沒上梁山泊以來。不曾壞了一個漢人。今日一身八官所管。使不得舊時性格。宋江忍淚。令軍士痛飲一醉。交他縊死。却

刀下。豈降無名之將。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後人有詩贊曰。威武不能屈。節操不能改。生當上金鑿。死尚披鐵鎧。烈烈大丈夫。垂名昭千載。南安龐公。明月競光彩。關公斬了龐德。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將大小將校。來攻樊城。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仁諸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趁看關公軍圍未合。可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仁從其言。欲備船隻。要走。一人慌來諫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山陽昌邑人也。姓蒲。名龍。字伯寧。仁曰。城將破矣。安能久守乎。龍曰。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自退矣。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在陝下。屬河。自許以南。百姓擾。關公所以不敢輕進。乃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

斬首來號令。然後動文書。中呈中書省詩云。

尅滅君顏致率讐。一時憤發斬奸頭。宋江號令多嚴肅。正法軍前淚墮流。

當時戴宗燕青潛地進城。運到宿太尉府內。備細訴知。當晚太尉入內奏知。次日皇上設朝。中書省院官出班啟奏。新降宋江。部下兵卒殺死省院監散酒肉官一員。乞旨拿問。是時天威震怒。喝曰。朕差人暗行躡察。深知條細。汝等將寡人御酒一瓶。尅滅半瓶。肉一斤。止有十兩。心致人心激怒。傳旨赦宋江。寺無罪。催督進兵。却說宋江兵屯陳橋。忽報駕上差官來催進兵。

宋江謝恩已畢。提兵往北而進。兩遇州縣。秋毫無犯。將近大遼境界。遼兵分四路入寇。前去打城。吳用曰。若提兵征勦。柰地廣人稀。首尾不應。不如打他幾箇城池。却再商議。宋江隨即喚段景住。分付曰。你走比路甚熟。可領軍馬前進。近的是甚州郡。段景住稟曰。前面便是檀州。正是遼國緊隘口。有條水路。港河最深。喚做潞水團。遠着城池。這潞水直通渭河。須用戰船。先進然後。陸騎相連可取。檀州宋江便使戴宗催遣水軍頭領李俊等。至潞水取齊。宋江催兵約期水陸並行。殺檀州來。且說檀州城守城番官。却是遼國洞仙侍郎李謹。手

軍耐守。此城以爲國家之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則悞大事也。仁騎白馬上城。聚眾將發誓曰。吾受國家厚恩。委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去者。以白馬爲例。言訖。斬白馬于水中。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擣于禁等魏將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前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就成都去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興拜辭。父親還投城。都去訖。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邲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來早降。更待何時。打破城池。寸草不留。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在麾蓋之下。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綠袍。傍若無人。欲催士卒打城。仁急招五百弓弩手。望麾蓋下。一齊射之。公急勒回馬時。右臂上中一弩

箭翻身落馬。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刮骨療毒第一百四十九回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卽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父歸寨。拔出箭藥。血流不息。右臂青腫。不能動止。關平慌與眾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司馬王甫曰。君言正合吾意。甫與平入帳。見關公坐于帳上。全無疼痛之意。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甫告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眾議之。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下。取子樊城。拔去後患。却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剿滅操賊。以安漢室。吾之願也。豈可因小瘡而悞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王甫等羞慚而退。公叱退眾將。終是臂疼。眾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一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中。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怪

下四員猛將。一個喚做阿里奇。一個喚做咬兒于康。一個喚做楚明。玉一個喚做曹名濟。此四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聞知宋朝差宋江兵到。一面寫表奏主。一面關報隣近。蘄州。霸州。涿州。來救。一面差阿里奇。楚明。玉。兩個引兵三萬迎敵。且說大刀關勝。引前部軍殺近檀州。所屬密雲縣。來縣官知會。阿里奇笑曰。這夥草寇。何足道哉。傳令出兵。與宋江交鋒。宋江聽報。遼兵已到。與盧俊義俱各戎裝。擐帶親領衆將來迎。望見遼兵蓋地而來。都是皂鵬旗。兩下射住陣脚。只見對陣皂旗開處。正中捧出一員番將。但見

帶一頂三叉紫金冠。口內拴两根雉尾。穿一領襯甲白羅袍。袍背上綉三個鳳凰。披一付連鑲鐵鎧。繫一條嵌寶獅蠻。穿着一雙雲根鷹爪靴。掛一條護項鎖金帕。帶一把雀畫鉄胎弓。懸一壺雕翎鈹子箭。手拈梨花點鋼鎗。坐騎銀色梅花馬。那番將面白唇紅。鬚黃眼碧。身長九尺。旗上寫着大遼戰將阿里奇。宋將徐寧。挺鈞鑣鎗。直臨陣前。番將阿里奇大罵。宋朝合敗命草寇。為將敢侵犯大國。徐寧喝曰。辱國小將。敢出穢言。遂與阿里奇搶到核心。陣上三十餘合。徐寧敵不住。望本陣便走。番將趕來。張清取個

巾異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也。姓華。名陀。字元伯。聞知君侯天下大義之士。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請衆謀士相見。引入中軍。此時關公本是臂痛。恐慢軍心。無可遣遣。正與馬良奕棋。平引陀入帳。拜見父親。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則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只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曰。當于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于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利之器。割開皮肉。直至骨。刮去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自然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今設酒食相待。公飲數杯酒畢。一面與馬良奕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陀

曰。其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汝割。吾急。比世間之俗子。耶。任汝醫治。陀下刀。割開皮肉。直至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割之。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奕棋。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與多官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陀曰。其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乃天神也。後史官有詩曰。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善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骨上肉開。應刮毒。盆中血滿。若流波。樽前對酒。猶談笑。青史英名。永不磨。又讚華陀詩曰。刮骨便能除箭毒。金針玉刃若通神。華陀妙手高天下。疑是當年秦越人。關公箭瘡治畢。欣然而笑。設席飲酒。華陀曰。君侯貴恙。必須愛護。切勿怒氣觸之。不過百日。平復如舊。公以金百兩

石子却似流星飛去，正中阿里奇左眼，翻落於馬下，身死。副將楚明玉見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時，被宋江大隊軍馬掩殺將來，就棄了密雲縣，走檀州來。宋江就在密雲縣屯札，功績簿上標寫張清第一功，就將阿里奇連環鎖鐵鎧全副，賜與張清，是日就密雲縣中設宴作賀。

部說檀州洞仙侍郎，知折了主將，閉城不出，又報有水軍戰船在於城下，遂引衆番將上城觀看。只見宋江陣中，諸將搖旗吶喊，耀武揚威。侍郎見了，問曰：那打石蠻子，生得怎的模樣？有認得的，指着曰：城下兀那人，帶青包巾，見披青奇將。

軍衣甲的，便是侍郎看時，只見張清拍馬向前，只一石子飛來，早沒待郎耳邊擦了一片皮，侍郎負痛下城，寫表申奏遼主，一面行報各州。隄備却說宋江連攻五日，不下，舟領兵回密雲縣屯札，計謀破城之策。只見戴宗報來，水軍頭領乘駕戰船，都到潞水。宋江便喚李俊、李到、中軍商議曰：今次廝殺，不比在梁山泊時，可要先探水勢，方可進兵。我看潞水，勢甚急，你可將船盡伏穩當處，只扮作運糧船，各帶暗器，潛伏于內，止着三五人撐駕，直挨到城下，把船泊在兩岸。城中知道，必開水門來搶糧船，爾等伏兵却起奪他水門，可成大事。李

酬之。陀曰：其為君侯，乃天下之義士，特來醫治，何須賜金。陀堅辭不受，留藥一貼，以敷瘡口，作辭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連絡不絕。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孤素知關公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况新擒于禁，斬龐德，魏兵挫銳，倘關公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班中一人厲聲而諫曰：不可。衆視之，乃河內溫城人也，司馬雋之孫，司馬防之子，司馬朗之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進言曰：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于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將得志，孫權必不喜，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權暗起兵，蹙關將之後，許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言未畢，一人出曰：仲達之言，正是金石之論。望主上可遣使命往東吳，約會便了。何必遷都以動衆耶？操視之，乃楚國平阿人也，姓蔣，名濟，字子通，與司

馬懿皆為丞相府主簿。操依允，遂不遷都。操忽想起龐德之忠，淚流滿面，而言曰：孤知于禁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司馬懿將濟勸曰：主上少慮，再遣使行。操曰：須遣使命去會東吳。目今必得一員大將，以當關公之銳言。未畢，塔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一往。操視之，乃河東揚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操大喜，遂發精兵五萬，令徐晃為將。呂建副之。克日起兵，前到楊陵坡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大舉，却說曹操遣使來到東吳，見了吳侯，許割江東荆襄以為封爵。望早進兵，以襲關將。之後，而取荊州。孫權應允，即修書令使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關公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故遣使求救。事定之後，反覆矣。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離陸口，私自回來，有面稟之事。權召入問之，蒙告曰：今關公提兵在襄樊，妄自尊大，以為天下無敵。某因彼遠出

後特聽令去了，只見小校報曰：西北上一彪軍馬，打皂雕旗，望垓州來。吳用曰：必是遼國調來救兵。這裡先差一將截殺，挫其銳氣。宋江便差張清、董平、林冲、關勝，各帶五千軍前去。原來燈主聞知，宋江領兵殺奔垓州，特差兩個皇姪、一名耶律國珍、一名耶律國寶，乃是遼國上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引一萬番軍來救垓州。看至近迎，着宋兵兩邊擺開陣勢，兩員番將一齊出馬，但見：

頭帶粧金軟寶，三叉紫金冠，身披錦邊嵌珠鎖子黃金鎧，身上猩血染戰紅袍，上班錦織金翅鵬，腰繫白玉帶，背插虎

頭牌，左邊袋內插雕弓，右邊壺中橫硬箭，手中搭丈二綠沉鎗，跨下騎九尺銀鬃馬。番將兄弟兩個，兩條鎗出陣，董平出馬，將耶律國珍喝曰：水洼草寇敢犯大國，董平大怒，躍馬挺鎗，直搶國珍兩馬相交，三鎗並舉，開五十合，被董平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陣來救宋。江陣上張清、錦袋內拈出個石子，手起喝聲打着，國寶正中面上，翻身落馬，關勝、林冲擁兵掩殺，大敗而走。當時割下兩顆首級，奪了袍甲金牌，并戰馬一千餘疋，解到密雲縣來見宋江，大喜，賞勞三軍書記董平張清第二功。宋江

欲取荊州，若得荊州，則關公可擒矣。况關公君臣於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定，不可以心腹待也。某今取之，必得也。今若不取，後必為江東之大患也。願王公可察之。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遠在江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士守兵，此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不利水戰。縱然一鼓而得，亦用軍七八萬守之，猶未可保。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此為上策。權曰：孤欲取荊州，特以試卿耳。子明速與孤圖之。孤當徐後便起兵也。蒙曰：今來使回報，曹操却說呂蒙辭了孫權，回于陸口，哨到江邊一帶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沿江高阜處，有烽火臺，又聞荊州整肅，預有準備，家大驚。遂回陸口。詐病不出，使人回報。吳侯權見事不諧，呂蒙患病，心中憂快不定。忽一人進言曰：呂子明非真病，必然詐也。權視之，乃吳郡吳縣人也，姓陸，名遜，字伯言。吳侯曰：汝既知

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令，敬探子明貴恙。蒙曰：某病軀有失，迎候遜曰：昔日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乘時而不動，空懷鬱結，何也？蒙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沉疴之疾，未審聽納否？蒙慌起身，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教之。遜曰：子明之志，則大矣。子明之疑甚盛乎？某雖年幼，見識淺短，昨知將軍之來，深有意于荊州矣。今推病不出，必疑荊州兵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警乎？予有一計，成就將軍之謀，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蒙大驚而謝曰：伯言之語，誠某心腹之論也。安敢隱匿，誠如是，然請伯言教之。陸遜曰：關公倚恃英雄，自料無敵，必敗于我。兵法云：欺敵者亡。所慮惟將軍也。將軍乘此機會，托疾辭職，以陸口與他人。他人早辭替美，關公以驕其心，則盡徹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

却交林冲開勝引一彪軍馬，從東北上進發。盧俊義引一彪軍馬，從西南上進兵。我等中軍，從東南上進兵。只聽的砲响，一齊攻打。却差砲手凌振、李達、樊瑞、鮑旭、牌手項充、李袞，將帶滾牌軍一千，直去城下施放號砲。至二更為期。水陸並進。號令一出，諸軍各備取城。且說侍郎在瑛州，專望救兵。却有皇姪敗殘人馬八城告知。侍郎怒曰：「不爭又損了二位皇姪。交俺何面，回見郎主。番兵又報來，潞水河內有七百號糧船，泊在兩岸。陸路又有軍馬來也。」侍郎曰：「那厮不識水路，錯把糧船直到這里。陸路人馬，定是來尋糧船的。」便差交兒于康引

一千軍出城冲突。宋江兵令楚明、王曹各濟開放水門，放船出去。奪他糧船，便是汝等之功。不知成敗何如。詩云：  
妙算從來迥不同，  
檀州城下列艨艟。  
侍郎不識兵家意，  
反自開門把路通。

且說當晚黃昏，左側李達、樊瑞引一千步軍攻城，咬見于康領軍馬放下吊橋出城，冲殺李達、樊瑞、鮑旭、項充、李袞五將。引步軍盡是勇力，悍手就吊橋邊冲住番兵。入馬別里能勾出城。侍郎城中見軍馬冲突出去，急令楚明、王曹各濟開水門搶船。此時宋江水軍頭領都已先自伏在船中，見他水門開了

無備。用一旅之師，沿江用詐謀而行，則荆州在于掌握之中矣。蒙聽畢大喜而言曰：「真乃吳主之福也。幸得伯言為輔佐，江東無憂矣。」靜軒有詩曰：

江東寤寐索荆州，  
關將英雄獨欠謀。  
可惜荆州歸異姓，  
孔明緣自少樵籌。

由是呂蒙托病不起。同陸遜還建業，來見吳侯。孫權問蒙曰：「公休何若？」蒙曰：「其實無病，乃慢兵之計。關公所慮者，蒙也。蒙今辭職，另差人去守陸口。關公無復隄備矣。使其不備于中取事，無有不克。權曰：「卿今離陸口，誰可代此職？」蒙曰：「遍觀諸將中，非此人未可代任。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呂蒙用智取荆州

却說吳侯與呂蒙曰：「陸口之職，往日周瑜保魯肅，肅後保卿。今卿須保才德兼全者，可也。」蒙曰：「陸遜有王佐之才，堪

任此職。別無高明遠見之臣也。若用此人守之外，觀其動靜，內察其形，便荆州可取無疑矣。此人內藏韜畧，不露于外。若用名譽重者，關公必有隄防。荆州豈能取也。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禦陸口。遜拜謝曰：「某乃年幼無學，荷蒙大任，恐負所托。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拜謝，受了印綬，連夜往陸口來。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遜修書一封，具名馬一疋，異錦二段，酒禮等物，遣使齎到樊城。來見關公。公正坐中軍帳上，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一人報說：「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執事。今遜差人賞書禮拜，見君侯。關公指來使而言曰：「孫權見識短淺，何用孺子為將也。我荆州有泰山之安，吾復何憂。來使伏于地上，戰慄而言曰：「陸將軍特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折書視之。」書曰：

一起開板放出戰船來。凌振得了消息，便先點起一個風火砲來。砲聲响處，宋江戰船兩邊，廝迎將來。左邊李俊、張橫、張順、右邊阮家三弟兄，各使戰船，殺入番船隊裏。宋明玉、曹名濟急待要回船，早被宋軍都跳過船來。六個頭領，搶了水門。楚明玉、曹名濟各自上岸。逃生。水門上一把火起，凌振雙放一個車廂砲，那砲直飛在半天裡响。侍郎聽得火砲連天，嚇得魂不附軀。李逵等殺入城，侍郎和咬兒于康見城門被奪，只得上馬棄城。望北而走。未及三里，正撞着關勝、林冲兩將攔住去路。侍郎怎生奈何？正是：天羅密布，難移步地。網高

張怎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宋江兵打薊州城 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第七十四回

志氣中天貫斗牛，便將逆虜盡平收。玳州驍將俱心碎，遼國雄兵眼淚流。紫漠風高橫劍戟，黃沙月冷照戈矛。絕憐忠義男兒漢，談笑成功成定九州。  
却說侍郎咬兒于康，保護而走，正撞着林冲、關勝，大殺一陣。望斜刺裡死命撞逃。且說宋江大隊軍馬入玳州，出榜安插百姓，賞勞三軍。及將在城遼國所用官員，仍前委用。表奏天子，龍顏大喜。隨即降旨，欽差樞密院同知趙安榜統領二萬御營軍馬，前來護戰。却說宋江

東吳陸遜謹致書百拜。大漢將軍麾下，前承觀豐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逐席捲。共獎王綱，近其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且于禁等見獲，遐邇稱羨。以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幟，良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境麾葆，操循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長。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仗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疎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僕不勝欣仰之至。建安二十四年秋九月，東吳陸遜再拜。

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與吳侯。孫權召呂蒙曰：今關公果徹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今可設計，卿與吾弟

孫皎同引大軍，左右都督去取荊州。皎字叔明，乃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王公若以其有能，可當獨用。若以征虜將軍有能，便請獨任。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共破江陵，雖是決于周瑜，普自恃久與國家為將，因此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願王公思之。孫權大悟，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今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會水者皆穿白衣，扮作商人，却將精兵伏于艤艫船中。次調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調遣已畢，蒙奏吳侯：當先遣使去許都，令曹操進兵，以襲其後。使領命去訖，却說呂蒙預先傳報陸遜，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十餘隻，往潯陽江去。晝夜趨行。



寺所報出郭迎入。垓州府內，衆頭目，盡來參見。這趙安撫是趙家宗，為人寬仁厚德。趙安撫見宋江、仁德，甚是愛惜，說曰：「聖上已知你寺建功，特差下官賞賜金銀，假疋一十五車，但有奇功，申奏朝廷，加封宋江寺拜謝安撫，鎮守垓州。將賞賜俵散軍將，一面勒回各路軍馬，听調有楊雄稟曰：「前面便是。蒞州是一大郡，錢糧極廣，乃是遼國庫藏，打了蒞州，諸處可取。宋江與吳用計議，却說侍郎與咬兒于康，正往東走，撞着楚明玉、曹名濟，引着敗殘軍馬，一同投奔蒞州。入城見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訴說，失了垓州，耶律大王曰：「你且在軍中

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問之。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江中阻風，到此一避。蜀軍信之，又教人上岸，交送財物。因此容泊在江邊。約至二更，鱗艦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一個，暗號起，八十餘船精兵齊出，將蔡要去處，墩臺之軍，捉于船中，不傷一人，却長驅大進，逕取荊州。無人知覺。後人有詩歎曰：

蔡子當如孫仲謀，呂蒙談笑便封侯。白衣搖櫓真奇計，一舉荊襄次第休。

呂蒙在船上，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以厚恩結之。將自己衣食，賜與諸官。因此感恩無限，却說呂蒙召諸官問之曰：「取荊州之計，何如？」答曰：「某寺感將軍不殺之恩，願獻荊州，以報盛德。」蒙曰：「何以得之？」降官言曰：「某寺皆在城下，虛報聲息，賺開城門，縱火為號，唾手可得。」蒙大喜，重加賞賜，就令引領。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

幫護殺此賊寇，說由未了，只見流星探馬報來曰：「宋江兵分兩路，來打蒞州，一路殺至平峪縣，一路殺至玉田縣。御弟大王听報，隨令侍即引本部軍，把住平峪縣口，自引兵向玉田縣和他交鋒。一边関報，霸州幽州，兩路軍馬接應。詩云：

敗將殘軍入蒞州，惶奴元自少。仇謀宋江兵勢如雲捲，直取戎王作虜囚。

且說宋江引兵前至平峪縣，見前面把隘，就縣西屯札。盧俊義一萬人馬，前到玉田縣界，駐扎。與軍師朱武計議，吾今到此遠戰，不知地利，何策可取？朱武曰：「若論愚意，可將隊伍擺為長蛇，立旗擊首，則尾

了城門。一陣火起，兵奔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差百餘騎，齎榜文于各處張掛。如有妄殺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財物者，按軍法治之。秋毫無犯。次日天明，家家香燭迎接。蒙傳示曰：「但有原任官員、吏典，並還舊職，却將開公家屬，另與別宅恩養。是日大雨，蒙上馬，引教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簪笠，以蓋鏡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鄉人也。蒙曰：「吾平生不殺同鄉同姓之人。號令已出，使衆軍不許妄取民間一物。汝今既犯，雖是同鄉，吾往日之盟私也。今日之令，公也。安敢以私已之盟，而亂公法也？」叱左右推出斬之。其人泣而告曰：「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念故鄉以憐之。」蒙亦泣曰：「吾固知汝覆官鎧，終是不應取民間之財物也。再有何說，速推下斬之。仍梟首示衆。家痛哭葬之。荊州居民皆感其德。三軍震慄，路不拾遺。後史官有詩嘆曰：

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  
循環無端如此則不愁地理生疎  
盧先鋒大喜遂催兵前進直逼王  
田縣城下守城官民逃竄莫敵宋  
江奪了城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  
但見

黑霧濃至黃沙漫連皂雕  
旗展一派烏雲拐子馬瀉半天  
殺氣青毡笠兒似千池荷葉弄  
輕風鉄打鑿盤如萬頃海洋凝  
凍日人衣襟左掩個髮搭  
齊有連環鉄鎧重被刺細戰袍  
紫鬃番軍壯健黑面皮碧眼黃  
鬚達馬咆哮溜膀膊鋼腰鉄脚  
羊角弓攢沙柳箭虎皮袍襯窄  
雕鞍生居邊塞會禡硬弓世本

朔方莽大能騎劣馬銅鞍番鼓  
軍前打簷葉胡笳馬上吹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一萬  
帶四子來到擺開陣勢宋軍中宋  
武上雲梯觀看曰番人布下五虎  
靠山陣不足為奇宋武把號旗招  
動左盤右旋也探一個是鯢化為  
鵬陣盧俊義曰何為鯢化為鵬朱  
武曰北海有魚其名曰鯢化大  
鵬一飛九萬里此地遠近看只是  
泗水陣若來攻時一發便做大陣  
因此喚做鯢化為鵬盧俊義你替  
不已對陣敵軍門旗開處那御弟  
大王親自出馬四子分在左右都  
是一般披掛但見

頭帶鉄履笠劍箭番盔上拴黑

一笠覆官鑑猶然遭重刑。荆州百萬姓從此獲安寧。  
呂蒙安民已畢忽報吳侯至蒙出廟迎接入衙權復請潘  
濬為治中掌荆州事監內取于禁出安民賞軍設宴慶賀  
權與呂蒙陸遜計議曰獨有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彼二  
處如何收服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  
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乃會稽餘  
姚人也會稽餘姚二縣名屬浙江姓虞名翻字仲翔權曰以何良策可  
使傅士仁歸降也翻曰某自幼與仁契交若以利害說之  
彼必歸矣權就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却說傅仕仁  
所知荆州有失望見城頭塵起急令閉了城門堅守不出  
虞翻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于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  
來見傅士仁仁折書視之書曰  
切聞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知得知失可  
謂賢哲知存知亡可識吉凶大軍之行斥埃不及舉火

此非倖致也必有內應也為將不諳此理獨據孤城而  
不早降是欲毀宗滅祀為天下之訛笑也荆州已失生  
路一塞度其地勢將軍在吾軍舌上耳奔走不得免焉  
切為故人慮願熟思之無致後悔故人虞翻拜書

傅士仁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即令大  
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告說吳侯寬  
弘大度禮賢下士仁大喜即日同虞翻齎印綬來降吳侯  
孫權大喜仍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與權曰目今關公未獲  
久必有變只可重賞而使招糜芳歸降深為上策權召傳  
士仁曰南郡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封爵  
超越于舊也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  
安糜芳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大戰徐晃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却說糜芳聽得荆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

毳纓身觀寶鏡柳垂細甲腰  
束條獅索金帶身披着梨花錦  
袍各掛強弓硬弩都騎駿馬雕  
鞍腰間都插銀鎗劍手內齊拿  
掃帚刀

揮開在陣前高聲大罵曰汝這草  
寇何敢犯界盧俊義曰誰敢當先  
只見大刀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  
拍馬先出耶律宗雲揮刀躍馬來  
迎兩個開上五合番將耶律宗霖  
相馬舞刀協助胡延灼舉起兩鞭  
出迎那兩個耶律宗電耶律宗雷  
弟兄挺刀躍馬齊出這里徐寧索  
挺舉起兵器相迎八疋馬後做一  
陣却有桂州敗軍抱得張清慌忙

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  
不能支持我今已降吳侯芳曰吾等累受漢中王厚恩安  
忍背之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倘一日得勝而回必  
無輕恕也公細察之芳曰吾弟兄久事漢中王實難背之  
正猶豫之間忽報關公使至接入廳上使曰軍士缺糧特  
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解去軍  
前交割遲誤一日杖四十二日杖八十三日立斬芳大驚  
回顧傅士仁曰今荆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仁  
大怒拔劍斬使于階下芳大驚曰公如何斬之仁曰關公  
此意正要斬我二人安可束手受死也公今日不如早降  
東吳以圖生計如不早降必被關公所殺矣願公察之芳  
只得投降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圍了城池芳大驚急問  
傅士仁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吳侯孫權重賞二人撫民  
勞軍南郡居民無不欣悅靜軒有詩曰

從來仁義感人深背義忘恩恨不禁犬馬知恩曾報主  
糜芳何起反召心

報知大王曰這穿綠袍將專會打  
石頭以隄防番將天山勇曰大王  
放心交他吃俺一弩天山勇手挽  
強弩趕過陣張清取石子在手看  
番將當頭一石子送盈上擦過天  
山勇裝完弩箭觀着張清較親射  
來張清叫聲阿也口中咽喉落馬  
双鎗將董平九夜龍史進死命救  
回拔出箭來血流不止便束縛堯  
住盧先鋒曰即令鄒淵鄒潤扶張  
清上車調回檀州交神醫安道全  
調治有詩為記  
張清石子絕如神陣上英雄認  
得真此日却逢強弩將當喉一  
箭便翻身  
只見陣前喊聲又起報曰西北上

却說曹操坐於殿上忽報吳使至操召入使呈書操視乃  
是令操夾攻關將切勿泄漏使關將有備也操聚文武商  
議忽一人出曰王上若聽孫權勸兵不救樊城危矣操視  
之乃濟陰定陶人也姓董名昭字公仁言曰行軍之法各  
有所長勿秘之今樊城困之至急引頸盼望救軍若聽孫  
權秘之不發樊城早晚危矣樊城一失則荆州之勢愈大  
也安可圖之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令曹子孝不生他  
意以寬軍心使關公知之心持兩端前後不能相顧恐家  
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時掩殺可獲全功若秘兵不  
發使孫權得志此非上策也操大喜先差人催徐晃急戰  
自引大軍徑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却說徐  
晃正坐於中軍帳上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

有一彪軍馬殺來，逼入陣中。四將各敗回本陣。四員番將乘勢趕來。西北上又有番將兩下夾攻。宋軍不能相救。盧俊義一騎敵住四員番將，並無敵敵。盧俊義賣個破綻，宗霖刀砍入來，被盧俊義一鎗刺下馬去。那二個唬得無心戀戰，回盧俊義殺將入去。遼兵四散奔走，再行數里，約近初更，又撞一彪軍馬。盧俊義問之，却是胡定灼、韓延灼、道被遼冲散，小將撞開陣勢，和韓延灼直殺到此。不知諸將如何。俊義說力敵四將之事，帶胡延灼等望南而行。不過數里，有軍攔路。胡延灼曰：「黑夜怎地廝殺？」

魏王引兵已過維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言未畢，忽一人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是聽得這消息，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執徐晃旗號，晃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且說關平聽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三千精兵迎敵。兩陣對圓，鼓角震天。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蜀軍忽報城中火起，平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大旗下高叫曰：「關平賢侄，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為。」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戰到三四合，關平三軍喊叫偃城中火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各慌如之奈何？」平曰：「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篤一屯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

天明決一死戰。對陣聽的問曰：「來者莫非胡將軍否？」胡延灼認得是關勝聲音，便叫曰：「盧頭領在此，衆頭領都下馬席地而坐。關勝曰：「陣前失利，你我不相救，應我和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五騎馬領一千餘軍尋路走到此。幸奇逢遇，將近天曉，衆人望玉田縣來見。彪人馬哨路，却是董平、徐寧、都札、玉田縣中，計點衆將，不見解珍、解寶、楊林、石勇、步軍五千餘人。盧俊義煩惱已脾，時候報曰：「解珍、解寶、軍已回。盧俊義喚來問時，解珍曰：「俺四個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轉。今早又撞見遼兵，大殺一場，逃到這里。俊義曰：「將宗霖首

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也。此間皆靠沔水，必然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去救此屯。廖化喚手將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急便舉火。」手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能入？」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任扎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遂與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某當謹守。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一陣，平敗奔原營。四面皆是魏兵，平同廖化支持不住，棄之。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一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徐晃也。蜀兵大驚。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十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

級於玉田縣號令撫諭百姓忽報  
遼兵四面把縣圍了俊義大驚引  
燕青上城看時火光競天見一將  
騎馬當先正是宗雲燕青曰昨日  
張清中他一箭今日我替他回禮  
燕青取出弩一箭射去正中番將  
落馬急救退去五里俊義與眾將  
曰雖然一箭遼兵稍退天明必來  
攻圍怎生解救朱武曰宋哥若  
知消息必來救應詩云

一番過敵一番驚獨馬單鎗暮  
夜行四面天驕圍古縣請看何  
計退強兵

次日天明望見遼兵四下圍得鐵  
桶一般只見東南上塵土起處兵  
馬擁至朱武曰此必宋公明軍到

可准備接應果然遼兵盡退俊義  
即傳令開門盡領軍馬出城追殺  
遼兵大敗宋江鳴金收軍進玉田  
縣與盧先鋒謀打薊州撥下柴進  
李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王矮虎  
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  
裴宣蕭讓宋清樂和安道全皇甫  
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隨護樞密守  
檀州其餘諸將分作二軍宋先鋒  
領左軍八馬四十八員軍師吳用  
公孫勝林冲花榮秦明楊志朱全  
雷橫劉唐李逵魯智深武松楊雄  
石秀黃信孫立歐鵬鄧飛呂方郭  
盛樊瑞鮑旭項充李袞穆弘穆春  
孔明孔惠燕順馬麟施恩薛永宋  
萬杜遷朱貴朱富凌振湯隆蔡福

呂蒙襲了公大喝曰此乃疑兵之計不可聽也呂蒙病危  
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  
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怒曰徐晃與吾故舊深  
知彼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汝勿犯我左右謀  
士皆勸不住公遂披掛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  
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颯處徐晃出  
馬背後十員驍將鴈翅擺在兩邊晃欠身而言曰自別君  
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蒼白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  
誨感謝不忘矣君侯英風震於華夏天下之士莫不歎服  
今幸得一見不勝欣喜也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  
他人何故數窘乎吾兒耶晃聽畢綽兵器在手回顧眾將  
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關公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而言曰  
公明何出此言耶晃曰此國家之事非某之私言訖揮大  
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

高強終是右臂少力關平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四下裏  
喊聲大震乃是樊城曹仁見魏王救兵至急引軍殺出城  
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眾將  
急奔襄江上流頭呂常引兵殺來背後魏兵追至亦有死  
于水中者公急渡過襄江來奔襄陽忽流星馬到報說荆  
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虜公不敢奔襄陽提兵却投公  
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也公罵猶未了  
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  
降東吳去了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裂昏絕於地眾將  
救醒公告司馬王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果遭此事也  
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有知者答曰呂蒙將水手盡穿白衣  
扮作客商渡江精兵伏于艍艍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  
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歎曰吾中監子之謀矣有何面目見  
兄長耶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蔡慶戴宗蔣敬金大堅段景住時  
 遷隋保四孟康盧先鋒領右軍人  
 馬三十七員軍師朱武關勝胡延  
 灼董平張清索超徐寧燕青史進  
 解珍解寶韓滂彭玘宣贊郝思文  
 單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李忠周  
 通陶宗旺鄭天壽一旺丁得孫鄒  
 淵鄒潤李玄李雲焦挺石勇侯健  
 杜興曹正楊林白勝分兵兩路來  
 取薊州宋先鋒引軍投平峪縣進  
 攻盧俊義引兵投玉田縣進發原  
 來這薊州城郭堅固大遼耶律得  
 重孩兒折了兩個更十數員戰將  
 一個總軍大將喚做寶聖一個  
 副總兵喚做天山勇緊守薊州且  
 說宋江見軍士連日辛苦傳令暫

陸遜青年未有名。呂蒙詐病暗行兵。關公莫待臨危悔。  
 總為欺人一念輕。  
 都督趙累曰。主公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  
 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遂差馬良伊籍為使。齎文三道。星  
 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荊州。却說曹仁得脫重圍  
 撫民賞軍。聚集多官商議。便欲起兵。追趕關公。司馬趙儼  
 諫曰。昔日孫權與關公結連。恐我軍乘其困而擊之。故順  
 辭求效。乘釁因憂。以觀利鈍耳。今關公兵敗。孤軍慌走。尚  
 可存之以為孫權之害。公若追之。未能便得。則孫權改虞  
 於彼。將生患於我也。公熟思之。仁依諫不追。引眾將來見  
 魏王。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今尋龐德  
 屍首。親自拜祭。用棺槨載往鄴郡。卜地葬之。操重賞三軍  
 到四家寨。觀遍徐晃所戰之地。操問曰。荊州之兵。圍壘鹿  
 角十重。徐晃深入其中。全獲其功。孤用兵三十餘年。不能

歌差人往檀州問張清箭瘡如何  
 安道全使人回曰。只今調理膿水  
 將乾無事。目今炎天。軍士多病。稟  
 過趙樞密。遣蕭讓宋清前往東京  
 收買藥餌。皇甫端必要與徐啖馬  
 藥料。就報先鋒知道。宋江心中大  
 喜。再對盧俊義曰。石秀時遷。原在  
 城裡居住。前日殺退遼兵。我交時  
 遷石秀。雞在裏面。必然投薊州城  
 內去了。時遷曾說薊州城有一寶  
 嚴寺。中間大雄寶殿前有一座寶  
 塔。直上雲霄。我交他在寶殿頂躲  
 着。只等外軍打城。急時臨枕應變。  
 却就塔上起火為號。裏應外合。計  
 必諧矣。這裡一面進兵。逕奔薊州  
 來。

及爾嘗聞古人善用兵者。未有長驅逕入敵圍者也。且樊  
 城之圍。過首卽墨。官卽墨二邑。名俱屬山東。徐晃之功。踰于孫武。穰直  
 矣。眾皆歎服。操班師還于摩陂。駐扎。忽報徐晃兵至。操引  
 數員將。出寨迎接。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一動一靜。並無  
 差亂。操大喜而贊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英風矣。同至  
 摩陂。設宴大會。文武慶賀。賞犒三軍。操真是鼓舞將士自舉杯勸徐晃曰。  
 全襄樊者。乃徐將軍之功也。晃拜謝曰。敵人未滅。安得有  
 功。再乞引兵去擒關公。以獻王上。操大喜。當日會散。又令  
 徐晃引兵來襲關公。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夜走麥城 一百五十二回  
 却說曹操封徐晃為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  
 公之師。二將辭去。操因荊州未定。就扎兵于摩陂。以候消  
 息。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不得。與都督趙累曰。目今  
 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

朋計商量破蕪州旌旗蔽日擁  
貔貅更將一把硝黃散黑夜潛  
焚塔上頭

且說御弟大王自折二子懊恨與  
大將寶密聖天山勇洞仙侍郎等  
商議曰前次涿州蕪州兩路救兵  
各自分散今宋江合兵來打蕪州  
怎生奈何寶密聖曰宋兵若來小  
將出敵定要活捉此賊侍郎曰有  
個穿綠袍的使石子好生利害謹  
以提防天山勇曰這厮被俺弩箭  
射必然死了商議問報宋江軍馬  
殺奔蕪州來御弟大王整軍出城  
迎敵兩下擺開陣勢寶密聖橫擗  
出馬宋江陣前曰誰出斬將奪旗  
只見林中出陣與寶密聖大戰三

十餘合不分勝敗大喝一聲一矛  
搠寶密聖下馬兩軍吶喊番將天  
山勇見刺了寶密聖橫鎗使出宋  
江陣中徐宇挺鉤鑣鎗直迎開二  
十餘合被徐宇手起一鎗把天山  
勇搠死馬下宋江見連贏二將催  
軍混戰遼兵大敗望蕪州奔走宋  
江軍趕了十里收兵回營賞勞三  
軍次日傳令按寨都起直抵蕪州  
御弟大王見折二員大將十分憂  
恨又報宋軍到了忙令侍郎引本  
部軍出城迎敵侍郎同咬兒于康  
楚明王曹名濟領一千軍馬就城  
下擺開宋軍索超提斧出陣番將  
咬兒于康拍馬使鎗出陣兩個開  
到二十餘合番將終是膽怯撥回

前日呂蒙在陸口時常致書至公以結同盟共誅操賊今  
却與操結盟是背盟也軍候暫住軍於此可差人質文與  
呂蒙看彼如何對答關公聽其言遂修書差使赴荊州來  
却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荊州諸郡但隨關公出征將  
士之家不許兵攪擾按月給糧依例應付如有患病者  
遣醫治療多官遵令時時給與並無缺少將士之家感其  
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廓迎接並馬入城  
荊州之人聞知使至填街塞巷盡來觀看無不喜悅使至  
廳上蒙以賓禮待之使呈書與蒙蒙看畢而言曰呂蒙昔  
日曾與開將軍結好今日之事乃國家所差非蒙之罪也  
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相待以金帛贈之其  
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連名書信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  
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命宴飲二日蒙親送出城回到寨  
中見了關公公問之使告曰呂蒙不允言非蒙之事乃國

家之命豈蒙之本心也荊州城中君侯寶眷并諸將家家  
無恙供給不少不必憂念公大怒曰此乃呂蒙之計也吾  
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吾恨喝退使命眾將皆來  
問信使命如前所說眾將欣喜皆無戰心關公率兵來取  
荊州軍行之次人報將士逃回荊州者數多公加恨呂蒙  
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九  
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奕欽勒馬挺鎗大叫曰關公  
何不早降耶公大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罵訖拍馬舞  
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大敗而走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  
喊聲響處左邊山谷中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遼西令支  
人也姓韓名當字公義衝殺一陣右邊山谷內喊聲又起  
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  
三軍併合來戰關公公知深入重地急徹軍回走行無數  
里南山岡上白旗招颭上寫荊州土人眾叫曰本處人投

二亥英雄譜

十三卷

十九

馬望本陣便走索起後馬趕上輪起大斧把咬兒于康劈落馬下侍郎忙交楚明玉曹名濟急去策應宋陣史進舞刀拍馬直取二將史進逞起英雄手起刀落先將楚明玉砍於馬下這曹名濟急待要走史進趕上一刀砍了首級史進從馬殺入遼陣宋江鞭梢一指驅兵大進直殺到吊橋邊番兵急閉城門緊守一面申奏大遼郎主一面差人往霸州幽州求救

宋江洪吳用曰此城緊守何時可得吳用曰城中有石秀時廷必有機變只交四面豎起雲梯攻城再交凌振四門豎起砲架放冲天子母砲打入城中攻擊其城必破宋

江即傳將令命眾將四面連夜攻城御弟大王見宋兵四門攻緊只驅薊州百姓上城守護當下石秀在城中寶嚴寺內藏躲等待外事只見時廷來報曰城外哥軍馬攻得緊急石秀見說便和時廷商議你這塔上放火我去州衙內放火趁見火起用刀攻城愁他不破時遷先去寶嚴寺塔上點起火來原來那塔最高火起時城外見火光照三十餘里又來佛殿上放火城中鼎沸起來石秀直扒上薊州衙屋上點起火來薊州城中見三處火起知有細作入城百姓亂竄無心守城各自歸家救應御弟大王見三路火起知宋江有人入城

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嶺內兩軍撞出左邊大將乃盧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右邊大將乃瑯琊宮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五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比及天色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土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止喝不住卻從止有三百餘人當夜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是關平廖化分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四面招呼荊州之兵同回等語不會斷絕此是呂蒙之計後人有詩曰

勢去人離奈若何休言百萬甲兵多呂蒙預定招降計絕勝張良散楚歌

又靜軒有詩曰

關公義勇孰能傳難出東吳呂陸謀不識勢窮人散盡單刀猶自復荊州

關平救出父親脫了重圍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且屯住以待援兵關公從之催促軍兵前至麥城公曰此城雖小足以屯兵遂入城分兵緊守其四門公聚將士商議平曰此近上庸劉封孟達把守可速差人求救若得這枝軍馬接濟姑待川兵來救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城下兵四面圍定水洩不通公親登城觀之見兵八面分布整整齊齊人馬雄壯公問曰誰敢再往上庸求救于劉封廖化應聲出口其願往公曰但恐不能透出重圍耳化曰誓死不歸何所不至公即修書付化藏于身中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兵將丁奉截住被關平衝殺一陣奉大敗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訖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有太守申耽率眾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為副將軍令孟達同守上庸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



慌忙收拾軍馬帶老小裝載上車開北門逃走宋江見城中慌亂催軍捲殺搶入薊州城令救城中火天明出榜安撫百姓賞勞三軍功績簿上標名秀時迂功次行文書申覆趙安撫知會趙安撫知得薊州心中大喜即回文書與宋盧二將軍曰即日炎暑暄熱未可動兵且宜暫息兵力姑待天涼再作計議宋江得安撫回文交盧俊義分原撥軍將玉田縣屯扎宋江兵守住薊州待時聽調却說耶律得重與侍郎帶老小奔回幽州來見大遼即主即主設朝已畢二人拜舞畢俯伏于御階之下放聲大哭即主曰愛弟休得煩惱當以

敗至急見困於麥城八面皆是吳兵圍遶水洩不通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其危倘若遲延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化歇訖封與孟達曰今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近聞東吳精兵三四十萬俱在荊州九郡已屬于吳也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縱橫江漢勢若泰山量我等山城之眾以敵兩家之強兵正如驅羊而入虎穴耳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公以彼為叔彼以公為草芥耳昔者漢中王登位之時欲立後嗣問于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于關張可矣王遂致書遣人往荊州問于關公彼勃然曰立嫡不立庶古之常理又何必問于我乎封乃瑱齡之子使在山城之遠免遺禍于親骨肉也以此觀之安得不以公為草芥乎天下皆知公何隱耶封曰公言雖是將何却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

奏知耶律得重奏曰宋朝童子皇帝調將遣兵來攻打薊州城池其兵衆勢大難以抵敵損臣二子殺了檀州四將又失陷薊州臣等特來請死大遼國主聞奏問曰宋朝此來引兵主將何人二人奏曰宋朝領兵主將是宋江忽班部中右丞相褚堅出班奏云臣聞宋江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宋朝調兵勦捕不得童子皇帝三番降詔招安他有一百單八人上應天星智勇全備恐難制服乞主量裁國主曰恁他似此難敵卿等有何區處班中轉過一員官乃是歐陽侍郎襯袍拂地象簡當胸奏曰臣雖不才願獻小計可退宋兵即主大喜

造次與兵恐失所守封然之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收解化大驚以頭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喪矣封曰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可速回別求勿得遲矣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托病不出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化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公與都督趙累商議曰似此危急如之奈何累曰只宜堅守正商議間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語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凡居人世須識時務今以勢言之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吳魏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光顯祖宗君侯熟思之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梁一

曰有何妙見有西江月一首為証  
 山後遼兵侵境中原宋帝興軍  
 水鄉取出衆天星奉詔除邪婦  
 正暗此時遷放火更蒸石秀同  
 行等開打破永平城千載功勳  
 可敬 西江月

當下歐陽侍郎奏曰今宋朝童子  
 皇帝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  
 弄權嫉賢如能閉塞賢路論臣愚  
 意我主可加官爵重賞金帛臣願  
 為使說他來降若得這枝軍馬觀  
 中原如同反掌大遼國主依奏差  
 侍郎為使臣帶名馬好鞍各一百  
 八疋勅命一道封宋江鎮國大將  
 軍總領遼兵大元帥賜金一提銀  
 一秤權為信物歸遼之日盡數加

封官爵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軍  
 出班啟奏曰臣有二十八宿將軍  
 此一員大將兵強食足何足懼哉  
 願引兵前去勦殺這廝國主曰得  
 他來順如虎添翅休得阻當遼主  
 不聽兀顏之言原來這兀顏光都  
 統軍正是遼國第一員上將十八  
 般武藝兵書戰策無所不通年方  
 三十五六堂一表身軀面白唇  
 紅鬚黃眼碧上陣時使條渾鉄點  
 鋼鎗殺到濃處不時掣出腰間鉄  
 關使的鋒有聲端的有萬夫不  
 當之勇却說歐陽侍郎領遼國勅  
 旨徑投荊州來宋江正在荊州養  
 軍報遼國有使命至宋江吳用曰  
 此必招安我們正好將計就計受

武夫蒙吾主以手足待之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但有死而已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歸冥路吾何懼哉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于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來斬諸葛瑾公叱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義也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乃忠臣也似此鯁直如之奈何言未畢帳下一人出口某請上其休咎衆視之乃汝南細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權令卜之範請着草三揲占成卦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權大喜乃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之義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

吾之羅網矣某已算定這條路了須得此人守之若非此人則有失矣孫權問曰何人可守呂蒙答曰這般恁的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玉泉山關公顯聖 第一百五十二回

却認吳侯求計于呂蒙蒙曰麥城四門皆有大路吾料關公兵少必不從此路而逃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也可今朱然引精兵五千伏于麥城之北二十里但有敵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敵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臨沮地名在荊州却今潘璋引精兵五百伏于臨沮山僻小路可成事矣其餘大路已遣將士把守惟北門只用弱兵守之關公走北門無疑矣權又令呂範卜之範復卜一卦乃告權曰此卦中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擒矣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有三百餘人糧草缺

他種安邦取霸州不惹意國不破  
 宋江大喜曰賢弟高見宋江傳令  
 即開城放進待部入城下馬直到  
 廳上叙禮罷分賓主而坐宋江問  
 曰待部來意如何歐陽侍郎曰有  
 事上達乞開左右宋江請進後堂  
 候處叙話歐陽侍郎與宋江曰俺  
 大遼國主久聞將軍替天行道今  
 日宋朝奸臣嫉妬閉塞賢路重賄  
 顯賂則高官貴爵効力建功者反  
 敵塞當塗以致天下大亂民不聊  
 生今將軍赤心歸順止先鋒之職  
 衆弟兄徒勞報國俱各白身之士  
 此皆奸臣之計若將沿途擄掠金  
 寶債送茶京童賈高休揚戲四個  
 則官爵恩命立至若不如此從使

少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數多不見  
 救兵到來心中無計遂與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  
 日危急將復何如甫哭而告曰今日之事雖有子牙復生  
 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救兵不至者乃劉封孟達按兵不  
 發也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收復漢上未為  
 晚矣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小路旌旗  
 不整隊伍交雜此去往北地勢若何一人答曰此去皆是  
 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  
 有埋伏可走大路也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惧哉即下令馬  
 步官軍嚴整裝束唯備出城南痛哭曰君侯于路小心保  
 重其與手下百餘人死據此城雖粉骨碎身亦不降也專  
 望君侯速來救援公痛哭而別與子關平都督趙累引手  
 下二百餘人開放北門奮然突出比及天晚吳軍見之不  
 敢當先四下亂圍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約走三十餘

赤心報國他日回朝隨罪難免今  
 大遼國主特遣小官勅命一道  
 封將軍為遠和鎮國大將軍總領  
 兵馬大元帥贈金一提銀一秤彩  
 旗良馬各一百八疋便錄衆頭領  
 姓名赴國照名欽授官爵的無謊  
 說宋江聽罷曰某蒙宋天子三番  
 降詔赦罪招安雖官小職微未曾  
 立功以報朝廷赦罪之恩今遼主  
 賜我以厚爵贈之以重賞未敢拜  
 受即今炎暑暄熱權借城池屯兵  
 待等秋涼再作商議歐陽侍郎曰  
 將軍不棄權且收下遺禮再來議  
 論未遲宋江曰我一百八人耳目  
 最多或漏了消息先惹其禍侍郎  
 曰兵隨權轉將隨令行誰敢不從

里只見山凹處火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為首將乃  
 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驟馬挺鎗大叫曰關公  
 休走趁早下馬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  
 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  
 望臨沮小路而走然率兵掩殺行不動者折傷有五六  
 人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  
 東郡發千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驟馬舞刀火光影裏殺  
 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縱馬追殺忽然  
 喊聲大震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戀戰急回山路而走背  
 後關平趕來說趙累已死于亂軍中關公不勝悲惶今關  
 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前行至夾石  
 而下是山山邊皆盧葦敗草紛亂樹木叢雜時五更將盡  
 正走之間喊聲起處兩下伏兵皆用長鈎套索一齊並出  
 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身離雕鞍已被潘璋步將馬

宋江曰我弟兄弟多有性直剛勇之士等我調和衆心却再回話未進詩云

金帛重駮出薊州宋公寧不願封侯遼主若問歸降事雲在青山月在樓

宋江送待郎出城上馬去了宋江待待郎言與吳用說知吳用聽罷微意長嘆曰待郎所說有理果被奸臣專權日後縱使功成必無陸實之意遂其大遼實乃長計宋江曰軍師才說縱使宋朝負我豈不負宋朝久後也待青史留名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吳用曰兄若有忠就這條計上可取霸州宋江吳用計議已定只待秋涼行事

忠所獲關平聰得父已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精兵皆至四下圍住孤身獨戰力盡父子皆受執吳侯孫權恐廢了事自引諸將直至臨沮時東方已白聞已擒關公父子權大喜聚衆將于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伏于孫權否關公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聽吾一言吾與劉皇叔義同山海今日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能服耶權回顧與左右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厚禮宥之若何王簿左咸曰不可昔日曹操得此人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爵封漢壽亭侯賜美女十人如此恩養尚留不住其後五關斬將曹公憐其才而不忍除之今日自取其禍欲遷都以避其鋒况王公乃讐敵乎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孫權低首而言曰斯言是

次日與公孫勝在中軍閑話宋江問曰父聞先生師父羅真人乃盛世之高士敬煩賢弟來日引宋江去法座前恭拜一洗塵俗未知尊意若何公孫勝曰貧道志欲端望老母恭省本師見兄長連日軍務未定不敢開言既兄長要去來日同往次日宋江暫委吳用掌管軍馬慶備各香淨果金珠彩緞帶花茶戴宗呂方郭盛燕順馬麟六個頭領共八騎馬帶領五千步兵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宋江到山峯深處但見青松滿徑涼風偷炎暑全無端的好座佳麗之山公孫勝在馬上答曰有名喚做呼魚鼻山宋江看時但見

也急命推出是歲十月中旬關公于臨沮而亡與子關平一時遇害後史官有廟讚詩曰壯哉熊虎將趕趕漢雲長功蹟過韓耿聲名重馬張恩酬曹孟德死報漢中王大義奈天地英風播四方後宋賢作詩以挽關公曰少年爲客離蒲東濟困扶危立大功趕趕漢朝熊虎將巍巍當世美髯公時來官渡驚曹操數盡臨沮遇馬忠大義古今誰可及今人哀怨淚痕紅又史官廟讚詩曰烈烈三分將堂堂百戰身金戈衝殺氣鐵馬截征塵報國忠心壯隨親孝弟淳臨沮天數盡父子共歸神又替美關公父子之德仍哭其終云當年父子鎮荆襄吳魏何人敢跳梁權欲連和求配偶操將遷國避鋒芒子憑膽勇寧三國父仗神威定八方

四圍巖嶼八面玲瓏重，晚色映晴霞，灑灑琴聲飛瀑布，溪澗中漱玉飛瓊石壁上堆藍疊翠，白雲洞口紫藤高掛綠蘿垂碧，玉峯前丹桂懸岩青蔓裏引子蒼猿敲果呼群麋鹿啣花千峯競秀，夜深白鶴聽仙經萬壑爭流風暖幽禽相對語，僻地紅塵飛不到，山深車馬幾曾來。

公孫勝同宋江直至紫虛觀前下馬，懸額衣巾小校托着信香禮物來到鶴軒前一里間，但見荆棘蒼籬外面都是青松翠柏籬內盡是瑤草琪花中有三間雪洞羅真人正在內端坐誦經童子知有客來開門迎接公孫勝先進草庵前稟曰

弟子舊友山東宋公明受了招安奉勅命統兵破遼今到薊州特來恭祝我師真人便交請進宋江入庵羅真人降階迎接宋江懇請真人坐受拜禮真人曰將軍做國家大臣貧道乃山野村夫何敢當此宋江堅意要拜真人方挽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爐中焚香恭祝八拜次花榮等六人各禮拜畢真人都交請坐命童子獻茶真人乃曰將軍上應星魁替天行道今則歸朝此清名萬載不磨徒弟公孫勝本送貧道出家以絕塵俗奈是會下星辰不由他不來今蒙將軍屈駕重訪無可接待切乞恕罪宋江曰不才乃鄆城小吏逃罪上山感四

不意呂蒙施詭計可憐忠義一時亡。

關公父子自歸神之後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就賜馬忠騎下刀賜與潘璋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頭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于其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正說間一人報具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大驚與周倉登城視之果是王甫乃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于是麥城盡屬東吳却說關公一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爲玉泉山山上一僧名普靜元是汜水關鎮國長老是普靜禪師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艸爲菴每日坐禪參道止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是夜月白風清正當三更靜禪師正在菴中坐定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普靜觀之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關平右有周倉

隨公忽至玉泉山頂乘雲而起于空中高聲大呼普靜見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關公英魂頓悟卽落雲下馬叉手立于菴前曰吾師何人願求清號靜曰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何不識普靜也公曰某雖愚魯願聽教誨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只以公所行言之向日白馬隘口顏良並不待與公相聞忽然刺之此人于九泉之下安得而不抱恨哉今日呂蒙以詭計害公安足較也公何必疑惑于是公遂從其言入菴講佛法卽拜玉泉山普靜長老爲師後往往顯聖鄉人累感其德就于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傳燈錄記云大唐高宗儀鳳年間開封府尉氏縣有一秀才累舉不第三上萬言策皆不中選遂乃出家法名神秀拜蘄州黃梅山黃梅寺五祖弘忍禪師爲師學大小乘之法後雲遊至玉泉山閒玩隨坐于怪樹之下見一大蟒神秀

方豪傑望風而來同聲相應思如骨肉今蒙奉詔統兵征遼運涉真人仙境風生有綠浮一瞻拜萬望指迷前程之事不勝萬幸真人曰天色已晚荒山草榻權宿一宵來早回馬尊意若何宋江曰正欲我寺點悟愚迷安忍便去隨即喚送人托過金珠彩緞上獻真人曰貧道僻居野叟寄形宇宙縱使金珠彩緞云無用處隨身布衣遮鉢將軍統數萬之師日費千金所賜之物乞賜納回盤中藥物可留當晚供獻素齋真人令公孫勝回家省母明早却來隨將軍回城宋江把心腹之事備細告知真人愿求指迷真人曰將軍忠心與天地均同

端然不動次日樹下得金一藏就于玉泉山創建道場因問鄉人此何廟宇鄉人答曰乃三分時關公顯聖之祠也神秀折毀其祠忽然陰雲四合見關公提刀躍馬于黑雲之中往來馳驟神秀仰面問之公且言前事神秀即破土建寺就令關公為本寺伽藍至今古跡尚在神秀即六祖也傳曰關公在生之時敬重士大夫撫恤下人有互相毆罵者告于公前公以酒和之後人爭聞不忍告理常曰恐犯爺爺也時人為此不忍繁賣焉故自古訖今皆稱曰關爺爺也張飛平生性躁雖敬上士而不恤下人凡有士卒爭聞告于飛前不問曲直並皆斬之後人為此不敢告理但恐斬之所以關公為人民不忍犯張飛為人民不敢犯其貴重也如此後宋朝崇寧年間關公出現顯聖故封為崇寧直君因解州鹽池軍屯神作耗乃

他日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只是命薄不得全美宋江曰莫非此身不得善終真人曰非也將軍亡必已寢屍必居墳只是好處多磨憂中少樂得意濃時便當退步勿久戀富貴宋江再告富貴不圖但願弟兄常聚足滿微心真人笑曰大限到來豈容汝戀乎宋江再拜求真入法語真人命童子取紙筆寫下八句法語云  
忠心者少義氣者稀幽燕功畢明月虛輝始逢冬暮鴻鴈分飛吳頭楚尾官祿同歸  
宋江看畢不曉其意再拜懇告真人曰此乃天機不可泄漏他日應時將軍自知夜深待將軍歇息來

公神力破之後累代加封義勇王崇寧真君至今顯聖護國祐民故宋賢有古風詩一首備贊義勇武安王之功德云  
憶昔將軍起鮮梁彪形九尺有餘長眼如丹鳳朝天柱眉若卧蠶侵髻傍髯拂烏雲吞曉日面如重棗薄秋霜馬騎赤兔追電影刀偃青龍噴雪光桃園結義過山嶽誓同生死共劉張開旗勦滅黃巾寇勇烈英名播四方酒未温時華雄喪馬却到時車臂亡不降曹操只降漢一宅分為兩院墻曾于官渡施神勇立誅文醜刺顏良千里獨行世莫比五關斬將莫能當古城稟會表忠節搥鼓三通斬蔡陽華容道上酌恩德荆州城内鎮邊疆單刀赴會真豪傑水滄七軍妙度量操欲遷都避銳氣吳議求親寧荆襄呂蒙一旦施詭計白衣搖櫓渡關防麥城守困軍旅散臨終父子魂渺茫玉泉山頭夜顯聖

早再會宋江收了法語宿歇一宵。次早公孫勝已到草庵真人交備素饌相待再與宋江曰貧道一言可稟徒弟公孫勝俗緣日短道行漸長今跟將軍去幹大功如奏凱還京望將軍還放一者使貧道有傳授之人二者免徒弟老母倚門之望未知將軍雅意何如宋江曰師父法旨安敢不聽當下眾人拜辭真人真人直送出庵相別宋江等再回蘄州詩云

兵隙乘驂訪道流紫虛仙觀白雲稠當壇乞得幽玄語楚尾吳頭事便休

宋江等回城中入衙衆到後堂宋江取出真人八句法語遞與吳用

解州城內神昭彰歷代加封贈尊號崇寧年間朝宋皇生作三分熊虎將死爲義勇武安王

自關公歸神之後吳侯盡收荆襄之兵將父子信息招安各處人馬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昔日此人與劉張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損其父子必起傾國之兵與彼報仇矣備奮力死敵則東吳之地何可當也權聞之大驚乃跌足曰孤失其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昭曰主公勿憂其有一計今西蜀之兵不犯東吳使荆州如磐石之安也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痛哭關公 第一百五十四回

却說吳侯求計於張昭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久思得漢上之士矣劉備急欲報仇必歸命於操操貪

看詳不曉其意自此屯軍在蘄州一月有餘至七月半後趙樞密行文書到說奉朝廷勅旨催兵出戰宋江接得樞密院札符與吳用計議前至玉田縣合會俊義等操練軍馬分撥已定忽報侍郎又到宋江問曰侍郎渡降如何侍郎曰乞退左右宋江喝退軍士侍郎乃言俺國生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將軍歸順必當建節封侯宋江答曰前者足下乘時衆軍皆知其意內有一半不肯歸順我若同侍郎幽州朝見即主副先鋒盧俊義必然引兵追我今且先帶些心腹之人侍郎即可棟那座城子我安身他若引兵趕來那時却好回避他待我說

其利必然納之則二處連兵則東吳有累卵之危矣不知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也蜀魏相攻看其急慢然後于中取事此計可保東吳西蜀亦可圖之如得兩川之地何惧曹操乎權從其言即設宴大會諸將賞犒三軍惟呂蒙點兵未至權曰全荆州者皆呂子明如何不至使人請之忽報呂蒙至權自出迎接撫其背曰孤久不得荆州今稱心滿意皆子明之功也蒙謝曰一者乃主公之洪福二者乃諸將之虎威蒙何足掛齒也權讓蒙上坐蒙再三推辭坐於其次權舉盃而言曰昔日周郎雄烈蓋世膽量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後不幸而亡魯子敬代之子敬一見孤時便有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勸孤降之孤與子敬并周郎開廓大計赤壁鏖兵全獲其功此二快也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如子敬周郎多矣於是呂蒙

他不聽却和他厮併他必回報東  
京別生支節我等那時朝見即王  
引領大遼軍馬却來與他厮殺未  
為晚矣侍即心中甚喜便曰俺這  
裡緊靠霸州有兩隘口一個喚作  
益津關兩邊都是峻峻高山中間  
只一條駟路一個是文安縣兩而  
都是惡山過的關口便是縣治將  
軍若如此可往霸州安身宋江曰  
若得如此待我使人回家搬取老  
父以絕根本侍即可暗使人來引  
我去只今夜我等收拾侍即大喜  
別了

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吳用  
朱武到薊州一同計議取霸州之  
策盧俊義願令去了吳用朱武暗

分付眾將依計而行宋江帶林冲  
花榮朱全劉唐穆弘李逵樊瑞鮑  
旭項充李逵呂方郭盛孔明孔亮  
共計一十五員頭領一萬軍校只  
等侍即到便行過兩日只見侍即  
飛馬而來對宋江曰俺國主知將  
軍歸順請在霸州與國舅相會却  
再取老小未遲宋江聽了曰愿去  
的軍將收拾已完幾時可行侍即  
曰今夜便行宋江即傳令都交馬  
摘鈴軍脚放黃昏開城西門便出  
侍即引數十騎引路約行二十餘  
里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叫聲苦  
也說曰約下軍師吳用同來不想  
慌速不魯等他如今軍馬慢行快  
使人去接來當時已是三更前面

接酒欲飲忽然擲而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  
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吾否眾將大驚急救時家推孫權  
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神眉倒豎雙眼圓睜而言曰吾  
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年矣被汝一旦以姦計圖  
之吾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以追呂賊之魂吾乃漢壽亭  
侯關雲長也權大驚慌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七  
竅鮮血迸流死於座下眾將見之且夕恐懼權將呂蒙屍  
首具棺柳莖之贈南都太守潺陵侯其子呂霸襲爵蒙死  
年四十二歲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初七日也後史  
官評呂蒙曰

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兇新盪荆城仗威東  
下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  
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斷識軍計諳郝普誘關羽  
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國士之量豈徒武

將而已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并錄焉

却說關公顯聖追了呂蒙孫權懼其神威將公神恭敬不  
敢怠慢今使星夜送與曹操此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  
忽報東吳差使賞關公首級至操大喜曰關公已亡吾無  
憂也言未畢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  
之乃王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日劉關張三人在  
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圖了關公懼其復仇故  
將首級獻與王上使備知是王所殺不去攻吳却來攻魏  
蜀魏交兵急難休息東吳於中看其動靜或取兩川或取  
中原隨勢而行也故知移禍于魏矣春秋云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之事今日正猶此也操大驚曰仲達之言是  
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王上可將關公英靈刻  
以香木之軀葬以大臣之禮使人皆知則劉備深恨孫權  
必盡力南征矣吳蜀交鋒之際却因其勢而襲之蜀勝則



已到隘口。侍郎喝聲開門。把關門將放開。關口軍盡度。關直到霸州。天色將晚。侍郎請宋江入城。報知國舅康里定安。這國舅是遼王皇后親兄。最有權勢。膽勇過人。同兩員侍郎守住霸州。一員姓金名福。一員姓秉名清。聽報宋江來降。便交軍馬且在城外下寨。只交宋先鋒請進城。侍郎便同宋江入城來。見國舅。見宋江一表非俗。乃降階而接。叙禮畢。國舅曰。久聞將軍名傳寰海。威鎮中原。俺主好生慕愛。宋江曰。領國舅陰當。盡心報答。即王之恩。國舅大喜。賞勞三軍。盡令入城屯札。宋江與侍郎曰。昨者與足下來。速忘了吳軍師。煩差人報

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則不久也。願王思之。操曰。仲達之見真神算也。遂令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曰。久不曾見將軍也。言未訖。則見關公神威急動。鬚髮皆張。操忽然驚倒。眾將急救。良久方醒。吁氣一口。乃顧文武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一節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遂設牲禮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今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褒贈荆王。差官看守。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到西川。成都孔明奏曰。王上先夫人去世。吳夫人女。孫夫人。南歸。必難再來。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正其內。漢中王從之。孔明復奏曰。劉焉長子。劉瑁之妻。吳氏守寡在家。此婦美而且賢。乃吳懿之妹也。懿少亡父母。將妹入川。傍依劉焉度日。有一相者。相吳氏曰。此女後必大貴。非后

與把關軍將。倘有軍師吳用來時。分付便可放他進關。侍郎即差人去益律。關文安縣二處。說知但有一秀才模樣的人。姓吳名用。便可放過。文安縣得了放吳用將令。忽報有軍馬奔關上來。把關將見一騎馬秀才。背後一僧一行者。又數十個百姓。都趕上關來。到關前大叫。我是吳用。來尋兄長。被宋軍追趕得緊。快開門救我。把關將見。隨即開關放入。吳用來。只見僧人行者也。推入關。上入當住。和尚曰。我出家人。被軍趕得緊。可救咱們。把關軍定要推出那和尚。行者大叫曰。俺是殺人的太歲。魯智深。武松便是。和尚輪起鐵杖。武行者

則妃也。因此劉焉有妄想之心。娶與長子劉瑁為妻。娶不數月。瑁患心痛而死。其婦寡居。川人皆知其賢。亮知其賢。方敢勸王納為妃。可也。備曰。劉瑁與吾同宗。於理不可。法正諫曰。論其親疎。何異。瑁之與子。固乎。備依允。遂納為正妃。後在川生二子。長子劉禪。字公壽。次子劉理。字奉孝。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累累求親。關公力阻之。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正商議間。荆州報捷使命。數次而至。忽又報關興到。其言水滸七軍功蹟。因此不敢動移。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全獲其功。江邊墩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眾皆喜悅。比及天晚。各散。當夜玄德自覺渾身肉顫。睡臥不安。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是何人。寅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問之三次。皆不應。玄德疑怪

擊出雙刀，便殺那數十個百姓，便是解珮、解寶、李雲、楊林、石勇、時遷、段景住、白勝、郝保、四一、凌奪了關口。盧俊義引兵都趕到關上，一齊殺入文安縣來，把關將逃走。吳用飛馬奔到霸州城下，守門官報入。宋江與侍郎在城邊相接，便交引見國舅。吳用說曰：「小生出城來，不想俊義知覺，直趕殺來，追到關前，不知後面如何。」流星探馬報來說曰：「宋兵奪了文安縣，軍馬殺近霸州。國舅便欲點兵迎敵。」宋江曰：「未可調兵，我用好言語招撫他。若不從，却戰未遲。」國舅與宋江一齊上城，只見俊義躍馬橫鎗，多門旗之下高叫曰：「交反臣宋江。」

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玄德曰：「兄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義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而告曰：「願兄起兵，當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圓夢。孔明入內，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乃是王上心思關公，以致此夢。何必多疑。玄德再三懇問，孔明以善言解之。孔明辭出至東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總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官，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今有一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殞矣。其故來報。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已落荊楚之地，預知雲長禍已及矣。但恐王上憂慮，未敢言也。昨夜主得一夢如此，吾以善言寬之，恐傷其心故也。二人正議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關公已故，丞相因何瞞我？」孔明視之，乃是漢中王也。孔明許靖奏

出來。宋江在壕牆邊，指着俊義曰：「宋朝賞罰，不明奸臣當道，汝可同歸扶佐遼主，不失梁山相聚之義。」俊義大罵曰：「俺在北京安家樂業，你賺我上山，天子三次招安，有何虧你？今反背朝廷，禽獸何及。宋江大怒，便開城門，差林冲、花榮、朱全、穆弘四將，齊出，俊義躍馬橫鎗，直取四將，聞二十餘合，撥馬望城中，便去。俊義鎗招軍馬，一齊趕殺入來。林冲、花榮占在吊橋，回身再殺，詐敗誘引，俊義搶入城中，三軍吶喊。城中宋江等諸將，一齊接應，國舅與侍郎，束首被擒，諸將都在州衙，求見宋江。宋江傳令，請定國舅、并侍郎等，以札相待。宋江曰：「汝意

曰：適來所言，皆虛疑之事耳。未足深信，願王上寬懷勿生遠慮。」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靖正勸諭之間，忽近侍奏曰：「良伊籍至。」玄德召入問之，却纔呈上表章，未及折觀，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玄德急召入問之，化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則吾弟休矣。」孔明又奏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王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襄之急。」玄德泣而言曰：「雲長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孤弟玄德一面差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潘璋部將馬忠所困，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殺神醫華佗 第一百五十五回

却說漢中王昏倒於地，眾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室。

主不知我非比。嘯聚山林之輩。吾乃是列宿之臣。豈肯背主降。豈只要取汝霸州。特地乘此機會。今已成。功。國。舅。等。請。回。本。國。俺。無。殺。害。之。心。但。汝。等。家。屬。俱。各。放。還。霸。州。城。已。屬。天。朝。汝。等。勿。得。再。來。爭。執。今。後。刀。兵。到。處。無。有。再。容。宋。江。號。令。已。了。將。內。應。有。番。官。盡。遣。起。身。隨。國。舅。回。幽。州。去。了。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鋒。盧。俊。義。引。一。半。軍。馬。回。守。薊。州。宋。江。將。一。半。軍。馬。守。住。霸。州。差。人。飛。報。趙。樞。密。且。說。國。舅。三。個。侍。郎。帶。眾。婦。到。燕。州。來。見。即。主。奏。說。宋。江。詐。降。占。去。霸。州。即。主。聽。了。大。怒。喝。罵。侍。郎。你。這。佞。臣。無。謀。壞。國。致。失。霸。州。與。我。拿。去。斬。

送罷湯藥。孔明勸曰。王上少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關公平日剛而自矜。今日有此禍也。王上且宜保守萬金之軀。徐徐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在桃源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若不雪恨。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又哭絕於地。眾官急救方醒。一日哭絕三五次。眾官勸解。玄德三日水漿不進。但痛哭而已。淚濕衣襟。斑斑成血。孔明再三言曰。關公沒於不幸。王上念舊日之盟。理宜報仇。倘若推殘。誰肯盡心竭力。而報仇雪恨也。玄德曰。孤已與東吳誓不負前盟。前日也。孔明曰。人報東吳。恐王上報仇。將關公英靈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移禍於魏。魏多人物。已知其心。故勸操以厚禮葬之。是令王上歸怨于吳也。玄德曰。吾今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兵侵魏。魏亦令我兵侵吳。各懷讒計。乘空而圖之。王上

了班中兀顏進前。故奏曰。即主勿憂。乞免斬侍郎。臣引部下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前去一鼓而收。說言未絕。班中轉出。賀統軍。奏曰。殺雞焉用牛刀。不消正統軍自去。只賀某聊施小計。使他死無葬身之地。即主大喜。願聞妙策。交三軍入馬。即時死。一代英雄。咫尺休且聽下回分解。

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眾官齊諫。玄德方纔進膳。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掛孝。玄德親出南門祭葬。號哭終日。繼之以夜。却說魏王在洛陽。自堯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乃問文武眾皆答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奏曰。洛陽良工。蘇越最巧。操召入。令畫圖象。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恐無棟梁之材。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即令人工砍伐。鋸解不開。斧砍不入。次日回報。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下馬。仰觀其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欲砍之。鄉老數人諫曰。未可。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下老龍伏潭中。王若伐之。必主禍也。操大怒曰。

嶺統軍姓賀名重寶是大遼國中  
 孔顏統軍部下副統軍之職身長  
 一丈力敵萬夫善行妖法使一口  
 三尖兩刃刀見提督諸路軍馬重  
 寶奏主曰論臣之計這幽州地面  
 有個去處喚做青石峪一條路入  
 四面盡是高山臣撥十數騎引其  
 直入裏面諷軍外面圍住交他進  
 退無門餓死此地統軍曰惟恐計  
 不諧耳賀統軍曰他得全勝氣滿  
 志驕必圍幽州俺分兵前去誘引  
 他必乘勢來趕斷然深入重地遼  
 主從計賀統軍引兵到幽州城下  
 將軍馬分作二寨望霸州薊州進  
 發傳令兩個兄弟前去領兵大兄  
 弟賀拆去打霸州小兄弟賀雲去

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  
 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逆孤意子不語怪力亂神量此一樹  
 有何疑耶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鏗然有聲血濺滿身  
 再欲砍之血濺滿向左右衣襟盡赤操愕然大驚擲劍上  
 馬回至宮內是夜三更操睡臥不安坐于殿中忽然怪風  
 驟起風過處一人披髮仗劍渾身皂衣直至面前操急問  
 之曰汝是何人其人答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造建始殿  
 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故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呼  
 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望操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其  
 人不見頭腦疼痛不可忍也急傳王旨遍求良醫治療不  
 痊眾官皆憂華歆入奏曰皇上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乃  
 是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然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才歆  
 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人妙手世之罕有但有  
 患者或用藥或用鐵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

打薊州都不可贏他只可詐敗引  
 入幽州境界自有計策宋江在霸  
 州報來遼兵侵犯薊州調兵救護  
 宋江留下軍馬守定霸州其餘大  
 兵拔寨都起往薊州與盧俊義兵  
 約日進發賀拆引兵霸州來却好  
 接着宋江軍馬不曾聞得三合賀  
 拆敗走宋江不追賀雲去打薊州  
 正迎着胡迪灼不戰自退宋江會  
 合盧俊義商議攻取幽州之策吳  
 用宋武曰幽州分兵兩路而來此  
 必是誘引之計且未可行俊義曰  
 軍師錯矣那廝連輸數次如何是  
 誘引之計當取不取過凌難逢宋  
 江曰這廝勢窮決無策可施吳用  
 朱武阻當不住宋江將軍馬分作

疾藥不能効者便以麻肺湯飲之須臾就如醉死却用尖  
 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臟腑剝肺剗心其病人畧無疼痛  
 然後以藥線縫其口敷藥末或一月或二十日之間即平  
 復矣其神効如此甘陵相夫人有孕六月腹痛不能安陀  
 視其脉曰脉中是男胎也已死多時何不治療遂以藥下  
 之果男胎旬日而愈一日陀行旅道上見一人呻吟之聲  
 陀曰此乃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齏汁三升  
 即飲而愈其人歸家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  
 患者將蛇赴陀家致謝一小兒引患者視之見數條蛇懸  
 於壁上又有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陀  
 曰胃中有虫數升欲作内疽益為食腥之故陀以藥飲之  
 吐虫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乃魚腥之  
 物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又發必死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  
 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痒不可當今陀視之陀曰內有飛

三路起行以見前軍來報遼兵已至宋江遂到軍前看時一彪身旗向山坡前搖閃當先一員番將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明霜鎖鉢盔身披耀日連環甲足穿抹綠雲根靴腰係龜背狻猊帶襯着錦綉緋紅袍執着鐵桿狼牙棒手持三尖兩刃八環刀坐下四蹄雙翼千里馬旗上寫的大遼副統軍賀重寶沸馬橫刀出陣宋江看曰遼國統軍必是上將誰敢出馬說猶未了大

上一下奮展翅刀開刀併數丈寒光馬蕩馬動半天殺氣開勝與賀統軍聞到三十餘合賀統軍氣力不加撥回馬望本陣便走閃勝策馬追趕賀統軍引兵奔轉山坡宋兵追趕約有四五十里聽得四下里戰鼓齊响宋江急叫回軍山坡左邊撞着番軍攔路宋江分兵迎敵右邊又撞出一軍前面賀統軍勒回夾攻宋江軍馬四下救應不及被番兵撞作兩段盧俊義在後面廝殺不見前面軍馬急尋門路殺出只見腸窩裡又撞出番軍喊殺連天將宋江圍在垓心盧俊義調撥衆將左右衝突尋路出去衆將疲損精神四下里忽見陰雲閉

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有一人在途被犬咬其足指隨長一塊痛痒不可當陀曰痛者有針十箇痒者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應其言此華陀真乃扁鵲之神醫也見居金城離此不遠王上何不召之操即差人黑夜請華陀入內操令診脉視之陀曰此是王上風息所患之病也操曰孤平日患偏頭風不時舉發五七日不飲食甚是疼痛汝可治之陀曰此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謎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此病可以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王上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自然無憂矣今王上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骨孤腦袋安可比臂也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而與其入復仇耶呼左右拏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之罕有未可廢也操叱之曰天下

無此鼠輩急令追拷華陀受刑不過只可屈招謀殺魏王等情獄中有一禁子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吾今死於非命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深感汝恩無可以酬我修一書汝可遣一人送與我家取將青囊書來付汝以繼吾神効也吳押獄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後醫治天下病人以全先生之德也陀即修書付吳押獄曰吾臨來時將青囊書與妻藏之矣吳押獄辭了華陀直至金城問陀妻取之其妻將青囊書與吳押獄回家令藏之旬日之後操病越加沉重華陀死于獄中吳押獄却了差役回家問妻要書行醫治病妻曰青囊書吾已燒毀也夫問其故妻又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吾故知此所以毀之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後人有詩曰神醫妙手最爲良傳得仙人海上方愚婦焚燒真可恨

合黑霧遮天。白晝如夜。不分東西。南北俊義心慌。引支軍馬殺出。大遼兵馬趕殺。過去一山口。俊義引衆將入去。只見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對面不見約莫。二更前後。方纔風靜。雲開。漫見一天星斗。衆人看時。四面盡是高山。疊疊是懸崖峭壁。無路可登。隨行人馬。只見徐寧索超。韓滔。彭圯。陳達。楊春。周通。李忠。鄒淵。鄒潤。楊林。白勝。大小十二頭領。五千軍馬。都集於星光之下。盧俊義曰。軍士廝殺一日。神思困倦。這里權歇。明日却尋歸路。有詩為証。

四山環繞路難通。原是陰陵死道中。若要大軍相脫釋。除非雙

後人無復見青囊。

又詩曰

姦臣曹操苦頭風。不信神醫有妙功。若信華醫將腦劈。尚存身在洛陽宮。

却說魏王自殺華陀之後。病勢不退。又憂吳蜀。未知如何。正慮之間。近臣忽奏東吳又遣使至。操召人使呈書與曹操。操拆封視之。書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以歸皇上。伏望早遣大將剿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時有侍中陳羣尚書桓階。二人伏地奏曰。漢室自安帝以來。國祚已衰。非止今日。王上功德巍巍。生靈仰望。故孫權在外。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王上早登大魏皇帝。而即正統。復何疑焉。操笑曰。吾自事漢三十餘年。雖有功德。位至

翼駕罡風

宋江廝殺間。只見黑雲四起。走石飛沙。對面不見公孫勝馬上。知是妖法。急提寶劍在手。口念有詞。喝聲道。疾把寶劍指點之處。只見陰雲四散。狂風頓息。大遼軍馬不戰自退。宋江驅兵殺透重圍。退到一座高山屯札。計點大小頭領。不見盧俊義等一十三人。至天明遣胡延灼。關勝。林冲。秦明。各帶軍兵。四下裡去。光了一日。不知消息。宋江取玄女課占曰。大象不坊。只是爾在此陰之處。難得出來。宋江遂遣解珍。解寶。扮做獵戶。遠山來尋。又差時遷。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打聽消息。解珍。解寶。披上虎皮袍。拖

于王于身是矣。何敢更望於外乎。夏侯惇諫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以來。能除萬害。為百姓所歸者。即生民之主也。今王上即戎三十餘年。功業者于黎庶。今天下投歸。理合順民。應天。復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有天命在。孤。即為周文王矣。後有詩云。

奸雄曹操立功勳。久欲臨朝廢漢君。只恐萬年人唾罵。故言吾願學周文。

司馬溫公亦曰。操欲篡位久矣。猶畏其名。而不敢行。故言願為周文王也。

操謙辭不允。司馬懿曰。今江東孫權。既稱臣而來歸附。王上可以封之。令拒劉備也。操曰。此理極善。遂集文武商議。封吳之事。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魏太子曹丕秉政第一百五十六回  
曹操聽司馬懿所言。與多官商議。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

了鋼又望深山四邊。只一望不見人烟。都是亂山疊嶂。是夜月色朦朧。遠望見山畔一點火光。弟兄兩個曰。燈光之處。必有人家。且去討些飯吃。來到一個去處。結數間草屋。解珍解寶推開扇門。燈光之下。不見個老幼。兄弟放下鋼叉。納頭便拜。那婆曰。我只道是孩兒來家。不想却是客人。你是那里獵戶。怎生到此。解珍曰。小人原是山東獵戶。因來此間買賣。不想作亂。消拆太錢。無甚生理。只得來山尋些野味。養口。迷失路徑。來到這里。借宿一宵。望老婦。收留。那婆曰。我家兩個兒。也是獵戶。客人少坐。我安排晚飯。與你吃。解珍稱

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往東吳封權。權受爵已畢。隨遣使上箋謝恩。送于禁還都。操病轉加。是夜子時。夢三馬同槽。及曉召賈翊曰。孤昔夜夢三馬同槽。疑馬騰馬林馬鐵三人。故將馬騰全家殺之。今夜復夢之。詔奏曰。祿馬皆吉兆也。衆官言祿馬向于曹皇。上何必疑焉。操因此不疑。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好雄畧。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日天晚。文武皆散。夜至三更。操覺頭目昏眩。起伏於几上而臥。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問之。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并國舅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之。忽然一聲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近臣將操救出別宮養病。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如此。爲何。羣臣奏

謝不多時。只見門外兩人。扛箇犛子入來。那婆曰。孩兒你且放下犛子。與這兩位客人。廝見解珍解寶。慌忙下拜。那兩個答禮已罷。便問客人何處。因甚到此。解珍解寶說知前情。那兩個曰。俺姓劉。排行第一。兄弟劉二。祖居在此。父不幸死了。只有母親。專靠打獵營生。此間路徑甚雜。俺們尚有不認的去處。你兩個是山東人氏。如何到此。問討得衣服吃。你休瞞我。二位敢不是打獵戶麼。解珍解寶曰。既到這里。如何藏得。實訴與兄長。解珍解寶跪曰。小人兩個。是梁山泊。跟隨宋公明。今受招安。來破大遼。前日與賀統軍大戰。被他衝散。

曰。主上當命道士設醮薦揚。操難曰。聖人有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將盡。雖日用萬金。安可救也。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國舅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前將軍曹洪侍中。陳群中大夫。賈詡。王簿。司馬懿。同至卧榻前。囑以後事。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矣。羣凶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收服。孤今病危。必然難逃。今以大事囑汝四人。孤長子曹芳。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沒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爲人虛華。少於誠實。嗜酒放肆。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芳。篤厚恭謹。才智兼全。可任大事。汝等宜輔佐之。各懷忠義之心。以圖悠久之計。勿得怠慢。言訖。長嘆一聲。淚如雨下。氣絕而亡。壽六十六歲。時建

一支軍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打探消息那兩個笑曰你二位既是好漢請起火坐俺當教你下落將酒飯相待曰飲酒間劉一問曰俺久聞宋公明替天行道果如此麼解珍答曰俺兄長專以忠義為王誓不擾害善良單殺濫官污吏倚強凌弱之人劉一聽罷稱贊不已解珍曰我一支軍馬不知陷落何處望你指教後必重酬劉一曰俺這北邊幽州管下有個去處喚做青石峪只有一條路入去四面盡是懸崖峭壁若塞斷那條路口焉能得出多是陷在那里如今你那宋先鋒屯軍之處喚做獨鹿山這山前平坦可以廝殺山頂又

可望四邊軍馬你要救那支兵要打開青石峪口方纔得進那峪口有兩株大柏樹形如傘蓋四面盡皆望見更防賀統軍會行妖法解珍解寶得這言語拜謝連夜回見宋江把前情備細說知宋江失驚再與吳用商議正說之間小校報曰段景住召勇引白勝來了宋江曰白勝是與盧先鋒同陷的既回隨即喚問時段景住先說我和石勇正在高山觀望只見山頂上一箇大毡滾將下來直滾到樹邊若時却是白勝便曰盧俊義與小弟等正廝殺間只見天昏地暗不辨東西盧頭領便交只顧殺將入去四圍盡是高山無計可出又無糧

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下旬也後史官有詩曰  
 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烟動靜皆存智高低善用賢長  
 軀百萬眾親註十三篇豪傑同時起誰人敢贈鞭  
 又史官贈擬操行狀云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  
 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決機乘  
 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  
 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削平海內三十餘年手不  
 釋卷晝則講武夜則思經登高必賦對景必詩深明音  
 樂善能騎射曾在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  
 器械無不出盡其妙是以遂成大業開創洪基也  
 晉平陽侯陳壽評曹操曰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  
 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覽申商之法術講韓白之奇  
 策官方受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摠御  
 皇機允成洪業者為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  
 超世之傑矣  
 宋賢贊曹操功德詩曰  
 漢末挺生曹孟德曾蟠星斗氣凌雲智謀超越數員將  
 才德惟慳萬乘君雖秉權衡欺弱主尚存禮義効周文  
 當時若使無公在未必山河絕處分  
 唐太宗曾祭魏武祖云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前賢又貶曹操詩曰  
 殺人虛墮淚對客假追歡鳩酒時時飲兵書夜夜觀秉  
 珪陞王輦帶劍上金鑾歷數奸雄者誰如曹阿瞞  
 宋鄴郡太守晁堯臣登銅雀臺有詩嘆曰



草盧頭領着小弟從山頂上滾將下來尋路報信。正遇石勇段景住望見早發救兵前去。遲則諸將必然困死。

青石峪中人馬陷絕無糧草。濟飢荒暗將白勝重毡裹滾下山來報宋江。

宋江聽罷忙點軍馬令解珍解寶引路望大栢樹便是。峪口傳令交馬步軍併力殺去。入馬行至天明。望見山前兩株大栢樹。果然形如傘蓋。解珍解寶引軍殺到。峪口賀統軍兵馬攔林冲迎着賀拆交馬兩合。把賀拆搦死。馬下李逵樊瑞鮑旭引紐手項充李衮直殺入遼陣。迎着賀雲李逵一斧剝

在馬下賀統軍見拆兄弟便作起妖法。只見狂風大起。就地生雲。迷合峪口。公孫勝在馬上掣出寶劍。口中念數句。喝聲道。疾。只見四面狂風掃退浮雲。現出明朗。一輪紅日。馬步二軍衆將向前。捨死群殺。遼兵賀統軍見作法不行。敵軍衝突的緊。自舞刀拍馬殺過陣來。只見兩軍一齊混戰。宋江殺的遼兵東西亂竄。馬軍追趕。遼兵步軍便去扒開峪口。原來被這遼兵重疊。將大塊青石填塞住。這條出路。步軍扒開峪口。殺進青石峪內。盧俊義見了宋江軍馬。皆稱慚愧。宋江傳令。教且休趕遼兵。收軍回獨鹿山。將息被困入馬。盧俊義

堪嘆當時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昆吾直上金鑿殿。蔓草空餘銅雀臺。鄴土應難逃醜惡。漳河常是助悲哀。臨風感慨還嗟嘆。向日奸雄安在哉。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報與魏太子曹丕。一面報與鄢陵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多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柩。赴鄴郡而來。却說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衆將再三勸解方息。遂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櫬。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掛孝。拜祭哀聲大震。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太子哀息。百官暫止。何不且議大事。衆視之。乃司馬孚也。見爲太子中庶子。孚厲聲而言曰。王已晏駕。天下震動。當早立嗣君。以鎮萬國。何但哭泣也。群臣曰。太子宜登寶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敢造次而行耳。忽班部中。又一人出口。遲已遲已。不視之。乃廣陵東陽人也。姓陳名矯。字季弼。見爲兵部尚書。矯曰。王上

已薨。太子在側。若等詔命而分彼此。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在手。指官僚怒曰。敢亂吾言者。割袍爲例。言訖。一劍割下袍袖。百官悚懼。擁不至殿。正欲扶立。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至。衆皆大驚。及至問之。歆曰。今魏王晏駕。天下震動。汝等久食君祿。何不早立太子。衆官應曰。正欲立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了詔命來矣。衆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令百官跪聽。制曰。

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兇。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辰二十有餘載矣。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予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世。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

見了宋江放聲大哭道若不待仁  
兄垂救幾喪兄弟性命宋江盧俊  
義同吳用公孫勝並馬回寨將息  
三軍解甲暫歇次日軍師吳學究  
說道可乘此機會就好取幽州若  
得了幽州遼國之亡唾手可待宋  
江便叫盧俊義等一十三人軍馬  
且回薊州權歇宋江自領大小諸  
將軍卒人等離了獨鹿山前來攻  
打幽州正是萬馬奔馳天地怕千  
軍湧羅鬼神愁畢竟幽州怎生攻  
打且聽下回分解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十四

錢塘 施耐庵 編輯

○宋公明天戰幽州 呼延灼  
力擒番將第七十七回

胡馬嘶風蕩塵土旗幟翻、雜  
鉦鼓黃旗番將跨雕鞍、插箭  
弓排隊伍、搖鞦韆、馬望南來、簡  
簡揚威、并擢武刀、誅北海赤鬚  
龍、劍斬南山白額虎、梁山泊內  
衆英雄、胸中勁氣吞長虹、一朝  
掃順遵大義、誓清天下誅群兇  
奉宣直抵幽燕界、累奪城池建  
大功、兀顏統軍其良將、神机妙  
策裝飛熊、幽州城下決勝負、青  
草山前塵影紅、擒胡破虜容易

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勞祗厥緒時亮  
庶功以稱朕意嗚呼可不勉與建安二十五年春二月  
日詔

是時華歆諂事於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惧其勢  
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百官並  
不敢言其非者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  
會慶賀之間忽報鄢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千萬大軍來到  
不大驚遂問群臣曰孤黃髮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  
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知之柰何忽階下一人應聲  
出曰臣素知鄢陵侯之所行當以片言折之衆皆稱曰非  
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庚集二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曹子建七步成章 第一百五十七回

出班奏者乃河東襄陵人也姓曹名達字梁道見為諫議  
大夫曹丕大喜就令曹達去說之達至城門下迎見曹彰  
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達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  
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有也問其何意彰默然無語行  
至宮門達問彰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王位耶欲為  
忠孝之人耶欲為悖逆之人耶彰曰吾來奔喪並無異心  
達曰既無異心因何提兵至此使王上與群臣猜疑也彰  
即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哭  
罷方始成服將本部軍馬蓋交與丕丕令彰回守鄢陵彰  
拜辭而去曹丕即位傳令旨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

事盡在功名掌握中

却說賀統軍正退回城中見折了兄弟心中納悶又探馬報到有宋軍來攻幽州賀統軍上城看時却是遼國旗號紅旗寫銀字乃是遼國附馬大真胥慶只有五千餘人這一支青旗軍馬旗上都是金字盡神雜尾正是黃門侍郎左執金吾上將軍李集乃是李陵之後世襲金吾之職見在雄州屯札却領有一萬軍馬往常侵犯大宋邊界正是此輩聽得遼主拆了城子因此調兵前來助戰賀統軍見了大喜差人去報兩路軍馬且休入城交去山背後埋伏待我軍馬廝殺引宋兵兵來左右掩殺遂引兵出

年封賈翊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

僚盡皆陞賞曹操于高陵謚號武祖華歆奏曰鄢陵侯曹彰交割軍馬已赴本國去了所有臨苗侯曹植蕭德侯曹熊一人不來奔喪望曹問罪不從之即差二使往二處問罪忽一使回報蕭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不令厚葬追謚蕭懷王不一日使命回報臨苗侯曹植常與丁儀丁廙酣飲並不奔喪臣傳王旨植端坐不動丁儀罵曰休胡說昔日先王在時欲立吾子為太子被議臣所阻今王喪未及旬日便問罪于骨肉此何理也丁廙又罵曰據吾王聰明冠世下筆成文皆有王者大體今反不得位你面堂之臣皆肉眼愚夫不識聖賢禽獸何異植遂大怒叱武士將臣打出丕聞言大怒即令許褚領三千虎衛軍火遠擒來褚領軍飛奔臨淄比及到郡守關備將攔阻被褚斬之直入城中口傳令旨無一人敢當逕到府堂見曹植與

出州迎敵宋江諸將已近幽州吳

用曰若他閉門不出便無準備若  
是出城迎敵必有埋伏軍兵分作  
三路一路直往幽州迎敵來軍兩  
路左右護持以防埋伏有詩為証  
堂上金鼓振天台知是援兵特  
地來吳向陣前乾打哄血流漂  
杵更堪哀

宋江撥關勝帶宣贊郝思文領兵  
在左調胡延灼帶車廷珪魏定國  
領兵在右各引軍一萬而進宋江  
引大軍徑往幽州賀統軍引兵與  
林冲戰五合統軍回馬便走宋軍  
追趕賀統軍分兵兩路不入幽州  
遠城而走吳用使交鳴金在邊撞  
出大真駟馬有關勝却好迎住右

丁儀丁廙盡皆醉倒報者不能得見褚一例縛之載於車

上仍將府下大小官員盡行解赴鄴都入見曹丕丕大怒這等醉生夢死傳旨將丁儀丁廙誅之儀字正禮廙字敬禮乃親兄弟沛郡人也皆文章之士却說宣武皇后下氏聽得心驚膽顫急出救時已將心腹人殺了丕見母出殿勸請回宮下氏哭曰汝弟曹植平生嗜酒醉後疎狂蓋因恃才故放肆也汝可念同胞共乳之情怜此一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不曰愚兒深愛其才安肯造次廢之惟欲戒其性也母親勿愛下氏泣謝不出偏殿不朝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王上勿廢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為後患

丕曰已許母矣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王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能即殺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丕從之遂召子建入內子建惶恐拜伏請罪丕曰汝倚仗文才安敢無禮以家法則兄弟以國法則

邊撞出李金吾有胡兵灼迎住三路軍馬大戰殺得邊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賀統軍欲回撞着花帶秦明賀統軍敗退回西門城邊又撞董平追殺一陣轉過南門撞見朱仝又殺一陣賀統軍不敢入城望北而走前面撞着黃信賀統軍指手不及被黃信一刀砍在馬頭賀統軍棄馬而走腹窩裡撞出楊雄石秀把賀統軍撻番在地宋萬挺鎗趕來衆怕爭功壞了義氣統把賀統軍亂鎗戮死大真駙馬見統軍隊裡倒了帥旗便沒山背後走了李金吾正戰之間不見紅旗望山後退去宋江見三路軍盡去大驅入馬奪取幽州出榜安民

君臣首先君在日汝當恃文章吾深疑汝是他人代筆吾今令汝七步成章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二罪俱罰決不輕恕子建曰願乞題目是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聞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而言曰以此畫爲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聞墜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戴回骨相遇曲山下。欲起相搏突一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肉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群臣皆驚丕又曰此七步成章遲也汝可應聲作詩一首子建曰願聞題目丕曰吾與你兄弟也以此爲題子建聽畢遂占小詩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泪下其母王氏於殿後曰兄何逼弟之甚也不忙離座而告曰國法不可廢也孤於天下無所不容

何況骨肉乎於是貶子建爲安鄉侯子建拜辭而去後人有詩曰

論地談天口若開噴珠櫻玉絕塵埃。須知子建文章盛萬古傳揚七步才。

又詩讚子建以七步才得免其禍云。

五車書記藏心腹七步才能動鬼神。不是當時能對答

殿前肉骨化爲塵。

大遼國王陞殿會集文武左丞相幽西亭瑾右丞相太師楮堅統軍大將等衆當廷商議即日宋江占去四郡賀統軍弟兄已亡幽州又失汝詩文武如何處置有云統軍兀顏光奏曰伏乞降旨任臣會合諸處軍兵務要擒獲宋江恢復城池即主進奏賜虎牌金印勅旨黃鉞白旄與兀顏統軍不問金枝玉

賈丕自卽王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于其父却有入報入成都漢中王大驚並文武商議曰曹丕繼父稱王威逼漢帝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弟仇次討中原以除群兇言未畢廖化出班拜哭於地曰昨者送了關公父子之命實劉封孟達之悞乞討此二人之罪惡可也丕德曰孤幾乎忘了便差人召來孔明曰不可太急宜緩圖之愈則生變可陞此二人爲郡守然後擒之玄

差入往檀州報捷請趙樞密移兵薊州守把看今後義分守薊州見來文大喜一面申奏朝廷有詩爲証

胡鷄鹵莽急机謀三路軍兵布列稠堪羨宋江能用武等閑談笑取幽州

棄皇親國戚並聽調遣兀顏統軍  
調遣諸處軍馬前來策應長子兀  
顏迺壽稟曰父親一面整點大軍  
孩兒先帶數員猛將會集大真駙  
馬李金吾將軍二處軍馬先到幽  
州與這厮交鋒待父親來時掃清  
宋兵不知鈞意如何兀統軍曰吾  
兒你做先鋒前去如有佳音火速  
報捷小將軍欣然領了號令整點  
三軍人馬徑奔幽州來當時兀顏  
迺壽引軍二萬會駙馬金吾一將  
共領三萬五千番軍來幽州城下  
寨小軍報知宋江吳用曰先調兵  
出城布下陣勢他若無能自然退  
去宋江依計調遣軍馬出城十里  
地名萬山排下九宮八卦陣只見

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有彭素與孟達其厚所  
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人送與孟達其人方出南門被馬  
超巡視軍捉來見超審出此事即引本部兵士來見彭素  
素接入以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見漢中王  
待公甚厚今日何薄也素乘醉罵曰老革昏悖豈足道哉  
超又挑曰其懷怨恨又素曰公起本部兵結連孟達為  
外合其領川兵為內應天下不足定也超曰先生言當來  
日再議超辭彭素即將此書來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  
大怒即令人捉彭素入獄拷問素大悔無及作書一封送  
與孔明孔明折視之書曰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闖蕪  
獨以王公有雄才可與興業致治故翻然歸之建取益  
州之策僕於故州不免凡庸自茲相從求君得君志行  
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素一

邊兵分作三隊而來兀壽會習兵  
法便令三軍分在左右自去中軍  
豎起雲梯看望宋兵排下乃是九  
宮八卦陣勢下雲梯令軍擂鼓  
豎起時臺就臺上用兩把號旗招  
撥左右列成陣勢下將臺來上馬  
令首將哨開陣勢親到陣前與宋  
江打話那小將軍忘生結束但見  
頭戴一頂三叉如意紫金冠穿  
一件蜀錦團花白銀鎧足穿四  
縫鷹嘴抹綠靴腰繫雙環龍角  
黃鞵帶蚪螭吞首打將鞭霜雪  
裁縫殺入劍左懸金畫寶雕弓  
右插銀嵌狼牙箭使一枝畫桿  
方天戟騎一匹鉄脚赤騮馬  
兀顏迺壽勒馬到陣前大叫曰你

朝狂悖自求道醜為不忠不孝之鬼乎僕之下愚被酒  
失語自殺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  
功北川戮力王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哉昔與士  
元共相約誓庶托足下末蹤盡心王業載勳竹帛追名  
古人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罪由自取將復誰怨足  
下當世伊呂宜與王公計事濟其大猷天地明察神祇  
有靈實使足下明僕本心行矣努力自愛自愛謹抒衷  
情彭素頓首  
孔明看畢拊掌大笑即入殿啟奏玄德問曰彭素若何孔  
明曰狂士也久必生禍玄德命誅於獄內素死後有人報  
與孟達達大驚忽有使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  
請上庸都尉申耽申儀兄弟二人商議就曰其有一計使  
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也孟達大喜不知甚計下回便見  
漢中王怒殺劉封 第一百五十八回

羅九宮八卦陣待要睇誰你識得  
俺的陣麼宋江聽得番將要開陣  
法軍中望起雲梯宋江吳用朱武  
上雲梯觀望遠兵陣勢三隊相連  
左右相顧朱武認得對宋江曰此  
是太乙三才陣也宋江聽罷下雲  
梯來上馬出到陣前指遠將喝曰  
量你這太乙三才陣何足為奇地  
壽曰你識吾陣者俺變法勒馬入  
中軍再上將臺把旗號招展變過  
陣勢吳用朱武看曰此乃變作河  
洛四象陣使入下雲梯來回渡宋  
江迴肅再出陣門問曰還識此陣  
否宋江答曰此變河洛四象陣那  
迴肅再入陣中又變成陣樂吳用  
朱武看了曰此乃變作循環八卦

陣再報宋江知那迴肅再出陣前  
問曰還識此陣否宋江笑曰變出  
循環八卦陣不足為奇迴肅聽了  
心中自忖俺這陣勢都是秘傳不  
期被此入識破宋軍之中必有人  
物迴肅再入陣中變成陣四邊都  
無門路內藏八、六十四隊兵馬  
朱武看了對吳用說曰此是武侯  
八陣圖藏了首尾人皆不曉請宋  
公明上將臺看這陣法曰此四陣  
皆從一派傳流下來先是太乙三  
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環  
八卦八卦生出八、六十四卦已  
變為八陣圖此是循環無窮高的  
陣法宋江下將臺直到陣前喝曰  
汝年初學淺如井底之蛙量這八

孟達問申耽曰將軍有何良策以避其禍耽曰吾弟兄亦  
欲投魏久矣公可作表辭漢中王投魏王不不不重用也  
達曰然自悟即寫表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  
了劉封得知急追不上自回上庸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  
中王細言孟達投魏之事玄德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  
假勢自疑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  
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雲蒸霧湧  
臣無輔佐之器忝在功臣之列誠自愧也臣聞范彘識  
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遠巡河上何則欲潔去就之分  
也况臣卑鄙無有巨勳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  
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受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  
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况  
身當其事者乎向者荆州失敗大臣將士百無一還唯

臣自致房陵上庸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  
欺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  
謂非罪臣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已奉教於君  
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大怒曰匹夫背叛尚敢以文詞相戲耶謂孔明曰可  
即起兵擒此國賊孔明曰不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人相  
併若劉封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  
德從之遂遣使至綿竹見劉封封受命即率兵來擒孟達  
却說孟達入鄴來降曹丕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乎  
達曰臣因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故此來降別無  
他意曹丕聞言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兵五萬來取襄陽  
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  
前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  
來降也不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

陣圖法吾大家小兒也。瞞不過。延壽曰：你且排個奇異陣勢。瞞俺則個。宋江喝曰：只俺這九宮八卦陣勢，你敢打麼？延壽笑曰：量這小陣，有何難哉！你軍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這小陣。延壽傳將令，大真駙馬李金吾各撥一十軍待俺打他陣勢。便來策應。用手插筭，當日屬火不從。正南離位上，來帶了本部軍馬，轉從西方兌位上，蕩開白旗，殺入陣內，便奔中軍。只見中間白湯，如銀牆鐵壁，團團圍住。那延壽見了，驚的面如土色，心中暗想：陣中那將這等城子，便交軍打從西路殺出。衆軍回頭看時，白茫茫如銀海相似，滿地水响，不見路徑。

四下都是鹿角，無路可出。延壽疑曰：此必宋江行妖法，只就這里死。趕出去，衆軍得令，齊聲吶喊，殺出。傍邊撞出一員大將，胡延灼高聲喝曰：孺子走那里去！延壽措手不及，活捉過去。公孫勝在中軍作法，免報捉了延壽，便收法。兵陣中復舊明朗大真駙馬，并李金吾二將。只等陣中消息，要來策應。宋江出陣前曰：你那兩軍早降。延壽被擒在此，令群刀手簇出陣前。李金吾見了，一鎗殺來，秦明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馬相交，戰不兩合，被秦明一棍連盔透頂，打的粉碎。大真駙馬見打死李金吾，引兵便回。宋江催兵掩殺，遠兵大敗，奪得戰馬。

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預先在。此一同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見禮畢，探知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即脩書一封，遣舌辯之士賈赴蜀寨，見劉封封拆視之。書曰：

達致書於副將軍麾下。伏聞古人有言：疎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身。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仇。况非親親者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自立阿主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

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勸，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人而為霸，重耳踰垣，足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察漢中王慮定于內，疑生于外。禍亂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漢中王矣。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失據而還，竊為足下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弃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蹈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大丈夫不能擇此三者，何所貴乎？足下弃身來東，繼嗣羅成，不為背親，比而事君，以正紀綱，不為弃舊，怒不置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今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若二敵不平，君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

三千餘疋旗幡戰棄滿山川  
江引兵還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  
席捲以復王封有詩為証

天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机危竟  
不成生捉兩員英勇將敗軍殘  
卒塗遼城

却說遼兵敗殘入馬逃回見兀顏  
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  
被捉李金吾去被宋將打死大真  
駙馬逃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大  
驚曰吾見幼習陣法頗知玄妙他  
甚陣勢吾見被捉左右曰只是九  
宮八卦陣無甚希奇俺小將軍布  
了四個陣勢都被他識破顏統軍  
曰量這九宮八卦陣有甚難打必  
是被他變了陣勢眾軍曰俺們在

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惟足下勉之毋使孤  
突閉門不出。則為幸矣。達再拜。年月日書。

劉封看畢大怒曰。此賊前既悞吾叔侄之義。今又間吾父  
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了書。斬其使者。引  
軍搦戰。孟達知其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  
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陣前  
使間諜之計也。孟達亦罵曰。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迷不  
省。與禽獸何異。耶。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  
達大敗而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處。伏兵盡起。  
左邊大將夏侯尚。右邊大將徐晃。孟達在中。三軍夾攻。劉  
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到城下。叫門。城上申耽在敵  
樓應曰。吾已降魏了。亂箭射來。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夏  
侯尚孟達兩軍殺來。封立脚不住。急奔房陵而來。只見城  
上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颭。城後徐晃領軍殺

將臺上望見他陣中隊伍不動。旗  
幟不改。只見上面一派黑雲。軍陣  
顏統軍曰。必是妖術。傳令誰敢與  
吾作前部。引兵帳前。二將齊出。其  
才愚為前部。一個是天遼番官瓊  
妖納延。一個是燕京番將。姓寇。雙  
名鎮遠。兀顏統軍大喜。便曰。你二  
將小心在意。引一萬兵。作前部。先  
鋒。吾引大兵。隨即整點本部。下十  
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盡數出  
征。先說那十一曜大將。  
○太陽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  
兵五千  
○木陰星天壽公主谷里李引女  
兵五千  
○羅喉星皇姪耶律得榮引雄兵

出。封抵敵不住。望西川而走。是乘勢追殺。封只落得百餘  
騎人。成都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訴其事。玄德大怒曰。辱  
子不救。開叔有何面目。敢見吾也。封曰。叔父之難。非逾兒  
不救。乃被孟達所阻。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  
土木之人。安可听讒賊所阻也。封泣而告曰。一時被伊以  
利害說之。致獲大罪。玄德猶豫未決。忽孔明入。玄德問曰。  
辱子如此。以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極是剛強。  
今不除之。後必生禍於子孫也。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斬之。  
又問隨封將士。眾皆將孟達說封之情。及劉封扯書斬使  
之事。一一奏知。又將所扯之書。呈與玄德。玄德看畢。急回  
心曰。吾兒雖然剛強。忠義之心。凜然可愛。便令勿殺。却已  
斬了。獻首級于階下。玄德哭曰。孤一時造次。廢股眩矣。孔  
明曰。欲為嗣子。久遠之計。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  
生兒女子之情耶。玄德慟哭曰。縱使他日殺孤之子。孤不

○羅喉星皇姪耶律得榮引雄兵

生兒女子之情耶



五千

○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引雄兵

三千

紫氣星皇姪耶律得忠引雄兵

三千

月字星皇姪耶律得信引雄兵

二千

東方青帝木皇大將只兒拂郎

引兵三千

西方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

引兵三千

南方熒惑火星大將洞仙文榮

引兵三千

北方玄武木星大將曲利出清

引兵三千

中央大鎮星土星上將都統軍兀

顏光總領各處兵馬首將五千

鎮守中壇

兀顏統軍再點部下那二十八宿

將軍

角木蛟孫 忠

亢金龍張 起

丙土貉劉 仁

房日兔謝 武

心月狐裴 直

尾火虎顧永興

箕水豹賈 茂

斗木獬蕭大觀

牛金牛薛 雄

女土蝠俞得成

虛日鼠徐 威

危月燕李益寶

忍今日廢忠義之人也文武聞之無不下淚武士奏曰劉

封臨刑但云悔不聽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

孤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於孤矣漢中王思想關公憶惜

劉封致染成病不能與兵報仇却說魏王曹丕統領甲兵

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祭饗先塋鄉老揚塵遮道奉觴進

酒效漢高祖還沛之意是年七月大將軍夏侯惇病篤不

即還鄴時惇已卒丕掛孝送殯於東門外以厚禮葬之八

月內石邑縣報鳳凰來儀臨淄城言麒麟出現鄴郡奏黃

龍升騰丕之百官等商議曰今上天現瑞乃魏當代漢之

象可安排受禪之禮勸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時有侍中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侍中辛毗字佐治穎川陽翟人侍中劉曄字子陽淮南城德人

尚書令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尚書令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尚書令陳

群字長文穎川許昌人這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來見太尉賈詡

相國華歆御史大夫王朗共言此事賈詡笑曰公等所見

正合吾機當日賈詡王朗華歆中郎將李伏太史令許芝

引文武多官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令其禪位於魏王曹

丕未知事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廢獻帝曹丕篡漢 第一百五十九回

却說華歆引文武入內奏漢帝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

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唐虞可匹群臣會議言漢

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

天心下順民意則陛下安居無憂矣祖宗幸甚生靈幸甚

臣等議定故來奏知帝大驚半晌無言乃大哭曰朕想高

祖提三尺劍平秦滅楚而創天下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

雖不才又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

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

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

黃龍出現嘉禾瑞草甘露慶雲此是上天降祥魏當代漢

室火猪祖 吳  
壁水瑜成珠那海  
奎木狼郭永昌  
委金狗呵哩義  
胃土雉高 鹿  
昂日雞順受高  
畢月鳥國永泰  
嘴火猴潘 異  
參水猿周 豹  
井木犴童里合  
鬼金羊王 景  
柳土獐雷 春  
星日馬王君保  
張月鹿李 渡  
翼火蛇狄 聖  
○軫水蚓班古見

那几顏統軍整點大隊軍馬即統  
領精兵二十餘萬傾國而起奉請  
大遼國王御駕親征先鋒瓊冠二  
將人馬先進早有細作報來宋江  
傳下將令一面交取盧俊義部下  
軍馬一面取檀州薊州舊有人員  
都來聽用統請趙樞密前來監戰  
盡到幽州取齊宋江等接見趙樞  
密恭拜稟曰小將賴元帥虎威偶  
成小功今探細人報遼國兀顏統  
軍起二十萬軍馬傾國而來與上  
勝敗請樞相另立營寨十五里外  
屯札看宋江等併力向前決此一  
戰效犬馬之勞以報朝廷樞密曰  
將軍善觀兵法不待我言宋江辭  
了趙樞密與盧俊義引兵轉過幽

之家也許芝又奏曰臣職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  
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際地更兼上應圖  
識其識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  
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  
連乃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  
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  
祥瑞圖識乃虛謬之事奈何以虛謬之事而捨萬世不朽  
之基業乎華歆曰陛下差矣昔者三皇五帝以德相讓無  
德讓有德三皇以後各傳子孫至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  
秋強霸各相吞併有福者居之後并入秦方及于漢天下  
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陛下宜早退位不可  
遲疑遲則生變矣王朗又奏曰自古以來存與必有廢有  
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者哉陛下漢朝相傳  
四百餘年氣數已極不可自執惹禍帝大哭入後殿而去

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各官又集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  
懼怯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論政何相推  
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  
大怒曰汝言吾兄為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沛一嗜酒  
匹夫何強奪劫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  
有何不可為帝汝即位三十餘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為董  
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殿帝大驚慌更衣出殿華歆出班  
奏曰陛下依臣之言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  
久矣何無一人與朕分憂歆曰陛下若不位禪魏旦夕  
禍在蕭牆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曰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亂若非魏  
王在朝弑陛下者塞滿公庭矣陛下尚不知恩以報其德  
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也帝曰昔日紂紂無道殘暴生  
靈故惹人伐朕在位三十餘年兢兢業業不敢行非禮之

州所屬永清縣界屯札聚集諸將。宋江曰。今次元顏統軍親引遼兵傾國而來。決非小可。勝負在此一戰。汝等兄弟皆宜努力向前。但得微功。上達朝廷。恩賞必當共享。眾皆曰。兄長之命。誰不盡心。正商議間。小校來報。遼國使人下戰書。宋江喚至帳下。將書拆看。乃是遼國先鋒使瓊。寇二將軍請戰。宋江就批書尾。回示來日決戰。與來使酒食。放回本寨。此時秋盡冬來。軍披重鎧。齊穿皮甲。次日五更。拔寨起行。早與遼兵相迎。遙望皂鵬旗影裡。閃出兩員先鋒。瓊妖納延當先出馬。怎生打扮。但見

事。何人。不伐。歎怒言曰。陛下無德而居大位。甚於殘暴之君。帝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言曰。許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忽曹洪曹休二人帶劍上殿。厲聲曰。符璽郎安在。符璽郎祖弼叱曰。符璽乃天子之寶。你問何意。洪大怒。喝令武士推出斬之。弼大罵不絕口而死。靜軒先生有詩歎曰。姦宄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璽郎。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持戈者數百。皆是魏兵。帝流涕嘆曰。祖宗天下。何期自朕廢之。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先帝乎。泣告群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翊曰。臣等安敢負陛下。陛下宜速降詔。以安衆心。帝哭聲不絕。乃令桓楷陳群草禪詔。華歆贊詔。捧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宣獻曹丕大喜。閱讀詔曰。

鱗傲霜。欵絳鎧。身穿石榴紅錦。綉羅袍。腰繫荔枝七寶黃金帶。足穿林綠鷹嘴金線靴。腰懸鍊銀竹節熟銅鞭。左掛硬弓。右懸長箭。馬跨越嶺巴山馱鎗塔翻。江鏡海龍。

朕在位三十一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唐堯不私于厥子。令各承播。于無疆。朕踵追堯典。禪位魏王。王其無得辭焉。

當下那個瓊妖納延橫鎗躍馬。立在陣前。宋江在門旗不看了。瓊先鋒加此英雄。便問誰與此將交戰。當下九紋龍史進提刀躍馬出來。與瓊將軍挑戰。二騎戰馬相交。兩服軍器並舉。鞍上人開人。坐下馬聞馬刀來鎗去。花一團鎗來刀去。錦一簇四條臂膊亂縱橫。八隻馬錦撩亂走。史進與瓊妖納延聞到二三十合。史進氣力不加。撥面馬

曹丕便欲承愛。司馬懿諫曰。王上不可輕受。雖詔璽已至。宜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人之謗。不從之。令王朗作表。贊回印綬。虛辭謙讓。王朗等入內奏帝。其表曰。臣不謹奉詔命。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無功之臣。使臣聞知。肝膽摧裂。不知所措。切以堯讓大位。巢由避跡。臣才德淺薄。安敢奉命。請於盛世。別讓大賢。庶免萬世之議。臣不謹納璽。待死闕下。不勝戰慄。奉表以聞。獻帝見表。驚疑。謂群臣曰。魏王謙遜。奈何。華歆奏曰。昔者

望本陣便走。瓊先鋒縱馬趕來。宋江陣上。小李廣花榮正在宋江背後。見瓊先鋒挺起弓箭。搭上箭。把馬挨出陣前。觀的來馬交近。聽的只一箭正中瓊先鋒面門。翻身落馬。史進聽的背後墜馬。霍地回身。滾上一刀。結果了瓊妖。納運可憐。敵番官到此。應還喪命。那寇先鋒望見破了瓊先鋒。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躍馬挺鎗。直出陣前。高聲大罵。賊將怎敢暗笑吾兄。當有病尉遲孫立。飛馬直出。還來盜寇鎮遠軍中。戰鼓喧天。耳畔喊聲不絕。那孫立的金鎗。神出鬼沒。寇先鋒見了。先自八分膽喪。閉不遇二十餘合。寇先鋒勒回馬便走。

堯有二女。娥皇女英。欲禪位於舜。先以二女妻舜。後世稱其聖德。今陛下亦有二公主。何不效堯故事。以妻魏王。帝不得已。令張音捧璽。并載二公主至魏王宮。丕開讀詔曰。皇帝詔曰。朕切為漢道陵遲已久。幸賴武王操奮揚神武。芟刈群兇。今王丕繼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九區。昔虞舜有功。放動禪以天下。大禹茂績。重華授以寶符。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永為人君萬國敬仰。允執其中。敬之哉。張音持詔至曹丕。與賈翊曰。雖二次有詔。孤恐不能除篡。逾之名於天下。翊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管回璽綬。却教華歆啟漢帝。第一受禪。臺釋良辰吉日。集大小公卿。四夷八方之人。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可以絕智者之口。丕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

不放回陣。恐怕撞動了陣脚。遶陣東北而走。孫立正要建功。那里肯放。縱馬趕去。寇先鋒去的遠了。孫立在馬上帶住鎗。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觀着寇先鋒後心。較親只一箭。那寇將危聽得弓弦响。把身一倒。那枝箭却射到順手。只一掉。了那枝箭。孫立見了。暗地喝采。寇先鋒冷笑。道這廝賣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裡。自把鎗帶住了。事環上。急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箭搭上弦。扭過身來。望孫立前心窩一箭射來。孫立早已偷眼見了。在馬上左來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後便倒。那枝箭從身上飛過去了。這馬

音回奏獻帝。帝問群臣曰。魏王無意受禪。此事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受禪臺。集公卿庶人。明白禪位於魏。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十月庚午日寅時。登受禪臺。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二十餘萬。并匈奴化外之人。帝親捧玉璽與曹丕。丕受之。群臣聽詔曰。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常。惟歸有德。漢德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作。群兇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廓清區夏。以保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假文武之大功。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命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收勒不住，只顧跑來。寇先鋒把弓穿在臂上，扭回身，且看孫立倒在馬上。寇先鋒想道：「必是中了箭，原來孫立兩腿有力，夾住寶鏢，倒在馬上。故作如此，却不墜下馬來。」寇先鋒勒轉馬，要來挺孫立。兩個馬頭却好相迎着，隔不的丈尺，來去孫立却跳將起來，大喝一聲：「你這地拿你，酒走了，寇先鋒吃了一驚，便回道：『你只躲的飛箭，須躲不的我鎗。』」孫立胸前盡力一鎗，搗來。孫立挺起胸脯，受他一鎗，尖到甲畧側一側。那鎗送肋羅裡，放將過去。那寇將軍却撲入懷裡來。孫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鋼鞭，向那寇先鋒腦袋上飛將下來，削去

讀詔已畢，魏王丕即受入依大禮登位。賈翊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不傳聖旨。普赦天下罪人。謚曹操為太祖武德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既已交割天下，可令劉氏安置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賈翊奏曰：「可以封為公卿。即日便行。」丕遂封帝為山陽公。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奉宣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泪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夷狄人等，無不感傷。後人觀此臺，有詩歎曰：「鸞鴟獲鼠腥狐臊，鬼吹野火燒蓬蒿。此臺名禪人不禪，斯地雖高道不高。黃土一堆真可耻，虛在巍巍半空裡。壞却唐虞揖讓風，亂子賊臣從此起。」

又詩曰

西漢經營四百年，小平津畔獨潸然。黃初不解唐虞意，

築土成臺教晉宣。

又宋賢有詩曰

壘王曾營受禪臺，凌漢帝若嬰孩。誰知天意無私曲，不久依然換王來。

又諷刺曹丕詩曰

當年曹氏強吞劉，自為兒孫樂萬秋。受禪層臺司馬上，山陽還得似陳留。

獻帝望山陽而去。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砂走石，對面不見。臺上燈燭盡滅，不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成都稱帝 第一百六十四回

却說文武救得曹丕下臺，半晌方醒。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封華歆為司徒，王朗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却排鸞駕，自許昌幸於洛陽。大建宮室，早有人到成都

了半個天靈骨。那寇將軍在鎮遠做了半世番官，死于孫立之手，屍骸落于馬前。孫立提鎗回到陣前，宋江縱軍掩殺，遼兵無主，各自逃生。正趕之間，聽得前面連珠砲响。宋江便交頭領當位，差花榮、秦明、呂方、郭盛騎馬上山頂望時，只見垓下攘攘，番車蓋地而來。嚇的宋江三魂蕩了，七魄悠了。正是：饒君便有張良計，到底難逃白虎危。畢竟來的大隊番軍，是何處人馬，且聽下回分解。

○顏統軍陣列混天像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第七十八回  
羊角風旋天地黑，黃沙漠漠雲陰烈。大遼兵發山岳摧，萬里乾

坤皆失色。良雖旗展，烏雲飛沙。柳箭後流星，馳連環駿馬。追風急，虎臂強弓縮地。追千池荷葉，青毡笠，鈇甲鋪兵映寒日。紅纓棍，搥豺狼子，寶雕弓挽烏龍脊。胡笳共賀天山歌，鼓角振起白駱駝。番王左右持鉞斧，統軍前後橫金戈。瀚海風翻動，八馬乳酪香飄。冥君羅海青放起，鴻鴈愁。豹子鳴時神鬼怕，番奴平掩貂鼠袍。健兒戲舞魚腹刀，十萬番兵耀英武。虎熊弦動聲悲號，幽州城下入兵揀。連珠砲發轟天响，神兵飛下九天來。四海茫茫入怕仰。

宋江見遼兵勢大慌忙將軍馬退

說曹丕弑了漢帝，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調練人馬。漢中王大驚，每日痛哭。令百官掛孝，遙望許昌哭祭。謚曰孝愍皇帝。玄德憂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委託孔明。次年辛丑春三月，襄陽漁翁張嘉夜間捕魚，忽見水底起一道紅光。上冲碧漢，嘉舉網捕之，得一玉璽。只見金光燦爛，瑞氣盤旋。篆八字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嘉大喜，素知漢中王仁德，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獻之。孔明欣然重賞張嘉，即請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等商議。周曰：近有祥風慶雲，從空而生。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今得玉璽，乃天賜也。復何疑焉。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來請漢中王即位。表曰：臣亮等言：近者曹丕篡弑，湮滅漢室，迫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痛，咸思劉氏。今天位久虛，海內惶懼，群下前

回永清縣屯札，便與盧俊義等曰：今日雖是贏他一陣，損他兩個先鋒，我觀遼兵其勢浩大，來日交鋒，恐寡不敵衆，如之奈何。吳用曰：昔晉謝玄五萬人馬，戰退苻堅百萬雄兵，此以寡能敵衆者矣。何為懼哉。可傳令與衆將，來日務要旗幡，嚴整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深栽鹿角，堅守營寨。只擺九宮八卦陣勢，如若他來打陣，依次而起。縱他有百萬之衆，安敢冲突。宋江曰：此計甚妙。即傳令五更造飯，黎明拔寨。盡起前抵昌平縣界。即將軍馬擺開，秦明在前，胡延灼在後，關勝居左，林冲居右，東南索超，東北徐寧，西南董平，西北楊志，宋江守領中

後上書者八百餘人，俱述符瑞圖讖，明徵聞黃龍現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現者，君之象也。大王當隆登帝位，以應天瑞。近者襄陽張嘉特進玉璽，爾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興於漢中。今玉璽出襄陽漢水，明大王承其下流，授大王以瑞命符應，非人力所可致也。昔日有赤烏白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着，以為徵應。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並進，河洛讖記俱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德積，愛人好士，是以四海歸心，考省靈圖，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續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

漢中王覽畢，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孝之人耶。孔明曰：非也。曹丕豎子，尚且自立，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裔乎。

軍步軍另作一處擺一陣於後處。俊義魯智深武松三個為主，數萬俱係慣戰之將，准備廝殺陣勢已完。遙望遼兵遠而來，見六隊番軍人馬，又號哨路，又號壓陣。番兵六隊，每隊各有五百。左設三隊，右設三隊，循環往來，其勢不定。前看遊兵，次後大隊蓋地來時，前軍盡是皂纛旗，代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疋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頂黑盔，身披玄甲，上穿皂袍，坐騎烏馬，手中一般軍器。按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怎生打扮？頭披青絲細髮，黃抹額，紫束烏雲，身穿皂袍，銀壓

漢中王勃然曰：孤豈效逆賊所為，拂袖起入後宮。眾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拜伏殿前。許靖奏曰：今漢帝已被曹丕所弒，王不即位，與師討逆，是為不忠不孝也。今兩川之民皆欲王上為君，與漢帝雪恨。今若不從，是人望也。願王察之。漢中王曰：孤雖漢親，實涿郡一村夫，於天下未有半分德澤及民，今立為帝，是篡弒也。孤寧死不受萬代之罵名。孔明苦諫，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與眾官設計，次日推病不出。漢中王聞知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也？連問數次，孔明推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究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之中，相隨主公至今，言聽計從，幸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今王上有文武數百餘員，皆欲王上為君，共圖爵賞。光顯祖宗，詎料主公堅執不從，眾心皆怨，不久必盡散去。

鎧半塊，冷氣獅鬚帶，緊扣烏油甲。錦雕鞍，穩跨烏騾馬，掛一副走獸飛魚，沙柳硬弓，長箭，擎一口三尖兩刃四楞八環刀，乃是番將曲利出清引三千披髮黑甲人馬，按北辰五炁星君，皂旗下軍兵不計其數。正是：涼雲截斷東方日，黑氣平吞北海風。

左軍盡是青龍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一千疋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四縫盔，身披柳葉甲，上穿綠色袍，下坐青駱馬，手擎一般軍器。按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東方蒼龍木星，怎生打扮？頭戴獅子盔，身披後視鎧，

若文武一散，吳魏來攻兩川之地，指日休矣。臣安得不憂？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也。孔明曰：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主公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豈不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愈，行之未遲。孔明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允，便請擇日以受大禮。玄德視之，乃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及劉豹、趙祚、楊洪、杜瓊、張爽、賴忠、黃權、何曾、尹默、譙周、殷純、張裔、王謀、伊籍、秦宓。漢中王曰：陪孤受人唾罵，皆卿等也。孔明奮然曰：大事既定，便可築臺。即時送漢中王還宮。孔明差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先，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眾官整駕迎漢中王登壇致祭。其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二十日丁巳，皇帝備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盜篡，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

堆翠滿青袍。綉金碧玉帶。坐雕鞍。腰懸弓箭。踏寶鐙。鷹嘴花靴。手中月斧。金絲捍。身坐龍駒。玉塊青。乃是番將。只見拂郎引三千青色寶人馬。按東震九。星君青旗下。左方圍統軍兵。不計其數。心似翠色。點開黃道。路有雲霧。紫雲根有請為証。

蒼龍驅陣下天曹。青蓋青旗青戰袍。共向山前呈武勇。堂上殺氣排雲高。

右軍盡是白虎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一千疋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帶水磨盔。身披銀鎧甲。上穿素羅袍。坐騎雪白馬。各擎一般軍器。正西方奎婁胃。

昂畢嘴參。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怎生打扮。頭頂兜鍪。鳳翅盔。身披花銀雙鈎甲。腰間玉帶。迸寒光。稱躡素袍。飛雪練。騎一疋照夜玉。後視馬使一枝。純鋼銀棗。棚乃是番將。烏利可安。引三千白纓素旗人馬。按西兌七。星君白旗下。前後護禦軍兵。不計其數。心似征。駝捲盡明山雪。番將斜披玉井。冰有詩為証。

大白分兵下九天。白雪光擁素袍鮮。巨鱗翻海人難敵。擾浹蒼龍夜不眠。

後軍盡是緋紅旗。一代亦有七座旗門。每門有一千疋馬。各有一員

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王后。其子不載。其凶逆竊據神器。群下將士。以為社稷廢墮。備宜脩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惟無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以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恐漢室將湮。謹擇元日。與百僚登。以膺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於上帝。惟帝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漢中王受了玉璽。捧於。上四面讓之曰。備無才德。請於眾中。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即正位。更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於是文武皆山呼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國號。大蜀立。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次子劉永為魯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員。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次日設朝。文武拜畢。列為

兩班。先王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所害。此仇誓不共天地。同日也。今朕即位。皆賴卿等扶持。若不代關公報仇。是負當時之盟也。今朕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祭關公。方雪此恨。是朕之願也。言未畢。班內一人奮然而出。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王視之。乃虎威將軍趙子龍也。未知所諫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范疆張達刺張飛 第一百六十一回

却說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宜先滅魏。則吳自服。今曹不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也。若捨魏伐吳。兵勢一交。豈能即解。願陛下察之。先王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糜芳。傅士仁。潘璋。馬忠。皆是切齒之佐。朕欲食其肉。而滅其族。方遂此願。卿何阻耶。雲又曰。天下者重也。冤仇

妙論



大將怎生打扮頭戴鑽箱珠紅漆笠身披猩血染征袍挑紅鑽甲現魚鱗衝陣龍駒名赤各搭伏手軍器正按南方井鬼柳星張昱軫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托總大將正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頭頂着絳冠朱纓燦爛身穿緋紅袍茜色光輝甲披一片紅霞靴刺數條花絛腰間寶帶紅光臂掛硬弓長箭手持八尺火龍刀坐騎一疋胭脂馬乃是番將洞仙文榮引三千紅羅寶幡人馬按南離三炁星君紅旗下朱纓絳衣軍兵不計其數正似离宮走却六丁神靈震震開三昧火有詩為証

者輕也。乞陛下詳之。先王曰：朕不與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朕意已決，卿勿再言。遂不聽趙雲之諫，且發使往五谿蠻夷。五谿今屬湖廣武陵郡各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閬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閬州牧使命賞詔而去。却說張飛聞知關公被吳所害，朝夕號泣。諸將以酒解之，飛若醉，怒氣愈加。帳下有犯者，即以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醉望南，切齒睜目，酒醒放聲痛哭，悲傷不已。忽聞使至，慌忙接入，開詔讀曰：朕奉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食坐不安。整軍詰誓，將行天討。以君忠毅，名宣遐邇，其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攻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章武元年五月日詔。

張飛受管拜畢，以酒待使。飛曰：兄讐重如山，嶽朝臣何不

火紅閃，赤雲瀾澗谷陣前誰敢去當鋒。

陣前左有一隊五千猛兵人馬，盡是金縷弁冠，鍍金銅甲，緋袍朱纓，火燭紅旗，絳鞍赤馬，簇擁着一員大將，頭戴簇芙蓉如意，縷金冠身披結連環獸面，瑣子黃金甲，猩紅烈火綉花袍，碧玉嵌金七寶帶，使兩口日月雙刀，騎一疋五名赤馬，乃是遼國御弟大王耶律得重。正按上界太陰星君，正似金烏擁出扶桑國，火傘初離東海洋。有詩云：海神英武出扶桑，耶律提兵準太陽。雄畧嘉謀播遼國，源兵陣遠鷹揚。

早奏興兵，使答曰：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飛怒曰：是何言也！昔吾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關公先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先鋒，伐吳擒賊，祭祀關公。表其前盟，吾之願也。言訖，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王每日自演軍馬，克日興師。公卿皆來丞相府見孔明曰：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當以諫之。孔明曰：吾諫數次不聽，今日汝等隨吾入諫。于是孔明引百官來奏。先王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稟上乘之資，傳祖宗之統，初登寶位，不思以德服人，為一時之忿，自歷山川，江河之危險，親冒矢石，非所以重宗廟也。陛下可命一上將統軍復仇，不亦可乎？先王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變駕將起。忽報張飛到，先王急請見之。飛至演武廳，伏地抱先王足而哭。先王撫飛背，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讐，如何不報？先王曰：多官諫阻

是銀花弁冠，銀鑰鎖甲，素袍素纓，白旗白馬，銀桿刀鎗，簇擁着一員女將，頭上鳳釵對簪，青絲紅羅抹額，亂鋪珠翠雲肩，巧襯錦裙，綉襖，深籠銀甲，小小花靴，金鞵穩，翠袖玉鞭，輕使七星寶劍，騎銀驃白馬，乃是遼國天壽公主，荅里字，按上界太陰星君，正似玉兔圍，離海角，水輪皎，照瑤臺，有詩云：貌似春烟籠芍藥，顏如秋水浸芙蓉，玉纖輕搖龍泉劍，到處交兵占上風。

兩隊陣中團，一遭盡是黃旗，簇軍將盡騎黃馬，都披金甲，襯甲袍起一片黃雲，綉包巾散半天黃霧，黃軍隊中有軍馬大將四員，各領兵三千，分于四角，每角上一員大將，青袍金甲，三叉金冠，獸面束帶，全副弓箭，青纓寶鏡，坐騎粉青馬，玄於陣前，按上界羅睺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榮，西南一員大將，紫袍銀甲，寶冠束帶，硬弓長箭，使一口寶刀，坐騎海驢馬，玄於陣前，按上界計都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華，東北一員大將，綠袍銀甲，紫冠寶腰，懸龍弓，鳳箭，手執方天畫戟，坐騎五明黃馬，玄於陣前，按上界紫微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忠，西北一員大將，白袍銅甲，紅抹額，青絲亂撒，金廂帶，七寶粧成腰，懸雕箭，畫弓，手仗七星寶劍，坐騎湯雪烏騾馬，玄於陣

未敢輕舉。飛曰：他人皆樂言貴，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軀與一兒報讎，若不能報，臣死不見陛下也。先王曰：朕與弟同往，飛曰：昔日之盟，誓同生死，天下皆知，陛下休教人耻笑。先王曰：卿提本部兵，自閬州出，朕統精兵，會于江州，伐吳雪恨。飛曰：安敢有悞。先王曰：朕素知卿酒後特勇，鞭撻士卒，此為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拜辭而去。次日，先王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出班奏曰：陛下為開公報讐，臣謂不可。陛下捨金軀而成小義，古人所不取也。且開公輕賢傲士，剛而自矜，以致喪命，非天亡之也。願陛下思之。先王曰：開公與朕一體，豈可忘大義耶？宓伏地曰：陛下不從，必有大敗，但可惜新初之業，又屬他人矣。先王大怒曰：朕與兵，爾出不利之言，此武士推出斬之，宓面不改色，笑曰：臣死無恨，免見川民之塗炭也。文武官皆奏曰：宓乃良臣，願主上仁慈。先王曰：暫且囚下，待朕報

讐，回日斬之。孔明聞知，即上表諫之，以救秦宓。表曰：臣亮等切以吳賊逞鄭武之威，致荊州有覆亡之禍，損將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區，此情哀痛，將與問罪之師，廊廟同謀，悉起發忿之議，皆以為遷漢鼎者，罪由曹賊，隔劉祚者，過非孫權，蓋謂魏賊若梟除，則吳寇自然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抑卞莊刺虎之勇，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先王看畢，擲表于地曰：朕意已決，再諫者，插劍為令。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共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文書，黃忠為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蠻夷等處兵共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上旬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令軍士

前按上界月字星君乃是遼國皇  
 佐耶律得信黃軍陣內簇擁着那  
 員上將按上界中央鎮星左有執  
 青旗右有持白鉞前有擎朱幡後  
 有張皂蓋週迴旗號按二十四氣  
 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飛龍飛虎飛  
 熊飛豹明分陰陽左右暗合旋璇  
 玉衡乾坤混沌陣法那員上將怎  
 生打扮頭戴七寶紫金冠耀日黃  
 金龜背甲西川蜀錦綉征袍藍田  
 美玉玲瓏帶左懸金盞鉄胎弓右  
 帶鳳翎鈚子箭足穿鷹嘴雲根靴  
 坐騎鉄脊銀駿馬錦雕鞍穩踏金  
 鞵紫絲韁牢絆山驕腰間掛劍驅  
 着將手內揮鞭統大軍馬前一將  
 擎着朱紅畫桿方天戟這軍馬光

畫執白旗掛孝伐吳報讐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  
 告曰戰船白旗白袍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怒曰吾要  
 報讐恨不得明日到逆賊之境汝安敢違吾將令此武士  
 縛於樹上各鞭背四十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  
 吾令卽殺汝二人示衆二人胸膛震破滿口出血回到船  
 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刑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若  
 是來日不完你我難逃一死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  
 殺他疆曰爭奈不得近前達曰我二人不當死則他醉牙  
 床上若當死則他不醉二人議定令人探之當日飛神思  
 昏亂動止非常乃問部將曰吾今日心驚肉顫坐卧不安  
 何也部將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  
 與部曲同飲不覺大醉卧于帳中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各  
 藏短刀夜至初更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直至床前飛  
 鼻息如雷二賊殺飛藏首級而出下船逕投東吳去了

年五十後人有廟讚詩曰

豹頭環眼大燕頰虎髯鬚長坂橋頭斷曹公鐵馬還英  
 雄過孟起思義釋嚴顏西蜀大欽仰功名重劍關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動諸侯虎牢關下人欽仰  
 長坂橋頭水逾流義釋嚴顏安蜀境武欺張郃震中州  
 將軍若緩須臾死吳魏山河總屬劉

瞋目橫矛此魏兵解令先主得全身不知肘腋能生變  
 謾說英雄敵萬人

又評關公翼德曰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効曹公飛義  
 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  
 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却說軍中聽知范疆張達害了張飛起兵追之不及部將  
 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殯歛次

輝四邊輝如金色按中宮土星一  
 烈天君乃是大遼國都統軍大元  
 帥兀顏光上將軍黃旗之後中軍  
 是鳳輦龍車前後左右七重劍戟  
 鎗刀圍繞九重之內又有三十六  
 對黃甲力士推捧車駕前有九騎  
 金鞍駿馬駕轅後有八對錦衣力  
 士隨陣輦上坐着大遼郎主頭戴  
 衝天唐巾包穿九龍黃袍腰係藍  
 田玉帶足穿朱履朝靴左右兩個  
 大臣左丞相西字瑾右丞相太  
 師褚堅各戴貂蟬冠火裙朱服紫  
 被金章象簡玉帶龍床兩邊金童  
 玉女執簡捧珪龍車前後左右兩  
 邊簇擁護駕天兵大遼國主自按  
 上界北極紫微大帝總領鎮星左

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輔右弼星君正是。一天星斗離乾位萬象森羅降世間有詩為記

旗旛鎧甲與刀鎗蓋按中央土漁黃天意豈能人力勝枉將生

命苦相哉  
那遼國番軍擺列天陣已定正如鷄卵之形循環無定進退有法真乃奇異宋江便交射住陣脚就中軍豎起雲梯引吳用朱武上臺觀望宋江與吳用看了不識此陣朱武認得對宋江曰此乃是太乙混天象陣也此陣變化無窮不可造次攻殺吳用曰不知他陣內虛實如何正商議間兀顏統軍在中軍傳令今日屬金可差張超薛維阿

里義王景四將跟隨烏利可安出陣攻打宋江望見對陣右軍七門或開或閉那引軍旗自東轉北轉西投南朱武見了乃曰今日屬金天盤左動必有兵來說猶未了五砲齊响早見對陣湧出軍來中是金星四下是金宿四個引動五旗軍馬捲殺過來勢如山倒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望後急退遼兵兩面夾攻宋軍大敗退回本寨遼兵也不來趕點視軍中頭領孔亮傷刀李雲中箭石勇着鎗重傷軍卒不計其數宋江與盧俊義商議俊義曰來日着兩路軍馬撞住他壓陣軍兵再調兩路軍馬撞那厮正北門却交步軍打去且看裡

子張紹守把關中苞自來報知先王却說先王于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大小官員隨孔明送十里方回是夜先王寢卧不安出帳仰觀乾象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先王大疑令人連夜去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先王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關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上表先王頓足曰噫朕弟休矣及覽表果然先王放聲大哭遥望設祭次日張苞方至見先王伏地而哭曰臣父被范疆張達刺殺將首級投吳去了先王哀甚飲食少進群臣諫曰陛下欲與關公報仇何自殘毀龍體先王方纔進膳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兵作先鋒伐吳否苞曰為父為國萬死不辭忽侍臣又報有一處軍皆縞素而至先王驚疑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王與兵伐吳 第一百六十二回

也先王放聲大哭安國先王問曰關索因何不來興曰吾兄亦病故矣先王想其父子雙亡不覺大慟近臣奏曰龍淚墜地亢旱三年陛下宜以社稷為重不可自弃先王曰朕布衣與二弟結義誓同生死今貴為天子二弟皆死於非命今見二侄朕安不傷心言訖又哭昏絕數次侍臣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近臣勸曰陛下年過六旬恐太憂愁無益先王曰二弟已亡吾何獨生是自却前盟也言訖又哭馬良與眾官曰王上初登寶位統大軍征江南終日為二弟而哭恐不吉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西有一隱士名李意入傳此老是漢文帝時人至今三百餘歲上通天文下察地利中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奏知王上賞禮請來以上吉凶眾官從之遂將李意之事奏知先王先王令陳震賞詔往山中忽見一仙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安

面虛實何如。宋江依其言。次日引兵前進。遙望遼兵不遠。宋江便差馬童。在左。胡延灼在右。引本部軍。董平。楊志。在左。林冲。徐寧。索超。朱全。在右。兩隊軍兵。來擡皂旗。七門。果然衝開陣勢。殺散皂旗。入馬。李。武。松。楊。雄。石。秀。解。珍。解。寶。撞。殺。入。混。天。陣。內。只。聽。四。面。砲。响。軍。馬。抵。當。不。住。大。敗。退。回。原。寨。點。軍。折。其。大。半。杜。遷。宋。萬。又。帶。重。傷。李。遠。被。他。撓。鈎。搭。住。活。捉。去。了。宋。江。聽。的。心。中。納。悶。只。見。小。校。來。報。有。遼。將。遣。使。到。來。宋。江。喚。入。中。軍。

問時。却是主將差來。要將李遠。換轉。小將軍。宋江便曰。明日取小將軍到陣前。交換。番軍領下言語去了。宋江與吳用商議曰。我等無計破他陣勢。不若將小將軍。換回。李遠。與他。解和。罷戰。吳用曰。且將軍士。暫歇。別生良策。未遲。次曉。差人去取兀顏小將軍來也。差人直往。顏統軍處見了。說曰。宋先鋒拜意。今送小將軍回來。換這個頭領。即。今天氣寒冷。軍士勞苦。權且罷戰。待來春。別作商議。顏統軍聽了。喝曰。無智。辱子。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若。要。罷。戰。交。你。宋。江。東。首。來。降。免。他。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來。使。回。寨。將。這。話。

知吾姓字耶。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大蜀皇帝。差陳孝起。至。是以知之。陳震曰。人言真仙。信不誣矣。愈加恭敬。伏于。庄外。李意請入。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李意推老不。行。震坐。意方與震同到軍中。先王迎入。見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先王下拜。李意曰。老夫荒山村叟。何勞聖上加。禮。先王曰。朕與關張結義三十餘年。衆人以朕為中山靖。王之後。立朕為君。今二弟被害。仇人皆在東吳。故統軍伐。吳報仇。未知此去。休咎。望仙翁決之。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王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以手一一扯破。又畫一大人。仰卧于地。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王不喜曰。此狂士也。何必信之。即以火焚之。便催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臣乞為先鋒。先王壯其志。即取印與之。苞。方欲掛印。關興奮然出陣。泣拜於地曰。臣父兄被東吳所。

害。臣願捨無用之軀。以報父兄之讐。望陛下乞賜先鋒之。職。苞曰。吾父仇人。見在東吳。如何不擒。我已奉詔命矣。與。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業。箭無空發。先王曰。朕正要觀賢。在設施。以定優劣。苞取硬弓一張。於。三。百。步。外。立一紅心。苞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興。挽。方。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空中一行鴈。飛。興。指。曰。吾射中飛鴈第三隻。言訖。那第三鴈。應弦而墜。文武齊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挺父所使點鋼矛。大呼。曰。你敢與我比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出曰。你。能。使。鎗。偏。我。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王。喝。曰。二。子。休。得。無。禮。來。聽。約。束。二。人。慌。忙。下。馬。各。弃。兵。仗。伏。地。請。罪。先。王。曰。朕。自。涿。郡。與。卿。等。父。親。結。義。甚。于。骨。肉。今。汝。二。人。乃。昆。仲。之。輩。當。念。亡。父。之。分。吉。凶。相。救。患。難。相。扶。庶。不。負。其。親。何。因。一。言。之。忿。自。相。交。聞。吾。前。大。義。安。在。父。喪。未。遠。而。

訴與宋江，宋江只怕救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帶了兀顏小將軍，直抵前軍，大叫可放過俺的人來，我還你小將軍，不罷戰，名不，妨只見遠兵遂將李逵送出陣前，來與宋江對換，小將軍去了，當日都不廝殺，宋江與諸將議，胡延灼曰：我等來日可分十隊軍馬，兩路去當，壓陣軍兵，八路齊進，決此一戰，宋江依其言，次早拔寨起軍，分作十隊，兩路先截住，壓陣軍兵，八路軍馬，納喊搖旗，撞入混天陣去，聽得裡面軍聲高舉，二十八門一齊分開，變作一字長蛇之陣，便殺出來，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急令回軍，大敗而走，回到本寨，折損軍馬數多，宋江

撥軍將緊守寨柵，堅閉不出，却說趙安撫，累次申達文書，赴京奏請，索取衣襖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正受鄆州團練使王文斌，領旨押送衣襖，到營，宋江接至寨中，把了接風酒，王文斌詢問緣由，宋江曰：宋某自蒙朝廷差到邊上，託天子洪福，連得了四個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大遼兀顏統軍，排此混天象陣，宋江連敗三番，無計可施，今幸得將軍降臨，願賜指教，王文斌曰：量這一個混天陣，何足為奇，王其不才，願到軍前一觀，別有主見，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將衣襖，給散軍將，眾人謝恩已畢，軍中置酒相待，次日

猶如此，况後日乎。二人悔罪再拜。先王問曰：卿二人誰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王命與拜苞為兄。二人就帳上折箭為誓，永相救護。先王令吳班為先鋒，關興張苞領三千兵護駕，自為合後。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殺奔吳國。孫權見范疆張達投獻張飛首級，即受其降，知先王與兵乃聚文武商議，眾官知先王兵精將廣，面面相覷，並不敢言。諸葛瑾出口，其食祿久矣，無可報効，願捨生見蜀王，說以利害，使兩國連和，共伐曹丕，篡逆之罪，免民遭於塗炭。權大喜，即遣瑾行。來說先王罷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臣趙咨說曹丕 第一百六十二回

童武元年秋八月，先王兵至夔關。夔州府 駕屯白帝城。

白帝城山名在夔州府對江。近臣奏吳遣諸葛瑾至先王傳旨，交休放

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有事來見，何以絕之。當召入看其言，可從則從，不可從則遣之，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

知問罪有名也。先王從之。召入問曰：子瑜此來何意。瑜伏地啟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托弟不避斧鉞之誅，來奏荆州之事。近日雲長居于江北，吳侯累次求親，雲長大罵不許，此積怨之端也。後雲長取襄陽，曹操遣使令吳侯襲荆州，吳侯不從，呂蒙與雲長不睦，朦朧啟吳侯，擅自興兵，僞害關公，吳侯悔之無及，此乃呂蒙之過，非吳侯之罪也。今呂蒙已死，冤仇已息，今吳侯命臣為使，願交割荆州，送還孫夫人，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未審聖意若何。先王怒曰：彼害關公，是廢吾股肱也。今日尚敢以巧言令色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曹丕篡漢，却不報之，為異姓之親，涉山川之險，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乃創業之基，陛下不取而爭一荆州，是弃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恢復漢業，今只為一將之忿，而屈萬乘之尊。

王文斌被掛西陣上將臺觀了，下梯曰：「這個陣勢如常，不見有甚驚入處，不想文斌不識陣，只是詐入要。」響使交前軍搥鼓搦戰，宋江馬上喝曰：「番虜誰敢挑戰？」尤未了，黑旗隊裡第四座門內飛出大將，曲利出清，挺刀直臨陣前。文斌便挺鎗躍馬出陣，與番軍鬪十數合，番將賣個破綻，回身便走。文斌驟馬飛鎗直趕將去，却被翻身將文斌砍於馬下。宋江急交收軍，那遼兵撞掩過來，又折一陣，回至寨中，動文書申覆趙樞密說：「王文斌自願出戰身死，趙樞密聽知此事，隨即寫表申奏朝廷，打發入伴回京去了。」

且說宋江尋思無計可施，寢食俱廢。是夜宋江秉燭沉吟，將近二鼓，神思困倦，伏几而臥，覺道寨中狂風忽起，冷氣侵入。宋江起身見一青衣女童向前稽首曰：「領娘，法旨有請將軍。」宋江曰：「娘，在何處？」童子指曰：「離此不遠。」宋江遂隨童子去，見座大林青松翠柏，轉過石橋，有硃紅流星門，一座仰見畫棟雕梁，金釘朱戶，女童引宋江進廊下而進，到東向一箇閣子前，推開朱戶，教宋江裏面坐下，舉目望時，四面雲窗寂靜，霞彩滿階，天花續紛，異香繚繞。童子進去，漫又出來，傳旨道：「娘，有請。」星至，便行。宋江坐未煖席，即時起身，又見外面兩

何其失較量也。願陛下察之。先王大怒曰：「殺吾弟之仇，不共天地。同日月也。若要罷兵，除死方休。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與孫權說知，令其洗頭就戮，踏平江南方雪朕恨。」諸葛瑾見先主不從，自回東吳。張昭入見孫權曰：「子瑜見蜀兵勢大，故以講和為辭。此去必不回矣。權曰：「孤與子瑜有不之盟，子瑜必不負孤。昔日孔明來，吳孤令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金石。此惟孤知之非外人可知也。」正說間，人報瑾回，張昭羞慚滿面。瑾見權，具言先王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言未畢，階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權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作一表，某願為使赴許都，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回矣。」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所失，

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而見江南之人物乎？」權即寫表稱臣，送還于禁等。令咨往許都，先見太尉賈翊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翊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魏王笑曰：「此欲解蜀兵也。」令放入，咨拜伏丹墀，不甞表畢，問咨曰：「吳侯乃何等主也？」咨奏曰：「乃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大笑曰：「卿言褒獎太甚也。」咨曰：「臣請一一奏解。」丕曰：「卿解有理，朕即准其表。」咨曰：「納魯肅于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于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又問曰：「吳王頗知學否？」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閑，博覽經傳，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丕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

個仙女入來，頭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縷絳綃衣，面如滿月，醉貌輕盈，手執春筭，與宋江施禮。宋江不敢仰視，那兩個仙女道：將軍何故作謙娘？更衣便出，請將軍議論國家大事，便請同行。宋江唯然而行，有詩為証。

藥珠仙子碧霞衣，綽約姿容世  
高稀口奉九天玄女命，夜深飛  
夢入靈麻。

聽得殿上金鐘聲响，玉磬音鳴，青衣迎請宋江上殿。二仙女前進，奉引宋江自東階而上，行至珠簾之前，宋江只聽得簾內叮嚀隱隱，玉珮鐙鐙，青衣請宋江入簾內跪在香案之前，舉目觀望殿上，祥雲靄

之有。不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不嘆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卿可以當之。于是魏主降詔，命太常卿邢貞捧冊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而出，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請降，以臣愚見，吳蜀交兵，乃天亡陛下，可遣上將提兵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也。吳亡，則蜀豈能長久乎？願陛下察之。不曰：孫權以禮服朕，朕若攻之，乃失信于天下也。朕初登大位，此等詐謀不可用也。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賊耳。官輕則勢微，不可加以王位。若加王位，只去陛下下一階耳。禮秩衣冠，俱相亂也。今陛下封王，位加九錫，是與虎添翼也。孫權退蜀兵之後，外詐盡禮，以事中國，內無誠心，以服陛下。陛下必怒而伐之，孫權必普告其民曰：孤事中國，不失臣禮，今無故起兵，必擄我人民，掠我金帛。

紫霧騰，正面九龍床上坐着九天玄女娘，頭戴九龍飛鳳冠，身穿七寶龍鳳絳綃衣，腰繫山河日月裙，足穿雲霞珍珠履，手執無瑕白玉珪璋，兩邊仙女侍立。娘與宋江曰：吾傳天書與汝，有年矣。今宋天子令汝破遼，勝負如何？宋江俯伏拜奏曰：多承娘賜與天書，今被兀顏設此混天象陣，臣無計可破娘。曰：此陣之法，聚陽象也。欲要破，勦取生剋之理。且如他皂旗軍馬內，設水星按上界地方，五炁星辰，你可選大將七員，衣甲黃色，撞破皂旗七門，後命猛將七員，各披黃袍，直取水星，此乃是土剋水也。却以白袍軍馬打透左邊

欲得江南子女為婢妾矣。吳良信之，必戰加十倍也。今不乘危除之，後必有悔。不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扶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只有一國，那時除之，何難？朕已決矣。卿勿復言。劉曄羞慚而退。後人有詩歎曰：天數相關豈遠圖，聖明原有百靈扶。曹丕當日聽劉曄，安得江南地屬吳。

二刻英雄詩

却說那吳與趙咨同至吳郡，報知孫權，說魏封王位，加九錫之事。顧雍進曰：主公只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所封，蓋因時也。於是遂率百官出城迎接。刑自恃上國天使，端坐車上，遙視吳國人物。張昭大怒，叱曰：汝雖中國，何敢妄自尊大，以為江南無人物乎？刑自慌忙下車，與孫權並馬入城。忽車後徐盛放聲哭曰：君等不能奮力為主公併魏吞蜀，令主公受人封爵，言訖，以頭撞地而哭。刑自聞之，歎曰：江東將相



青旗軍陣此乃是金冠木也却以紅旗軍馬打透右邊白旗軍陣此乃是火射金也却以皂旗軍馬打透後軍紅旗軍陣此乃水射火也却命一枝青旗軍馬直取中央黃旗軍陣主將此乃水射土也再選兩枝軍馬命一枝綉旗花袍軍馬扮作羅喉獨破太陽軍陣命一枝素旗銀甲軍馬扮作計都直取太陰軍陣再造二十四部雷車按二十四氣直推入遼兵中軍令公孫勝布起風雷逕奔入大遼國王駕前定取全勝須待夜間依此進兵一鼓成功汝當秘受吾言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即青衣送出星主還寨有詩為記

如此非久在人下者也却說孫權受了封爵文武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翡翠孔雀等物遣人賫進謝恩張昭諫曰貢獻之物莫非太過權笑曰利足以結人心今貢獻之物乃瓦石之類耳何足惜哉却說先主自白帝城逐回諸葛瑾之後即傳旨進兵隨有蠻王沙摩柯引番兵數萬前來助戰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到水陸並進孫權知蜀兵勢大魏不接應謂文武曰昔有周郎魯肅後有呂蒙繼之今蒙已卒無人與朕分憂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乃孫權弟孫河之子名桓字叔武年二十五歲出班奏曰王上待諸文武以國士之禮今日蜀兵至皆緘口結舌此何理也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兵破蜀報王上之恩救生靈之苦權大喜按孫可乃俞氏子孫策愛之賜姓孫桓乃河之長子

關興斬將救張苞第一百六十四回

當時孫桓又奏曰臣有二員大將李異謝琪英雄過人乞

玉女虛無忽下來嚴祠特請叙真懷當時傳得玄幽秘遼主陣面頃刻開

宋江再拜懇謝出離殿庭青衣指引再登舊路繞過石橋宋江回顧青衣用手一推默然驚覺乃是一慶時正四更宋江交請軍師圓慶吳用來到中軍帳內宋江道軍師有計破渾天陣否吳學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我已夢玄女娘娘傳與秘訣尋思定了特請軍師商議可以會集諸將分撥行事盡此一陣須用大將吳用道願聞良策如何破敵宋江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大遼國主拱手歸降九類統軍死於非命正是動連天

數萬之衆節擒劉備殺獲日臣雖勇壯難以獨任却令虎威將軍朱桓為總督朱然為副督引水陸兵五萬令孫桓至宜都界口下寨以拒蜀兵宜都今屬湖南廣荆州府却說蜀前部吳班探知孫桓兵至使人回報馮習張南二先鋒二人轉報先主先主大怒曰諒此小兒安敢敵朕關興奏曰不勞伯父大軍臣請討之先主許諾關興欲行張苞奏曰臣願同行先主曰汝兄弟二人前去甚妙但當敬謹不可造次倘有疎虞墮吾銳氣也二人應諾而去孫桓哨探蜀兵至近遂拔寨分布陣勢領李異謝琪立於陣前見蜀營中湧出二員大將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持矛下首關興橫刀大罵孫桓豎子死已臨頭尚敢抗拒天兵耶桓亦罵曰汝劉備乃販履織席小輩焉敢妄稱帝號汝父已作無頭之鬼你來自送死耳苞大怒挺鎗躍馬而出孫桓正欲自戰謝琪驟馬而出曰主公看吾擒之乃挺鎗交戰約聞

挽施妙策擺開星斗。破迷關。畢竟宋江用甚計策。怎生打陣且聽下回分解。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

頌恩降詔第七十九回

陣列混天排劍戟。四圍八面怪雲生。紛々曜星當前現。朗々明星直下橫。黃鉞白旄風內舞。朱幡皂蓋陣中行。若非玄女親傳法。邊塞焉能定太平。

話說宋江夢中受得九天玄女之法。與吳用計議。寨中合造雷車二十四部。下裝油柴。上安火炮。會集諸將。宋江傳令。便點按中央戊己土黃袍軍馬。戰水星陣內。差大將董平左右撞破皂旗軍七門。差副

將七員。朱全史進。歐鵬。鄧飛。燕順。馬麟。穆春。再點按西方庚辛金。白袍軍馬。戰木星陣內。差大將林冲左右撞破青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徐寧。穆弘。黃信。孫立。楊春。陳達。楊林。再點按南方丙丁火。紅袍軍馬。戰金星陣內。差大將秦明左右撞破白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劉唐。雷橫。單廷珪。魏定國。周通。奎旺。丁得孫。再點按北方壬癸水。黑袍軍馬。戰火星陣內。差大將胡延灼左右撞破紅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揚志。索超。韓滂。彭玘。孔明。鄒潤。鄒淵。再點按東方甲乙木。青袍軍馬。戰土星陣內。差大將關勝左右撞破中軍黃旗主陣。差副將

三十餘合。謝琪敗走。張苞趕去。李異提金蘸斧來迎。二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將譚雄放一冷箭。正射中苞馬胸膺。那馬負痛。奔回本陣。及到門旗下。失却前蹄。氣絕而死。連人掀在地上。李異見馬倒。急輪大斧砍來。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落在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却欲接應。忽見李異輪斧砍來。被與舉刀斬之。收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見折了李異。忿怒愈加。次日關興張苞搦戰。桓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未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回陣。二將與先鋒張南馬習驅兵掩殺。苞當先殺入。正遇吳將謝琪。被苞一矛刺于馬下。馮習等得勝收兵。只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遂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活挾一將來。曰。吾在軍中活擒射殺你馬的仇人。乃吳將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遂差人奏捷于先主。孫桓折了二將。勢孤力

窮。使人往吳求救。馮習張南二將商議。乘其新敗。去劫吳營。習曰。孫桓雖折將損兵。朱然水軍未損。倘若上岸。斷吾歸路。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各引五千軍伏于山谷中。如朱然來時。左右夾攻。必殺敗矣。吳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降。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定來救。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就矣。馮習等依計而行。却說朱然知孫桓兵敗。正欲去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然問之。小卒曰。我是馮習軍士。因習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劫孫將軍營寨。朱然听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至半路。被關興殺了。然就欲引兵去救。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並休矣。將軍穩守水寨。禹代將軍一行。朱然從之。令崔禹引一萬軍而行。是夜馮習張南吳班三將殺入吳寨。四面放火。吳兵亂奔。崔禹止行。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忽

八員花燕張清李應柴進宣贊郝  
 恩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綉旗花  
 袍軍打太陽左軍陣內差大將七  
 員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焦挺湯  
 隆蔡福再差一枝素旗銀甲軍打  
 太阴右軍陣中差大將七員扈三  
 娘顧大嫂孫二娘王英孫新張青  
 蔡慶再差打中軍一枝人馬直擒  
 大遼國主差大將六員盧俊義燕  
 青呂方郭盛解珍解寶再遣護送  
 雷車至中軍大將五員李逵樊瑞  
 鮑旭項充李衮其餘水軍頭領盡  
 出陣前協助破陣宋江傳令已畢  
 衆將各自准備一面趨造雷車已  
 了裝載法物推到陣前正是計就  
 驚天地謀成破鬼神有詩為記

谷中鼓聲大震左關與右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正欲  
 奔走被張苞生擒而回朱然下水五六十里孫桓引敗  
 兵走夷道城堅守不出馮習張南引軍圍住將崔禹解至  
 秭歸先王命斬之。大賞三軍孫桓差人求救孫權大驚聚  
 衆商議曰。今孫桓困於夷道。朱然敗於江中。如之奈何。張  
 昭進曰。今東吳舊將尚有十餘人。何慮劉備哉。命韓當  
 爲主將。周泰爲副將。潘璋爲先鋒。凌統爲合後。甘寧爲救  
 應。起兵十萬拒之。權允所奏。卽命起行。時甘寧患痢疾不  
 得已率兵而行。却說先王于巫峽建平起。直接夷陵界分  
 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張苞關興。屢建大功。差使賞  
 勞。先王歎曰。昔日從朕諸將。並老矣。今得二侄英勇。何患  
 東吳乎。正說間。忽報東吳差韓當周泰領兵到來。先王便  
 欲遣將。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王  
 曰。黃漢升非反朕者也。此人不。服老因朕言其年老。故奮  
 力而去。相持矣。因召關興張苞曰。漢升此去。必然有失。督  
 侄二人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將拜  
 辭而去。引軍來助黃忠。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王猷亭大戰 第一百六十五回

五行生剋本天成。化生自  
 不停。玄女忽然傳法象。兀顏机  
 陣一時平。  
 且說兀顏統軍見宋江不出交戰  
 差壓陣軍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  
 江製造雷車完備。選定日期。是晚  
 拔寨都起來。與遼兵相接。擺開陣  
 勢。黃昏左右。朔風凜冽。彤雲密布。  
 宋江交衆軍。斷蘆葦爲笛。口中唿哨  
 爲號。當夜先分出四路兵。趕殺大  
 遼哨路。當官投北而去。初更左側  
 宋江軍中。連珠砲响。胡延灼打開  
 陣門。殺入遼陣。直取火星。關勝殺  
 入中軍。直取土星。林冲領軍殺入  
 左軍。直取木星。秦明領軍。撞入右  
 陣。直取金星。董平調軍。攻打頭陣。

童武二年春正月。黃忠當時隨先王伐吳。忽聞先王所言。  
 老將皆無用。激起英雄之氣。卽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  
 逕到夷陵營中。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必有故  
 也。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未嘗有虧于吾。  
 吾今年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  
 里之馬。何爲老也。昨日王上言道。吾等老而無用。故來此  
 處。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  
 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  
 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馮習令吳班領兵助戰。  
 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兵來

直取水星公孫勝在陣中仗劍作法勅起五雷是夜南風大作走石飛沙一齊點起二十四部雷車李遠樊瑞等同引五百牌手護送推入大遼軍陣危三娘引兵便打入太陰陣中魯智深打太陽陣中盧俊義引軍隨着雷車衆頭領自去尋對廝殺是夜雷車火起雲中霹靂交加殺得鬼哭神號人兵掩死且說兀顏統軍聽得四下喊聲大響急上馬時雷車已到中軍烈焰漲天關勝早到帳前兀顏統軍急取方天畫戟與關勝大戰張清取石子亂打四邊牙將李應柴進等縱馬橫刀亂殺兀顏統軍見身畔沒了羽翼勒回馬望比而走關勝

迎璋手將史蹟欺忠年老挺鎗來迎關不三合被忠一刀斬于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鋒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勇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虛追殺吳班領兵助戰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教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興苞二人要與助戰忠不從吳班要與助戰忠亦不從却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吾與關公報讐休得走也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慌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黃忠被困不能抵當被馬忠一箭射中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力危却一齊來攻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是關興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衙前營

飛馬緊追正是饒君走上縱摩天脚下騰雲湧趕上花榮在背後見兀顏統軍輸了一騎馬也追將來急拈弓搭箭望兀顏統軍射將去那箭正中兀顏統軍後心聽得錚錚地一聲火光迸散正射在護心鏡上却待再射關勝趕上捉起青龍刀當頭便砍那兀顏統軍披著三重鎧甲貼裡一層連環鎖鐵鎧中間一重海獸皮甲外面方是鎖子黃金甲關勝那一刀砍過只透白兩層再後一刀兀顏統軍就刀影裡閃過勒馬挺方天戟來迎兩個又聞到三五合花榮趕上觀兀顏統軍面門又放一箭兀顏統軍急躲那枝箭帶耳根穿住鳳翅金冠

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苦命在旦夕先王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今老將致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于御營史官有廟讚詩曰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馘斬驚曹操流芳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威風先王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具棺槨勅葬於成都先王歎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先王命御林軍直至魏亭大會諸將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進發先王自率大軍于旱路進發馬良等皆諫不聽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先王分兵八路來取魏亭韓當周泰聽知是主御駕來征自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王自出黃羅銷金傘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韓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王何自輕

兀顏統軍急走。張清飛馬趕上。拈起石子。望頭臉上便打。石子飛去。打的兀顏統軍。撲在馬上。拖着書。戰而走。關勝趕上。再滾一刀。那青龍刀。落處。把兀顏統軍。連腰截骨。帶頭。砍着。擲下馬去。花榮搶到。先換了那匹好馬。張青趕來。再滾一鎗。可憐兀顏統軍。一世豪傑。一柄刀。一條鎗。結果了性命。堪嘆遼國英雄。化作南柯一夢。

却說魯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員頭領。納喊殺入太陽陣內。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刀。取了首級。兩個孩兒。逃走。魯智深曰。俺們再去中軍。截住大遼兵。便是了。事也。且說遼兵太陰陣中。天壽公主。亦○是○的○言○。出備有疎。慮悔之何及。先王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若還早降。免其死罪。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蜀兵乎。言未盡。手將夏侯。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侯。恂見苞聲若巨雷。天生豪傑。殺氣冲天。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平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夏恂于馬下。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之。二小將。便取韓周。韓周慌退入陣。先主見之。歎曰。虎父無太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掩殺將來。吳兵大敗。那八路兵。若若泰山。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染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時一彪蠻兵。驟至。人皆披髮。跣足。或使弓弩。長鎗。傍牌。刀斧。為首。乃是胡王沙摩柯。生得面如暎血。碧眼突出。使一個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

聽得喊起。慌忙上馬。一丈青舞刀。縱馬引着。碩大嫂等六員頭領。殺入帳中。正與天壽公主。交關。數合。一丈青放開雙刀。搶入公主懷中。擊胸揪住。兩個在馬上。扭作一團。玉矮虎趕上。活捉了公主。碩大嫂。孫二娘。殺散女兵。孫新張青。隨後夾攻。且說盧俊義。引兵殺入中軍。解寶先將帥字旗。砍倒。當有保駕大臣。緊護大遼國主。望北而走。陣內。羅喉月亭。二皇姪。俱被刺死。計都皇姪。就馬上。活捉紫氣皇姪。不知去向。殺到四更。遼兵二十餘萬。不留一個將。及天明。宋江鳴金收軍。下寨。傳令。交活捉者。各自獻功。一丈青。獻天壽公主。盧俊義。獻耶

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寧頭。帶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富池口屬湖廣武坐在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群鴉數百。亦謂府與國州江以繞其屍。吳王葬之。立廟祭祀。今富池口。有甘興霸廟。往來客商。祭祀。顯靈有神。鴉送客一程。乃神人感應。後人有廟讚詩曰。巴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關公不敢渡。曹操鎮常憂。劫寨將輕騎。驅兵飲巨甌。神鴉靈顯聖。香火永千秋。却說先王。全獲大功。遂得猗亭。吳兵各四散逃走。先王收兵。諸將上功。只見關興。先王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蠻人潘璋。驟馬趕來。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等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着着大晚。迷跡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至二更。到一庄上。下馬擊門。忽一老夫。出而問之。興曰。吾是戰將。失迷到此。求一飯充饑。老夫引入。興見一神堂內。點着明燈。中堂繪有關公神像。興哭而拜之。老夫問曰。將軍如何

律得畢朱全敵曲利出歐鵬御飛  
 馬麟敵蕭大觀楊林陳達敵裴直  
 單廷珪魏定國敵高虎韓滔彭玘  
 敵高春狄聖諸將敵首級不計其  
 數宋江將生擒八將解趙樞密中  
 軍收禁所得馬匹盡行俵撥各將  
 且說大遼國主退入幽州堅閉緊  
 守宋江交軍馬圍在城外禮寨堅  
 起雲梯砲石準備打城遼國即主  
 會集群臣商議都曰事在危急莫  
 如歸降大宋此為上計即主遂從  
 衆議城上堅起降旗差人報知宋  
 江引來人拜見趙樞密通說投降  
 之事樞密曰投降乃國家大事未  
 敢擅便你遼國可差大臣親自朝  
 見天子聖旨准降頒詔赦罪方敢

哭也興曰此吾父也老夫便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夫  
 答曰此間皆是尊翁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  
 為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警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  
 矣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却有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  
 擊戶老夫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草堂關  
 興見之按劍在手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  
 一人面如熏棗丹鳳眼卧蚕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  
 劍而入璋見是關公顯聖便大叫一聲神魂驚散轉身回  
 時被興一劍斬之取心瀝血到神堂祭神興得了父親的  
 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拴於馬項之下辭了老夫就  
 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于是老夫將璋屍首拖出燒  
 埋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來到為首將  
 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拴于  
 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忠見之勃然大怒縱馬來

退兵來人回幽州回復即主即主  
 聚集文武商議時左丞相褚堅奏  
 曰目今事在危急臣愚意可多把  
 金帛與臣親往宋先鋒寨內重許  
 厚禮一面令其停兵免攻城池一  
 面收拾禮物徑往東京目今中國  
 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專  
 權可把金帛賄賂四人買其講和  
 准降詔赦方解此厄即主准奏即  
 令褚堅去到寨前宋江接至帳中  
 問其來意褚堅先說國主投降一  
 事然後許宋先鋒玩好之物宋江  
 曰我看你堅起降旗以此援攻准  
 汝納降容汝赴朝面君取裁汝今  
 以賄賂相許觀宋江為何等人再  
 勿漫言快去褚堅惶愧拜辭奏知

取關興與見馬忠是害父讐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  
 便砍忠閃過敗走部下三百軍叫曰將軍休走我等併力  
 擊之馬忠撥回馬來眾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  
 力孤不能展轉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跟尋  
 關興也馬忠見得救兵到來慌忙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  
 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  
 混戰一處背後凌統又引一軍來到苞興二人兵少慌忙  
 徹退回至虎亭來見先王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王驚異  
 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散軍各分頭守  
 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糜芳于江渚屯  
 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眾軍言曰我  
 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  
 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  
 不殺此二賊去獻天子功勞不小也眾言曰不要性急等

郎主象大臣商議已定次日收拾金銀寶貝裝載上車修下請罪表章一道差褚堅同督官一十五員前往京師先拜參見宋江宋江亦勤文書申達天子就差柴進蕭讓資奏一同褚堅前往東京有詩為証

戰敗遠兵不自由便書降表上皇州謹恭已右朝宗義螻蛄真貽敗國羞刺水殘山秋漠荒城破壘月悠々金珠滿載為仇質水許英雄志已醉

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師便將十車進奉金寶禮物車仗人馬於館駟內安歇柴進蕭讓資捧公文先去省院下了此時蔡京童貫高俅

楊戩并省院各官都是好利之人遂褚堅先尋閑路見了蔡京等四個都有賄賂禮物次日早朝大宋天子升殿百官朝賀已畢樞密使童貫出班奏曰有先鋒使宋江殺退遼兵直至幽州圍住城池攻擊旦夕可破今有大遼國主情愿納降遣使褚堅奉表稱臣求勅退兵臣等省院不敢自專伏乞聖鑑天子曰汝等無卿如何計議傍有太師蔡京奏曰臣等衆官計議自古及今四夷未嘗盡滅臣等愚意可存遼國作北方之屏障年年進納歲幣於國有益合准投降詔回軍馬以護京師臣等未敢擅便乞陛下聖鑑天子准奏傳聖旨令遼國

箇空兒便就下手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劉先王所恨者馬忠也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先王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請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先王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先王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二更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徑投虎亭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王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之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臣等伏候請罪先王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今色欲全其身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關公乎言訖今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王

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哀傷甚切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于靈前親自用刀劓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于地曰二伯父讐人皆已誅戮臣父冤抑何日報之先王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你親自醢之以祭你父英靈知朕心也苞泣謝而退此時先王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臨之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先王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糜關公皆此數人今盡亡矣獨有范疆張達二人乃刺張飛之輩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飛首級遣使送還及交與荊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平分天下有何不可若如此行之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叱武士擒下范疆張達囚于檻車之內今程

來使面君褚堅等到金階下拜舞頓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高聲宣讀曰

大遼國王臣耶律輝頓首頓首百拜上言臣生居朔漠長在蕃邦不通聖賢之大徑罔究綱常之大禮詐文偽武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好賂貪財前後悉鼠目獐頭之輩小臣昏昧屯衆猖狂侵犯疆封以致天兵而討罪妄驅立馬動勞王室以興師量蟻蟻安足必撼泰山想衆水必然歸于大海念臣等雖守數座之荒城應無半年之積蓄今特遣使臣褚堅冒干天威納上請罪倘蒙聖上憐憫蕞爾之微生

秉爲使賈國書望虢亭而來却說先王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矣先王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王自祭見飛首在匣中面不改色先王哀傷甚切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父之靈後人有詩曰

范疆張達是讐人更有糜芳傅士仁天理昭然還受報  
虢亭分剛祭靈神

先王令張苞剛了范張二賊祭了張飛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讐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荆州再進夫人永結親情之好共圖滅魏以分天下伏候聖旨先王大怒曰朕切齒讐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也今先滅吳次却收魏一統天下效光武之中興是所願也朕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昔

不廢祖宗之遺業是以銘心刻骨歷瞻披肝求為戎狄之番邦實作天朝之屏障老幼真獲再生子孫久遠感戴進納歲幣誓不敢違臣等不勝戰慄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宣和四年冬月 日大遼國

主臣耶律輝表

徽宗御覽表文已畢命取御酒以賜來使敕令褚堅等先回謝恩拜辭去了是日朝散褚堅辭謝了太師自回遼國蔡太師次日入朝啟奏降詔天子准奏急勅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差太尉宿元景貴詔直往遼國開讀勅趙樞密宋江班師回京將應有被擒之人釋放還國

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誓欲滅吳伐魏恢復漢室衆臣皆諫堅執不聽權大驚舉止失措忽階下一人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衆視之乃關澤也權曰德潤足知其才乃是何人也當日關澤舉薦之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陸遜定計破蜀兵 第一百六十六回

却說關澤奏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次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矣決于吕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于荆州此人名雖儒生足有雄才大畧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皆伯言之謀也王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請先納其頭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也即令去召陸遜張昭奏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之敵手也切不可用之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才疎德薄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快于大王也步騭亦曰遜只



原奪城池朕也委任官員鎮守天子朝退百官皆散再說宿太尉領了聖旨准備轎馬就同柴進等出京師望陳橋驛進發正值嚴冬四野彤雲密布分揚瑞雪平鋪粉塑千林銀裝萬里宿太尉一行八馬冒雪衝風迤邐前進正是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監關馬不前有詩為記

太尉承宣不敢停遠賚恩詔到邊庭繼、積雪關山路并服雕題逐使君

雪霽未消漸臨邊塞柴進蕭讓先使哨馬去通報宋先鋒宋江見報便引眾迎至寨中設筵相待宿太尉說蔡京受了遼國賄賂於天

子前力奏此事准其投降詔回軍馬宋江嘆曰非宋某怨望朝廷功勳至此又成虛度宿太尉曰先鋒休憂元景回朝必當重保趙樞密只道放著下官為記怎肯交虛費了將軍大功宋江稟曰某等一百八人竭力報國乞無希恩望賜之念只得眾弟兄同守勞苦實為幸甚當日宴罷即差人報知大遼國主準備接詔次日宋江樓閣勝林冲秦明胡延灼花榮董平李應柴進呂方郭盛十員大將引領馬步軍三千護持宿太尉擺佈入城出州百姓排門香花燈燭大遼國主親引文武出南門迎接詔旨直至殿上十員大將立于左右國主同

可在于別郡聽使令而已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將全家以保之權曰孤亦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當托之澤曰大王若不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權曰然于是召陸遜至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體似凝酥官領鎮西將軍遜於拜吳王權曰今蜀兵臨境孤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何如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去破劉備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其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臣受恩久矣故不敢辭大王來日當聚眾官以賜之闕澤奏曰古之命將必當築臺會眾捧白旌黃鉞印綬兵符囑云闕以內官人王之闕以外將軍制之然後名

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然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假節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劔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闕以內孤王之闕以外將軍制之先斬後奏遜領命下壇今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起行北及陸遜出師早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有文書先到于邊庭具言此事韓當周泰大驚曰王上如何以小書生總兵也及陸遜至眾皆不服遜陞帳議事眾人只得恭賀遜曰王上命吾為大將以破蜀兵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令自悔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王上小姪見困于夷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王上之心也吾料此行非都督大衆不能解之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

一、刻、步、加、言

十四卷

廿一

百官跪於殿前殿後唱喝拜罷遼國侍郎承恩請詔就于殿上開讀

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自出矣眾皆暗笑而退韓當與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為

大宋皇帝制曰三皇之位五帝禪宗雖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與君茲爾遼國不遵天命理宜不赦朕覽其詞憐其哀切不忍加誅仍存其國詔書至日釋放所擒之人一應城池不許侵擾所供歲幣慎勿怠忽敬事大國祇畏天地此藩翰之職也爾其欽哉詔示

宣和四年冬月 日

開讀詔旨已畢即主與百官再拜稽首行君臣禮畢即主與宿太尉相見請入便殿大設華筵宴罷送

乎泰曰吾故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破蜀也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眾皆笑其懦不依堅守次日陸遜陞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今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來守關將軍本定江南經數百戰矣其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是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王上命汝為大都督令退蜀兵可早定計調撥軍馬分投征戰以圖大事今却令堅守以待天自殺賊乃無謀之甚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使我等墮其銳氣是何理也言訖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愿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而言曰劉備威震天下曹操尚且懼怕今入東吳境內實非容易之敵也

太尉與衆將於館驛內安歇次日日國主命丞相褚堅至寨請趙樞密宋先鋒同入幽州赴宴宋江便與宋先鋒同行只請趙樞密入城相陪宿太尉是日大張筵席管待酒至半酣捧出玩好之物獻上宿太尉趙樞密飲至更深方散第三日遼主會集文武送太尉樞密出城再命褚堅將牛羊馬疋金銀綵段直至宋先鋒軍前犒軍賞將宋江交取天壽公主一千人口放回本國一面先送宿太尉還京次發中軍護送趙樞密起行宋江使人入幽州請二丞相赴軍中議事當下遼主交左丞相幽西亭瑾右丞相褚堅來見宋江邀請上帳分賓

汝等諸將皆荷國恩當相和順共破蜀兵以報王上吾今自有妙策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各不相順而違軍令是何道理僕雖一介書生今蒙王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今者皆斬各宜退去再勿復言眾皆憤恨而去却說先王自獵亭擺布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夜則火光耀天晝則旌旗蔽日忽然細作人報說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王問曰陸遜何等之人也馬良奏曰遜乃江東一書生耳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者皆此人之詭計也先王大怒曰豎子之謀損朕二弟何不早說也便要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也先王曰朕用兵老矣今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爾勿多疑看朕擒之先王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當見先王兵來差人

王而坐。宋江曰：俺領大兵到此，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盡皆勦滅。今聖上憐憫，降詔赦罪，實汝君臣之福。吾今班師回國，汝宜謹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決無輕恕。宋江用好言語戒諭二人，伏罪懇謝而去。宋江却撥一隊軍兵，與女將等先行，隨即喚隨軍石匠，林石為碑，令蕭讓作文，以記其事。金大堅鑄石已畢，堅立在永清縣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跡尚存。有詩為記：

偽遼歸順已知天，納幣稱臣自  
 歲年。琢石鑄銘表功蹟，頌顏銅  
 柱及燕然。

宋江將軍馬分作五起，越日起行。

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而來。正見韓當立馬于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當欲奮勇下山擊之，忽遜至，並馬而觀，知是先王當指之日，軍中必有先王也。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可宜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損吳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曠野之間，正得其志，彼求戰不得，必移屯于山林樹木間，此時吾當用其計也。將軍宜忍風火之性，以圖安國之計也。韓當向雖應允，心中只是不服，却說先王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遂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王見吳軍不出，在御營中心焦不悅。馬良奏曰：陸遜雖是書生，深有謀畧，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必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詳之。先王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

只見魯智深到帳前，對宋江曰：小弟要上五臺山，投禮智長老，落髮為僧，不想醉後兩番鬧了禪門，却辭了師父下山，得遇奇人，已經數載，本師曾說，俺雖是殺人放火的星，久後得正，今欲往五臺山，禮本師，宿昔所帶金帛之資，都做布施，再求問師父前程。宋江聽罷，便曰：你既有這個活佛，俺等同去。去茶禮，求問前程。宋江令副先鋒盧俊義掌管軍馬，陸續先行，只帶衆弟兄，跟着魯智深同去。去茶禮智長老，魯智深見宋江說要去，禪便道：願從奇人，同往。宋江等衆當時離了軍前，收拾各香鉢，裏金銀，上五臺山來，正是暫集金

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日火天，軍屯于赤火之中，取水稍遠，深為不便。先王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傳聖旨，令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若軍一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王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于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于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出攻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趕，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擒此小子，江南一鼓而下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陸遜安能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着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可乎？先王曰：朕素知兵法，又何問之？良曰：兼聽則明，偏聽則蔽，聖人之言也。望陛下察之。靜軒有詩曰：

符堅恃衆曾亡晉，昭烈移兵見敗吳。今古興衰皆有數，元戎寧不讀兵書。

戈甲馬來遊方外叢林，雨花臺畔，來訪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自燃燈古佛直教一語，打開名利路，片言賜透死生關，畢竟宋江與智深，怎地恭禪且聽下面分解。

○五臺山宋江恭禪 雙林渡

燕青射鴈第八十回

韓文恭大顛東坡訪玉泉偕來

白馬寺徑到赤烏年，兼：風中

樹重：水裡蓮無塵，心鏡靜，只

此是金仙。

且說宋江同魯智深一千人馬來到五臺山下屯駐，先使人報知宋江寺步行上山，只聽寺內撞鐘擊鼓，衆僧出來迎接，宋江等到方丈前，那長老降階而接，請坐焚香與

先王曰：卿可自去各營，蓋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於是蜀兵移于林木陰密處，所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韓周二人聽得此事，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于山林密處，依溪傍澗，以就其水。都督可乘虛擊之。遜聽其言，即起兵來擊，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先王夜奔白帝城 第一百六十七回

黃武二年夏六月，天氣亢炎無雨，韓當、周泰探知先王傳旨，令蜀軍移營以避暑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遂引兵先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及萬餘，大半皆是老弱之衆，中軍大書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之兵，如兒戲耳。言訖，乃與陸遜曰：吾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良久，以鞭指之曰：隱隱前向山谷中，殺氣冲天而起。以下必有伏兵也。故平地設吳班

殺將拜罷，智深向前拈香禮拜，宋

江曰：久聞長老清德，奈俗緣淺薄，

無路拜訪，今因奉詔破遼，到此得

以拜見，平生萬幸。智深與宋江做

兄弟時，雖是殺人放火，忠心不害

良善，智真長老曰：久聞將軍替天

行道，忠義存心，吾弟子跟將軍，

緣宋江稱謝不已，有詩為証。

謀財致命兇心重，放火屠城惡

行多忽地尋思，念頭起，五臺山

上禮弥陀。

魯智深將金銀綵段，獻上本師，長

老曰：想是不義錢財，決不敢受。智

深曰：弟子累戰，蒙賞積聚之物，今

日將來，獻納本師，以充公用。長老

曰：與汝置徑功，藏消滅罪惡，早登

之兵乃誘敵耳。諸公切不可出。只三日之內，山谷之兵必

然出矣。衆將聽畢，皆以為懦，各守隘口去訖。次日吳班引

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大叫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

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來請陸遜曰：蜀兵欺

辱至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汝等但恃血氣之勇，豈

知孫吳玄妙處。汝等後日必見其詐也。徐盛曰：二日移營

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

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看之。見吳班兵退去，遜指之

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訖，只見八千精兵

皆全裝慣束，擁先面而過。吳兵見之，盡皆膽裂。遜曰：吾之

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為此計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將

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今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

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諸公不知

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思慮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

廿五

善果智深拜謝次日庫司辦齋完  
倚鳴鐘會集衆僧到於法堂智真  
長老先拈信香祝讚已罷就法座  
而坐宋江魯智深并衆頭領向前  
拈香禮拜宋江曰其有一話請問  
吾師浮世光陰有限苦樂無邊人  
身至微生死最大特來請問於禪  
師長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縛多年四大牽纏已久  
堪嘆石火光中翻成幾個筋斗  
嘆閻浮世界諸衆生泥沙堆裡  
頻孝吼

長老說偈已畢宋江衆將拈香禮  
拜設誓曰願弟兄同生同死世  
相逢焚羅皆退請上雲堂待齋宋  
江拜問長老曰弟子與智深本欲

相送指示愚迷但以統領大軍不  
敢久戀望吾師點化智真長老即  
書四句偈語

當空鴈影翻東關不團圓雙眼  
功勞足雙林福壽全

寫畢適與宋江曰此是將軍一生  
之事久而必應宋江看了不知其  
意又問曰弟子不悟法語乞明解  
以釋其心長老曰此乃禪机後去  
便知又喚智深曰吾與汝相別已  
果將臨也與汝四句偈言終身藏  
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臘而執聽潮而圓  
見訊而寂

智深拜受偈語次日宋江智深并  
衆辭別智真長老全衆僧送別山

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  
日諸將方纔歎服後人有詩曰

玉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鰲三分自是多英俊  
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決了破蜀之策遂脩箋遣使奏于吳王箋曰  
切以夷陵要害之地乃國家之關防也雖爲易得亦復  
易失若一失之非損一郡之地則荆州可憂矣臣今日  
爭之必令事諧劉備干冒天常不守窟穴而自送死臣  
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敵在于即今論備于前  
後多敗少成不足爲憂臣初疑水陸俱進今棄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良策伏惟至尊高枕無憂指  
日報勝捷也臣陸遜百拜

吳王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入矣孤何憂哉諸將皆  
上書盡言其懦孤獨不信今觀斯言真妙論也于是大起

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于猱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

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容易  
退則實難臣願爲前驅以當其寇陛下宜在後陣此則萬

無一失也先主曰既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今  
遷延歲月何日成功耶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

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  
分投結營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入許都來近臣入

內奏知魏王曰今蜀兵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  
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

餘里不知何意魏王聞之仰面笑曰劉備死限至矣群臣  
請問其故魏王曰劉玄德不曉兵法也豈有連營七百里

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  
玄德必敗于東吳陸遜之手朕故知其死也旬日之內消

息必至矣群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王曰陸遜若勝

則

門宋江等下山，回到軍前，盧俊義公孫勝等接着相見。宋江將前傷語與衆現，皆不曉其意。蕭讓曰：「禪杖法語，久後方應。」宋江傳令催攢軍馬，行了數日，到雙林渡。宋江在馬上仰觀空中，塞鴈不依次序，有鶻鳴之意。宋江心疑，忽聽前軍喝來，使人詢問，飛馬回報，說燕青初學弓箭，空中射鴈，因此諸將喝來。宋江交燕青前來，馬上尚帶死鴈十數隻。宋江問曰：「却待你射鴈來？」燕青曰：「初學弓箭，見空中群鴈，隨意射之，不想皆中。」宋江曰：「學習弓箭是本等的事，我想賓鴻避寒，離了天山，脚蘆渡開，越江南地，暖求食稻梁，初春方回，此禽仁義，禮智

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矣。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慮託以兵助戰，今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而可取也。衆賀曰：「神妙之算。」魏主下旨，令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取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東川，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陛下令良匠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叫王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王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或舉火，何以解之？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以諫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若遙遠則難以救應。」良曰：「倘吳兵取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也。」成

信俱備，空中遙見有悲鳴之意，失伴孤鴈，並無侵害，此爲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爲義也。依次而行，不越前後，此爲禮也。預避鷹鵞，脚蘆過開，此爲智也。秋南春北，不越時序，此爲信也。此禽五常足備，豈可害之？天上一群鴻鴈，相呼正如我等兄弟一般，你却射那數隻，比我等相失，衆心何如？今後不可害此禮義之禽。燕青默無語，悔罪不及。宋江有感，口占一首詩曰：

山嶺崎嶇水渺茫，橫空鴈陣兩  
三行，忽然失却雙飛伴，月冷風  
清哀斷腸。

宋江吟詩罷，不覺心中悽慘。當晚屯兵於雙林渡口，宋江在帳中，因

都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之。」王上若有失，當務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也。魚腹浦在四川夔州府東南漢名魚腹縣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某于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接御營前來。孔明復回成都，令軍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堦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兵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救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于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以救之，却不可趕去。」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領軍黃昏時分而進到蜀寨

一亥  
漢燕青射鴈之事。交取紙筆作詞一首。

楚天空闊鴈離群。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淨。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的相思一點。暮日空濛。曉烟古塹。訴不盡許多哀怨。揀盡蘆花無處宿。嘆何時。玉關重見。嗟懨懨。愁鳴咽。恨江渚。難留。意請覓他春書歸來。畫梁雙燕。

宋江馮異。連與吳用。公孫勝。看詞中之意。果是悲哀。當夜飲酒甚醉。次日俱各上馬望南而行。正值暮冬。風霜凜冽。宋江於路終有所感。回到京師。屯駐軍馬於陳橋驛。寺侯聖旨。且說宿太尉趙樞密軍馬。

入城。將宋江等功勞。奏聞天子。大加稱贊。就傳聖旨。宋江等朝見。都交披掛。送東華門。至文德殿。朝見天子。拜舞。山呼。皇上看了。宋江衆將英雄。盡是錦袍。惟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身著本身服色。聖意大喜。乃曰。寡人知卿等為國出力。卿之功也。宋江再拜奏曰。今山寨投降。實乃陛下仁育之賜。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計議封爵。太師蔡京。樞密童貫。商議奏曰。方今四邊未寧。不可陞遷。且加宋江為保義侯。帶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副先鋒。盧俊義為宣武郎。帶御器械。行營團練使。吳用等三十四員。加封為副將軍。朱武等七十二員。加封為偏

十四卷

前時已三百之後。丹今鼓譟而入。蜀營內一彪軍出。為首蜀將傅彤。挺鎗出馬。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而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雲。丹奪路而走。折軍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止剩百餘騎。敗殘兵而逃。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將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無罪。前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法。吾自曉矣。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似此論之。空殺兵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吾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于水路進兵。來日午后。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硝磺。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

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而燒一屯也。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進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王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幡。無風自倒。先王問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劫營也。先王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耳。忽報說山上遠望。見吳兵盡沿山而下。東去了。先王曰。此是疑兵。皆令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王驚起。關興親往江北。張苞親往江南。各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一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林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王急上馬去。奔先鋒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

一亥

十四卷

十八

將軍支給金銀賞賜。三軍人等。天子准奏。仍勅與省院眾官加封爵。祿宋江等就於文德殿叩首謝恩。天子命光祿司大設御宴。賜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付。名馬一疋。盧俊義等。各於內府開支宋江等謝恩出宮。禁至行營。候朝廷委用。不在話下。却說當時有四處賊寇。作亂各霸一方。不得休息。却終平定大遼。尚有三處未服。是江西南方。獵河北田虎。淮西王慶。惟有河北離東京最遠。田虎兄弟。占去幾個州郡。按田虎是河北沁州安原人。家中有漆園。常為造作局場。被沁州官府科需。以致諸縣百姓受害。人皆相聚為盜。田虎兄弟。乘此幾

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圍住馮習。亂箭射死。徐盛引兵來追。先王却說先主見火遍起。往西奔走。為首一軍攔住。是吳將丁奉。急欲回時。後面徐盛追至。兩下夾攻。先王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王。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張苞出迎。乃是蜀將傅彤。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王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山在荆州府夷陵州張苞傅彤請先王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乃是陸遜大隊人馬。早將馬鞍山圍住。先王在山上。今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王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次日吳兵愈加。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王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先王視之。乃是關興。與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王曰。誰敢斷後。傅彤

會招納流民。哨聚沁州。遂州。寺處百姓數萬餘人。以誅蔡京童貫為名。殺人放火。劫掠官軍。莫敢當其鋒。遂與弟田彪。占住沁州。設立文武等官。制置宮院。稱王建號。近日侵攻凌州。管下休寧縣。有知縣鞠嗣復。領民兵上城守護。堅閉城門。賊兵連日攻打。鞠嗣復寫告急文書。差人來東京投省院乞取救兵。省院官來見太師蔡京商議。蔡京約下童貫。高俅。來日奏知天子。宣和五年三月初一日。天子設朝。文武朝賀畢。太師蔡京出班奏曰。臣昨日在省院。接着凌州休寧縣告急文書。申說河北田虎作耗。即日攻打休寧。甚急。臣不敢隱伏

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後。留傅彤斷後。保着先王。殺下山來。吳兵見先王奔去。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王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正行之間。喊聲大震。吳兵朱然引一軍從江岸上殺來。截住去路。先王叫曰。朕死於此處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王正慌急之間。只見前面喊聲大震。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岩。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王聽知大喜曰。朕復生矣。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八陣圖石伏陸遜 第一百六十八回

救駕者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官授虎威將軍。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江州今屬四川重慶府江津縣聽知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



乞聖鑒。天子曰：適大遼始平軍士方解解甲，田虎今又作耗，若將柰何？宿元景奏曰：即日宋江收遼，勝屯豐丘門外，聽候調用。陛下何不委他再領軍馬，征討此人？若去一鼓而成，天子曰：今遣宋江前去收伏田虎，更有方獵王慶誰與勦滅？童貫奏曰：臣食君之祿，願施犬馬之功，部兵前去征討。淮西勦滅，以除陛下心腹之患。天子大悅，賜童貫金印兵符，授大元帥之職，任從各處調選軍馬。童貫領旨，受統軍元帥之職，到樞密院中，撥兵調取東京管下五路軍馬，各起兵二萬，於揚州伺候調遣。又於御林軍內選點二萬守護中軍，兩員良將

想先王遭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子龍，令軍退去。雲正殺之間，偶遇朱然，一鎗刺然于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王望白帝城而走。先王曰：朕今得脫矣，手下將士如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後來救之。此時先王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讚陸遜曰：

陸遜連良壽能分吳國憂，揮毫關將墮。焚鎧蜀王蓋功業，昭千載。聲名播九州，至今巫峽地。草木尚添愁，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王劉備已被擒捉，解將去了。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之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言訖，忿怒越加，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惡戰，不下百餘合。往

鄧美畢勝為左右翼，又選兩員驍將，趙諱王真為前部先鋒，引一萬五千馬軍先行。童貫次日引領將佐共四十五員精壯軍士一十三萬，望江南去征方臘。次日徽宗皇帝宣取宋江面君，委授征討之職。宋江與盧俊義直到披香殿朝見天子拜畢，天子曰：卿等為國出力，收伏大遼，其功不小。特因四方賊盜生發，未盡剪除，以致卿等不曾受封。今宿太尉奏卿征伐田虎，候在建功當重封爵。宋江拜伏曰：臣等得陛下憐憫，今日臣等肝胆塗地，不能補報也。天子大悅，親賜宋江盧俊義御酒三盃，金花兩朵，回營速整軍伍，隨即起程。宋江盧俊

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于吳軍之中。後人讚彤詩曰：夷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真乃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到江邊，教蜀水軍赴敵。時有吳兵隨後驟至，水軍四散。畿部下將叫曰：程祭酒快下馬走罷。吳兵至矣。畿怒曰：吾自從王上出軍，未嘗見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後人有詩讚曰：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時有先鋒張南久圍夷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王。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夷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義會集眾兄弟曰今日而見天顏  
 着我等討回虎此回比大處  
 不同河北一路峻險路徑叢雜又  
 無白虎部下皆是精兵猛將不可  
 輕敵我今水軍頭領李俊張橫張  
 順三阮整備船隻候音起程來報  
 朝廷差使賁奉聖旨已到宋江交  
 安排香案與盧俊義等迎接勅旨  
 衆人跪下使臣開讀詔曰

皇帝勅諭順天護國秉義全忠  
 宋江等逆者田虎作亂侵擾邊  
 疆轉掠凌州所屬為害匪輕今  
 特勅加宋江為平北招討使大  
 元帥盧俊義為招討副元帥關  
 勝為征北正先鋒胡廷灼為副  
 先鋒吳用為行營正軍師朱武

休元輕寇捐軀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  
 于私大

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交戰十合被泰斬  
 之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寸尺不  
 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趙雲恐車駕有失引本部軍保護  
 入白帝城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直往西追襲  
 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  
 冲天而起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  
 進矣即倒退十餘里于地勢空濶去處排成陣勢以禦敵  
 軍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曰無軍屯在此遜不信遂下  
 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觀之回報曰一騎  
 之迹也無遜見日將西沉殺氣越如心中猶豫又令人探  
 之回報曰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遜大疑竇  
 土人問之須臾有數十人到遜問曰亂石作堆者何也土

為副軍師公孫勝為正法真人  
 樊瑞為副法真人封女將扈三  
 娘孫二娘顧大嫂為定遠夫人  
 安道全為行軍太醫皇甫端為  
 監馬太醫其餘衆將盡封馬步  
 指揮使率即日興師直抵巢穴  
 伐罪吊民掃清邊界部下將士  
 但有功勞表奏申文量加官職  
 所過州縣即便應付錢糧如有  
 不遵者悉從處置故茲勅諭  
 宋江等受詔以畢選日便行皇甫  
 端稟曰此處有一人姓許名貫忠  
 乃河北曲陽人也幼與小弟在蘆  
 江相會曾言田虎請他畫宮殿留  
 部下聽用後見田虎不仁逃歸故  
 里見在本鄉教學曾應武舉射得

人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  
 勢乃于沙灘之上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此處地名魚  
 腹浦也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于山坡  
 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有戶遜笑曰此乃惑軍之術  
 也有何益焉遂引數騎上馬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  
 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要出陣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  
 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  
 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  
 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之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  
 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老者引出之老人策杖徐  
 徐而行逕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老者  
 何人也老人答曰老夫乃黃承彥也昔小婿諸葛孔明入  
 川之時于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覆八門按遁甲休生  
 傷杜景死驚開也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之精兵

一

一

一

好箭跟過田虎，必知來歷。哥，着人請來問他，根由豈不美哉！宋江聽罷，叫皇甫端隨印，到守義坊見了許貫忠，各訴前情。皇甫端曰：「目今宋公明哥，奉天子勅命，要去收勦河北。田虎特命小弟，敬來相請許貫忠，曰：久聞宋公明是大丈夫，蒙賢弟來喚，即當赴命。同行營，拜見宋江，宋江看一表，冰俗甚喜，便設席管待，飲酒之間，宋江動問曰：兄弟皇甫端，幼與足下相會，深羨公德，聞公曾受田虎必知曲折，望乞指示進攻之策。貫忠袖裡取出一箇透與宋江，曰：將軍行兵，只依此箇直抵賊巢，唾手可取。宋江問曰：此箇足下，送何待來貫忠？」

也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引而出之。老夫隱於此山，專學道義，却纔於山岩之上，忽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然迷矣。老夫不忍，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會學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左右問曰：此人何不殺之？遜曰：此仁人也。後人有詩贊入陣圖曰：

孔明施妙用，佈陣向沙堤。未許桓溫識，先教陸遜迷。江聲隨鼓角，山氣吐雲霓。廟貌今猶在，應須萬古題。

宋賢晁堯臣詩曰：

怪石成堆抵萬軍，孔明布陣在江濱。四頭八尾分形勢，三畧六韜驚鬼神。天地風雲生變化，鳥蛇龍虎按經綸。歷觀自古行兵者，妙策如公有幾人。

唐杜工部詩曰：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忠曰：昔在田虎帳下之時，但是部兵，侵占州郡，帶忠同行，每遇險隘，屯兵之處，及徑行河路，必盡下一箇某地，可以進兵，某處可以埋伏，並無分毫差錯。將軍到其地方，不識之處，開箇便，知進攻之策。宋江看罷，大悅，問曰：水路何處進兵？貫忠曰：自東京一百多路，至濠州，河自代郡，南城縣東去，參合縣入海。雖有水路，必無攻取之處。田虎占據州郡，都是旱路，此去只用馬步軍，可以取勝。宋江欲留貫忠同行，貫忠曰：有老母在堂，無入看養，不敢送命。宋江見他孝心，難以屈留，遂將黃金二十兩，白銀五十兩，酬謝貫忠而去。不知此行，攻取田虎。

陸遜嘆曰：諸葛孔明真卧龍也。吾不及之。於是下令便教班師還吳。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而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兵也。吾料魏王曹丕，姦計多出，與父無異。今知我勝，必然追襲。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吾恐彼乘虛而襲我，根本故勒兵回。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吾已令兵拒之，不足憂也。諸將拜伏曰：都督真神機妙算，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刻其大錄  
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四卷



